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GA011-012nGA0010

明州阿育王山志

明 郭子章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版本說明
  - 序
    - 明州阿育王寺志序
    - 叙阿育王山志
    - 明州阿育王山志序
    - 明州鄮山阿育王舍利塔記
    - 阿育王志跋
    - 育王山志後序
  - 山圖
  - 總目
  - 地輿融結
    - 序
    - 通論地輿
    - 別論鄮山
  - 舍利緣起
    - 序
    - 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傳
    - 天人造塔緣起
    - 阿育王造塔緣起
    - 劉慧達求塔緣起
    - 重建塔殿緣起
    - 舍利篇述意
      - 引證
      - 佛影
      - 分法
      - 感福
    - 寄銘阿育王塔
    - 禮鄮峰阿育王舍利塔記
    - 讚鄮峰舍利頌
    -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
      - 序
      - 第一舍利表塔

        - 西晉會稽鄮縣塔緣
    - 瞻禮阿育王寺舍利塔記
    - 禮舍利記
    - 舍利記
    - 禮阿育王寺舍利塔偈
    - 禮育王塔釋尊舍利偈
- 塔廟規製
    - 序
    - 阿育王山舍利寶塔記
    - 供舍利金塔記
    - 阿育王山舍利寶塔記
    - 育王上塔碑記
    - 重修育王寺上塔院碑
    - 重修阿育王寺上塔碑
    -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重建下塔記
    - 阿育王寺重建山門記
    - 記：敬塔篇
- 王臣崇事上
    - 序
    - 阿育王篇
    - 宋孝宗御製
    - 宋孝宗御製
    - 宸奎閣記
    - 妙喜泉銘
    - 妙喜老僧宗杲重說偈
    -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承恩閣碑記
- 王臣崇事下
    - 蒙泉銘
    -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
    - 頤菴集序
    - 四明阿育王寺重建塔殿募緣序
    - 阿育王寺感夢記
    - 重修阿育王寺募緣疏
    - 阿育王寺重修大殿募緣疏
    - 阿育王寺重修大殿募緣敘
    - 贈無漏瓶禪師序
    - 娑羅雙樹記
    - 募方冊藏經疏

- 四明阿育王寺舍利殿重建藏經閣募緣疏
- 舍利殿華嚴經期塲募緣疏
- 贈秘藏法師住持舍利殿序
- 重脩四明阿育王山舍利塔殿募緣疏
- 秘藏理法師住持育王舍利殿叙
- 阿育王寺禮舍利記并募緣修舍利殿疏
- 四明阿育王寺舍利殿莊嚴佛像募緣疏
- 四明阿育王寺舍利殿化齋僧緣疏
- 四明阿育王寺請藏募緣疏
- 瞻禮鄮山阿育王寺舍利塔記
- 娑羅林遺草序

- 神明效靈
  - 序
  - 護塔靈鰻菩薩傳
  - 淵靈廟禱雨記
- 瑞應難思
  - 序
  - 西晉劉薩訶
  - 劉宋陳精
  - 劉宋文帝
  - 南梁武帝
  - 唐太宗
  - 唐張太元
  - 唐中宗
  - 唐智晞尊者
  - 唐武宗
  - 新羅僧
  - 唐太守黃晟
  - 吳越錢鏐迎塔
  - 吳越錢武肅王
  - 南宋高宗
  - 南宋孝宗
  - 元丞相伯顏
  - 明吏部尚書陸光祖
  - 唐朝范子鄰
  - 明歙縣程子鈇
  - 明光祿少卿涂杰
  - 明僧真緣

        - 明郡守張文奇
        - 明泰和郭孔陵
        - 明泰和郭孔太
        - 明副使徐如翰
    - 福田常住
        - 序
        - 大唐越州都督府鄮縣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 育王寺碑後記
        - 上塔般若會碑
        - 廣利莊記
        -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報本莊塗田記
    - 高僧傳法上
        - 序
        - 晉竺慧達大師傳
        - 宋大慧普覺禪師傳
        - 明慧廣禪師傳
        - 育王山無漏瓶禪師傳
    - 高僧傳法下
        - 阿育王寺住持東生明禪師塔銘
        - 有元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兼住天童景德寺佛日圓明普濟禪師光公塔銘
        - 鄮峰西菴塔銘
        - 大千照禪師塔銘
        - 有元靈隱景德禪寺明宗惠忍禪師東嶼海和尚塔銘
        - 祭笑翁和尚
        - 御祭澹菴和尚
        - 祭東堂益宗和尚
        - 澹菴安骨佛事
    - 提唱宗乘
        - 序
        - 福昌善禪師法嗣
            - 明州育王常坦禪師
        - 泐潭澄禪師法嗣
            -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
        - 瑞巖鴻禪師法嗣
            - 明州育王曇振真戒禪師
        - 福嚴感禪師法嗣
            - 慶元府育王法達寶鑑禪師

- 保寧璣禪師法嗣
  -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
- 黃龍清禪師法嗣
  -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
- 天寧卓禪師法嗣
  -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諶禪師
- 昭覺勤禪師法嗣
  -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
  -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
- 徑山杲禪師法嗣
  -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
  - 常州華藏遯庵宗演禪師
  -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
- 育王璉禪師法嗣
  -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
  - 福州天宮慎徽禪師
  - 杭州徑山無畏維琳禪師
  - 杭州臨平勝因資禪師
  - 温州彌陀正彥菴主
- 保寧璣禪師法嗣
  -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
- 育王裕禪師法嗣
  - 福州清涼坦禪師
  -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
  -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
  -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
- 育王大慧杲禪師法嗣
  -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
  - 參政李邴居士
  - 寶學劉彥脩居士
  - 提刑吳偉明居士
  - 門司黃彥節居士
  -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
- 育王光禪師法嗣
  - 杭州靈隱妙峰善禪師
  - 杭州府淨慈北磵禪師
  - 杭州徑山如琰禪師
  - 明州天童[泳-永+(瓜-丶)]禪師

        - 東禪觀禪師
        - 上方朴翁銛禪師
    - 育王師瑞禪師法嗣
        - 明州瑞岩壽禪師
    - 淨慈居簡禪師法嗣
        - 明州育王大觀禪師
    - 育王觀禪師法嗣
        - 徑山佛智晦機禪師
- 玉几社詠上
    - 序
    - 頌佛舍利
    - 贈處士范的育王書石
    - 荅于使君時余在育王寺書石，使君寄贈四韻，依次用本韻奉酧。
    - 禮舍利塔
    - 靈鰻井
    - 游育王寺
    - 禱雨金沙井
    - 禮舍利塔
    - 次劉使君韻
    - 寄元虛照禪師
    - 題明月堂
    - 游育王寺
    - 錢教諭紳祭金沙井次韻
    - 遊育王寺
    - 游育王寺贈福上人
    - 前題
    - 遊育王寺
    - 宿普香室
    - 登上塔
    - 遊育王寺
    - 禮舍利塔
    - 贈頤菴禪師
    - 題竹
    - 贈頤庵禪師
    - 遊育王寺
    - 登上塔
    - 育王寺

- 白雲竹院
- 和高瓦屋使君韻
- 入山呈日峰首座
- 游損巖
- 登上塔
- 望海
- 白雲竹院
- 登溪光山色樓
- 前題
- 前題
- 題白雲竹院
- 訪李六峰侍御過育王寺
- 遊育王寺次高瓦屋韻
- 前題次鄭沙村韻
- 遊育王寺
- 次高瓦屋韻
- 次鄭沙村韻
- 游育王八景與蘭朱簡總歌
- 舍利塔
- 望海亭
- 無異堂
- 淵靈廟
- 禮舍利塔
- 登上塔
- 游育王寺
- 山橫玉几
- 香篆燒雲
- 燈燃兩塔
- 井湧金沙
- 鐘度重關
- 螢照松堂
- 鹿鳴芝洞
- 茶鐺煮月
- 禮育王塔贈瓶公
- 送秘藏法師入紫阜習靜
- 游阿育王寺
- 參舍利塔
- 解帶付育王塔寺無漏住持

- 謁阿育王塔
- 與無漏住持清話
- 送秘藏法師習靜紫阜
- 禮舍利塔贈無漏瓶公
- 遙瞻舍利塔送理公還四明
- 贈無漏律師
- 贈無漏上人
- 送慧日、秘藏二師還玉几
- 玉几昇公禮吳中石像寄贈
- 赴鄮峰瓶公華嚴道塲
- 贈無漏律師
- 贈無疆上座
- 贈慧日上人
- 懷秘藏法師
- 旅泊庵詩四首為秘藏法師賦
- 送秘藏上人省母
- 游阿育王寺
- 屠田叔瞻禮舍利塔，獲睹瑞光，有詩見示，因憶昔年之遇，依韻和之
- 戲贈秘藏上人
- 贈無漏上人
- 重禮舍利
- 贈師弟瓶公
- 送秘藏掩關紫阜
- 題慧日寒玉齋
- 宿秘藏聞復齋
- 送秘藏還育王，復招聖水度夏
- 荅旅泊庵賓主偈
- 送秘藏歸寧
- 端陽日，與慧日、休遠過秘藏損巖，分韻賦詩，共紀其勝，得質韻
- 結制日，同充庵法師及休遠、恒如送秘藏姪徃維揚訪郭太乙、陵舄昆玉
- 贈無漏上人
- 送玉几昇公入天台
- 禮鄮山舍利兼贈秘藏法師
- 贈瓶公住持舍利殿
- 秘藏掩關紫阜

- 送理公歸寧
- 贈慧日昇公
- 禮舍利塔赴藏公之約
- 送鄮山理公宣州省母
- 游玉几
- 訪無漏律師
- 寄懷損巖理公上座
- 將卜草堂於玉几先寄無漏律師
- 贈鄮山秘藏法師
- 懷慧日上人
- 送玉几理公歸宣州省母
- 送慧日上人訪王百谷
- 贈秘藏理公
- 過道謙上人蒙泉居
- 玉几歌贈秘藏法師
- 旅泊庵賦為秘藏法師
- 登育王上塔
- 攤書
- 與無漏師夜坐
- 送慧日上座游錢唐聖果寺
- 題秘藏法兄旅泊庵
- 隨喜舍利
- 送理公之金陵
- 贈無漏開士
- 秘藏法師出關紫阜，卓錫鄮峰，扁其居曰「旅泊」。余訪師，寄宿其處，遂以二偈問之
- 訊無漏師掩關
- 寄慧日、秘藏
- 與無漏師夜坐
- 宿祕藏旅泊庵
- 城南晚眺，同慧日、秘藏
- 送秘藏之西昌訪郭太乙、陵舄諸居士
- 訪無漏師掩關不值
- 禮阿育王寺舍利寶塔偈，同聞隱鱗、李次公二居士作
- 夜坐瓶師方丈
- 結夏育王寺，同慧日、秘藏
- 旅泊庵為秘藏師兄賦
- 同幽溪大師、慧日游秘藏損岩

- 貽三支集與益道謙
- 送秘藏兄之維揚訪郭太乙、陵舄
- 前題
- 前題
- 謁四明廣利寺舍利塔
- 同檀燕徐觀察、石梁陶孝廉禮東海鄭峰，宿理公白雲竹院
- 玉几秘藏法師小園夜坐，次韻奉答
- 禮鄭山設利塔
- 游育王寺贈秘藏法師
- 春日同玉几理公羅寶網舟中即事
- 銕佛寺同理公夜坐
- 理公以散花室詩見投，依次用本韻奉答
- 舍利塔
- 玉几峰
- 金沙井
- 仙書巖
- 佛跡
- 七佛潭
- 大權洞
- 承恩閣
- 涌現巖
- 妙喜泉

◦ 玉几社詠下
- 玉几晨鐘
- 高明大師開講《法華》奉寄
- 寒玉題畫松
- 答胡隱蓮居士
- 同秘藏法師登方山望海
- 贈印詮住雲居庵
- 贈古修寄跡雪竇
- 和施九岳韻贈秘藏
- 寄隱蓮居士
- 送張君平北上
- 瓊臺雙闕
- 同鄭山游桃源洞
- 偶逢南海友人隱石橋淨室
- 同西來觀瀑布
- 晚秋偕藏公遊法輪寺

- 清涼留別秘藏
- 夏日喜遇休遠于大善寺
- 雪中坐綠筠軒
- 聽講罷邀諸侶晚步
- 聖果寺留別慧舟
- 春日過竹林精舍
- 中秋高明寺對月，同文心
- 贈照瞿師住鶴林寺
- 同曇芳、五空、秘藏登天寧寺佛閣
- 石城寄秘藏
- 清涼講席送別慧舟
- 送秘藏入吳
- 靜坐
- 贈景陽師修淨業
- 雨霽同秘藏山行
- 雨中訪潘玄素居士不值
- 雨中夜坐
- 寄懷歸台麓使君
- 聞鐘聲寄隱鱗居士
- 喜季脩至
- 遲繼西兄不至
- 懷秘藏
- 同道謙夜坐
- 山居喜雨
- 憶母
- 山居
- 懷聞隱鱗居士
- 幽溪大師講經紫阜
- 別包桂海
- 關中留慧日師兄
- 寄王叔晦
- 春日遲繼西
- 宿湖南懷慧日
- 寄懷胡萊儔隱士
- 曉鐘
- 春日同張孺愿、西來、空波、休遠、敬中泛舟南郊得間字
- 寄張明蛟
- 應潘玄素居士齋

    - 金鵞潭聽泉示道謙
    - 雪霽
    - 過湖南遠公片石齋
    - 贈天台高明寺文心教公
    - 雨夜孤燈
    - 山中即事
    - 同玄素、慧日坐松下得清字
    - 喜雨
    - 廣慈園贈郭太乙社長
    - 題郭陵舄居士散花室
    - 送郭世忠金吾之錦衣任
    - 雨中同郭陵舄、羅寶網舟中茶話
    - 同廬山杲、育二公六度庵看月得清字
    - 層溪懷聞隱鱗社長
    - 匡廬懷潘象易居士
    - 游金牛寺訪度公
    - 初夏懷西來
    - 澄江舟中懷休遠
    - 銕佛
    - 同靜臺、納川晚登翠峰訪朗公
    - 贈無著禪師
    - 寓六度庵喜白石兄見過
    - 同和六過太虛觀
    - 同郭世光、覺予過層溪
    - 贈湯箕仲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a
    - 10b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浙江鄞縣阿育王山，為四明名山；距寧波城東四十四里。山中有寺，曰阿育王寺；寺中有一舍利塔，藏置舍利子，乃釋迦如來真舍利，自印度流傳至中華，時放光明。相傳西晉太康中，有幷州劉薩訶者，於會稽得見寶塔湧自鄮峰，此寶塔光明騰耀，色青如石，中懸寶磬，周以天王及諸佛菩薩。義熙元年（四〇五），敕鄮山造塔亭、禪室，度僧住持守護。南朝宋文帝元嘉中（四二四～四五三），得迦葉佛爪髮，乃詔造木浮圖三級以藏之。梁武帝普通三年（五二二）敕建殿堂，賜額「阿育王寺」。明萬曆年間，泰和郭子章撰「明州阿育王山志」，因「普陀山志」例，條以義類，立以十門，門說四偈，門門各為一卷。其十門為：地輿融結、舍利緣起、塔廟規製、王臣崇事、神明效靈、瑞應難思、福田常住、高僧傳法、提倡宗乘、玉几社詠。「地輿融結」者，通論地輿與別論鄮山，記地理也。「舍利緣起」者，記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之緣起也。「塔廟規製」者，記阿育王塔之建造也。「王臣崇事」者，錄帝王名臣有關本寺之文字也。「神明效靈」者，記神靈顯異也。「瑞應難思」者，記軼聞顯異諸事也。「福田常住」者，錄檀越佈施造塔建田碑記也。「高僧傳法」者，記高僧傳法行誼也。「提倡宗乘」者，記歷代住持禪師也，有文獻者記之，無文獻者存其目。「玉几社詠」者，錄有關藝文。體例特殊，全屬釋氏文獻。至清乾隆年間，住山釋畹荃復輯其藝文，纂「續志」，釐為六卷，未分門類，所錄藝文，略按時代先後為序，末卷錄有「先覺考」，所以補郭志之遺也。乾隆二十二年以正續合刻，都十六卷。茲據中央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正續合刊本景印。

明州阿育王寺志序

余生平事佛，率以名理取勝，多採諸最上乘門，與吾靈臺有所發明者而雅尚之；至於一切報應因果等說，皆置而弗問。中年宦轍四方，多更事故，几有所求，屢著肹蠁。時雖或問，問而未加詳焉。殆萬曆庚子，奉命討播酋，以孤軍冐重圍，舉家百口入於萬死一生之地，恐畏百至。雖委身於國，聽命於天，而未嘗不有禱於三寶。禱即應，應即審事，非影響加之與？關侯通於夢寐，播酋授首，多賴神助。余於是不惟於報應之道加詳，而於生平所尚名理益著。近奉旨歸養，乃捨宅建忠孝寺，皆所以報國恩、荅神貺，以彰至理之不誣也。吾兒孔延、孔太、孔陵，皆與余同茹荼甘，昭格見聞，故於此道頗遵庭訓。陵兒以今歲壬子，當天王網羅多士之秋，將試鉛槧於留都。乃先渡錢塘，踰鄮嶺，覲阿育王寺真身舍利。一入殿堂，如善財之升彌勒樓閣，無着之登竹林精舍。已禮舍利，獲

覩種種祥瑞。宿種既萌，法雨復潤；未發者發，已發者長。即於塔前發種種誓願，施寶龕一座，製以旃檀，餙以七寶，鏤刻精緻，巧奪人目。復施種種供具，兼為勸募修葺塔殿，重新先朝御製扁額。當是時，有祕藏理法師為住持。理公通名理，諳教相，勗徒眾，精焚脩，莊嚴淨土於是焉賴。理公嘗有意於山志，乃持是編以示吾兒。吾兒歸，復持是編以進余。余念育王寺為天下第一叢林，盖借重於如来舍利光明。自晋太康，歷六朝、唐、五代、宋、元，至我皇明萬曆壬子，千有三百四十九年，其間靈異事蹟、國朝典故、士庶投誠、文人翰墨，使如國之有史、家之有乘，日錄而年編之，不啻汗牛充棟已也！乃今觀其所集，不過錄之碑碣、抄之藏典，僅得數萬餘言；至於名公唱和，又皆取實於小師、考信於野錄，不無亥豕魚魯之訛。余每閱斯文，未嘗不置卷太息。因倣侯開府、屠儀部《普陀山志》，條以義類，立以十門。門說四偈，門門各為一卷，譌者正之，缺者補之。若高僧，則尋《傳燈錄》，補之以傳，刪取機緣為宗門提唱，使後之作者隨類而編入，無續集之勞。盖將舍利為如来，眾製為說法，余偈為注脚；如《華嚴》塵說剎說、依說正說，主伴重重，無非華藏莊嚴，不亦四明三佛地之一盛事乎！因為之序。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前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泰和郭子章撰

叙阿育王山志

西昌郭大司馬精忠純孝，樹闢土之勳，世拜璽書無虐歲，公獨歸功於佛佑。帥其家茹澹忍苦，內外竭施；慮不克報慈恩，則又嚴餙鄮山舍利塔，志聖始末，垂之永久。其叔子太、季子陵，及育王理公，皆蓮域再来人也。每向予述舍利靈光，恍如親見如来。即一相好備知三十二相，即一光明備知百千億光；而一一相好、一一光明，曲[書-曰+皿]自性不思議之變化。要以人人具有靈光，患在自作二見耳！佛雖放光，寔乃開眼眾生；眾生雖不放光，寔乃不開眼佛也。同一法身，而眾生各自有百千億見；則同一佛光，而眾生各自有百千億見，何疑哉？予觀舍利之光，常觀自之光之光，時時靈變不可測，信舍利之光時時靈變不可測，與如来原無二性，[窒/一]有二光？原無二光，寧有二見？二見[書-曰+皿]去，無法可執；不疑無作融通，不厭有為功德，則塵塵剎剎，誰非舍利光哉？予獨喜郭氏父子兄弟，不珍多寶而珍慧識，不珍慧識而珍靈光；借此霧光撥彼迷雲，而司馬深遠矣！諸偈塵說剎說，放如来未放之光，開眾生不開之眼，試問隨喜者還無疑否？

萬曆丙辰仲冬吉，

太子洗馬・安成覺海居士鄒德溥拜手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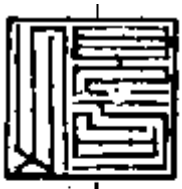


明州阿育王山志序

今震旦獨明州有舍利塔；自余少覽圖記，不無詫于其說，亦自咲夏蟲之難語氷，未敢以窣堵湧地為荒唐矣。己遊其處，諸靈異蹟具在。塔質青瑩古怪，鐫鏤生動，非人巧所得摹；不必俟暗發光，為世神物，可無思議矣！云舍利是如来靈骨；又有髮舍利、肉舍利，未必象質可數，有此殊相。佛成正果，棄捐六根，知有相之不存乎世也；獨其神奇融結，荼毗不燬，則為舍利。要亦不必盡然，如洞師歸誠於文潞，一祝滿瓶，則直取之懷矣。文捷行遶，軍持速緩，去住神變無方，則惟其人之名矣。咸平佛牙似汗湧身，飛空墮地，即汗即珠，又無幻之不真題。諦諸普門舍利不盡於此，而舍利靈変可略睹於此。余所得睹，一磬懸塔中，不盈三寸，舍利懸磬中。歷代崇奉示現，所稱如芡實，已如彈丸，已如瓜，最後如車輪。種種現相，道費而隱，俗之讋懾或在于此。而余所敬奉，則以其永保法輪長無災害，非他道院經藏得與較隆替以為神耳。自佛入中國，其遭時廢興，亦似與元運相乘。始或傾王公、奔九州，而既則頹垣廢圃，灌莽于鼠鴞狐狢之場。又其甚而為夙力頑悍所攘削，雖金剛迦聖亦不能以其力士神通為佛訶護。阿育古剎，何以得至今千三百年無恙哉？自晋而梁天監、普通，注嚮無論。迨唐而武宗汰天下沙門、毀梵宮，塔止越州府庫，毋敢以渺易有損也。宋元賜額施帑，恭迎大內，備極香火供養之隆。入明宣宗十年，遣禮官諭祭自學和尚，尤為異數。恢拓自今，堂殿煥巍，碧甍雲擁，緇流戒潔，旦昏儼顒。住持正理，慈定無瑕，慧通三乘；又能以其暇纂集《育王山志》，宇內名流咸為讚善。脫非神靈長護不遷，有此耶？吾之獨崇舍利塔以此。或曰：「塔自薩訶拜祈湧地，到今千三百年乃有志，何曠也？」當為善知識化身有待耳！且佛存寂，千載一瞬，正亦不謂遠矣。余為志序，不叙因果報應，而因果報應自在。

或又清曰：「塔無毀與？」曰：「佛亦滅度，何有於塔？有滅、有長不滅，而佛自在。」宣律師云：「沉冥之相，以理括之；未曾持觀，不可以語。」噫嘻！即余得觀，當復何語？余所爽然。昨宵清話，舍利在空中，塔是空中影，吾與理師相視嘆，共證此題。

萬曆戊午五月，甬上知白居士徐時進拜首譔





玄仗居士沈泰藩書





明州鄮山阿育王舍利塔記

梵語「舍利羅」，此云「身骨」。惟我世尊，於曠大劫，以金剛心薰修金剛三昧，直至成佛，曾無異念。故變緣生五蘊幻身成金剛體，即如來法身，常住不壞、永無生滅。佛十身中有力持身，此其一也。是以如來應現娑婆，示生迦維，說法四十九年。化緣已畢，於拘尸羅城娑羅林雙樹間，入大涅槃。時彼國王如法荼毘，得舍利八斛，分為三分，天上、人間、龍宮各起塔供養。而人間八國分之，摩伽陁國阿闍世王得其一分，有八萬四千顆。至阿育王，有大神力能役鬼神，乃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塔，遍散四洲；而南閻浮提為身教地，故塔居多。其來震旦者一十有九，唯金陵長干與明

州鄮山顯赫最著。予幼出家長干，屢覩光瑞，種種不可名言。雖未至明州，蚤聞感應之徵。今見理公所寄《育王山志》，讀之，感而嘆曰：「此我本師現在世間說法處也！」夫舍利者何？乃一真法界常住真心廣大光明之體也。諸佛證之為清淨法身，菩薩修之為金剛心地，眾生迷之為阿賴耶識。其不壞者為佛性種子，名佛知見。以其眾生本具，故佛出世特為開示，使其悟入。祖師西來，指之為心印。是知眾生與佛無二無別，第染淨熏變之不同耳。以眾生無明業力念念薰蒸，故感四大五蘊腥臊臭穢不淨無常敗壞之身。其不壞者，為輪廻業果，歷劫不忘。菩薩以之為定慧薰習，得意生身，調伏眾生，淨佛國土；其不壞者，微妙功德，成就莊嚴。唯佛證之為清淨法身，常住寂光，身土不二。其現大身，則無量光明相好，居華藏莊嚴，名實報身。其現小化，則丈六金身，示生人間，與民同患。而眾生見者，但見緣生之佛，不見法身真體。將顯法化無二，無常即常，故入般涅槃，而留舍利攝受眾生，名力持身，以示金剛不壞。法身常住世間，本無生滅去来之相，故所現光相種種瑞應不可思議，隨眾生心感而應現者，即法身應機說法，以離言三昧直指眾生本有佛性，欲令見者當下了悟自心，頓見法身不生滅性。此與靈山踞座，末後拈花，有何異哉？故佛出世說法四十九年，無非指示此一大事。而於法華一會開示眾生佛之知見，以此知見即法身慧命。故云「此經在[皮-(丨 /又)+(王/匆)]，應以七寶起塔」。况佛知見又為文字所障。至若諸祖直捷示人，而形於棒喝譏呵怒罵之間，而人又以機鋒目之，將謂別有玄妙，故悟之者希。今者親見法身如來覿面為說不生滅法，而人不悟諸己，緊以光明瑞相視之。誠謂當面錯過矣！可不哀哉？且而人也沉淪多劫，流轉生死；今者何幸何緣，一遇希有難遭之事，猶自迷頭認影，豈不有負真慈、自昧本有？可不為之大哀歟？昔佛於法華會上，自說法身壽量常住不滅，比但托之空言，未有若此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惟普賢以十大願顯示法身，乃曰「請佛住世，勸轉法輪，常隨佛學」之三者義昭於此。初僧會至長干，吳主孫權命求舍利，期以七日；不應，展三七日；中夜猶不應，會稽首而哀請曰：「佛以慈悲為心，苟不應，則使此方眾生斷滅佛種矣！」於是痛舉佛號三稱，遍身毛孔血汗迸灑，即聽瓶中鏗然有聲，光燭天地，啟之則舍利宛在瓶中矣。劉薩訶身陷地獄，將無出期；乃聽梵僧指求舍利為懺罪地，故感寶塔從地湧出。是知康為人，劉為己，均皆普賢勸請之意也。若夫種種莊嚴供養、守護讚歎者，豈非常隨佛學者歟？且也佛性之在眾生，固其迷矣；若夫般若光明常然而不昧者，發於行事，若世之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凡所施作致君澤民而為不朽之事業者，豈非法身所流衍乎？其歷代帝王崇奉興隆者，詎非法王之利見乎？總之，

無一眾生而不具有此性，故見聞隨喜禮拜供養者，無異親承接足，即布身命、罄所有、竭內外施而為莊嚴，特為自性受用地耳。若夫一覩舍利，頓破無明、了悟法身、長揖生死、永出迷途者，是在上根利智、夙具聞薰、緣熟於當下者，不無其人也。由是觀之，累代王臣興建於前，太宰陸公、相國沈公重興於昔，司馬郭公及諸公子再振于今，且托法身於毛端三昧，以見不朽，是又皆普賢願輪所持也。鄮山住持理公，豈佛稱空生、身子為長老乎？予自信靈山一會儼在目前，說法音聲熾然無間者也。故特書此，以告見聞隨喜禮拜供養者，不得以色相求之也。

明萬曆四十七年歲次己未佛降生日，

匡山五乳法雲寺憨山沙門釋德清撰



（伏讀憨大師所撰舍利記，合掌讚歎，誠為第一希有！若非文字般若從三昧流出，安得具大辯才、善說法要如此？余謂住持理公曰：「此記住處即舍利塔，普願法界一切眾生皆以香花供養而敬禮之。」理公，字秘藏，余同叅兄，宛陵人也。今梓而布之，為作隨喜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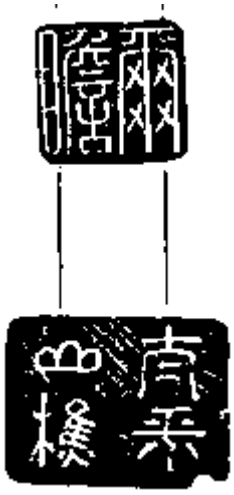
（四明山僧圓復跋） 

阿育王志跋

余不及覩阿育王寶塔舍利，相傳終涉影響，迨其詳載郭大司馬志中，壹若勗余聞思修者。而其住持秘藏，顧強余圓滿末後一句，又作何見解乎？大約舍利者，釋迦文定力所証。佛不愛骨，故涅槃施焉；王不愛寶，故窣堵波布焉。能究斯旨，悲度一切，即忠可盡瘁，孝可竭蹶；身外長物，庸何愛哉？而司馬氏之愛河且蚤清矣！當播酋未平，百口深入荒徼，從兜鍪中磨鍊一過，卒能底定，以奏無前。此其中，壹惟報君顯親，先已樹基得定，而後乃歸為方外。適也舉室茹素，相為勤施，甚至大忠孝寺不斬重貲新之。其于世不屑屑然，光明種子直自性了之耳。矧類相感應，其子若孫不親覩靈光也哉？于是公子孔太、孔陵輩，續阿育王之舉，各捐修塔殿，俾

鎮海邦、祝萬年。代父捨者子也，為君祈者臣也，又非自利福田而已也。然則編述斯志，無非忠孝剩旨，雖謂公筆端三昧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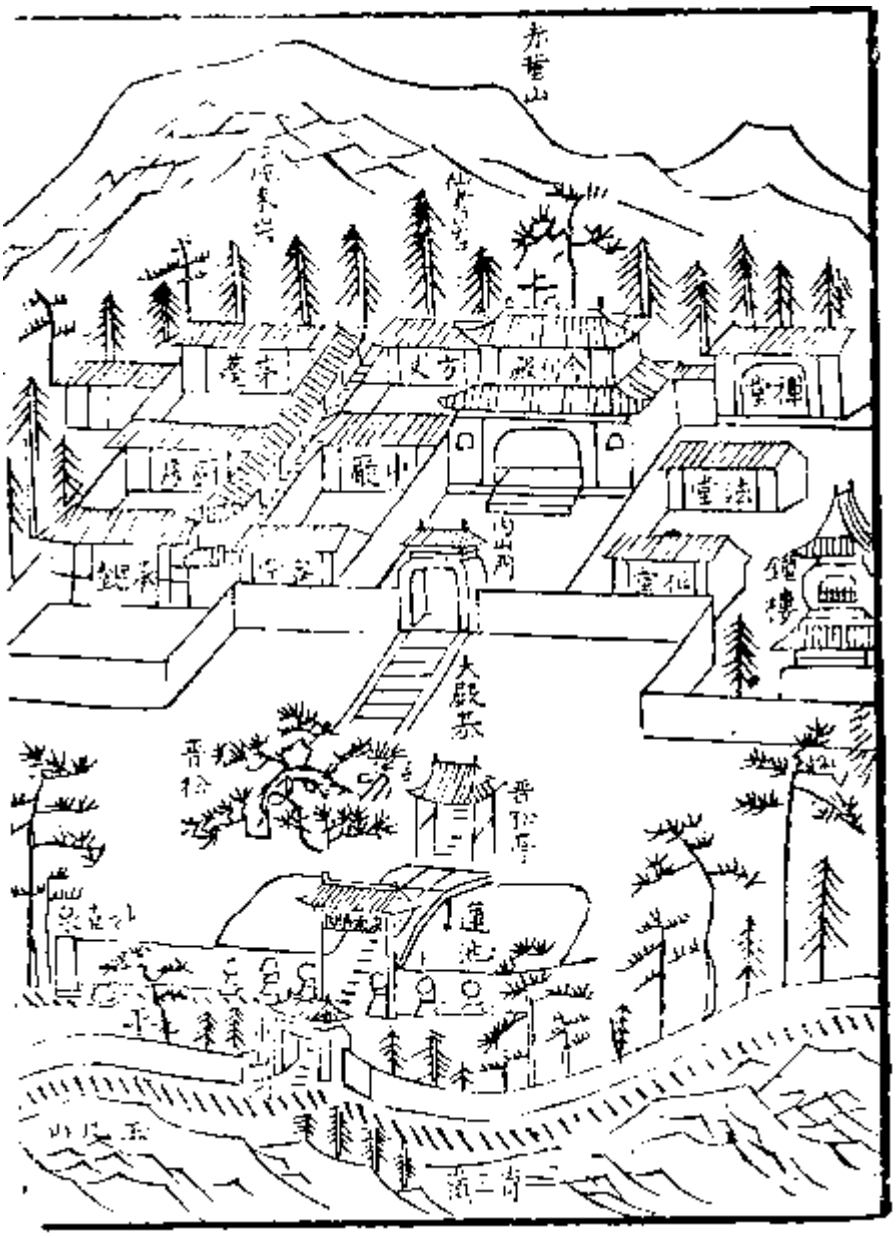
萬曆丁巳歲季冬月吉旦，吉水鄒元標書



《育王山志》者，總載于大司馬郭公，校正于少宰周公，而贊成於海內諸縉紳、名公、居士者也。卷凡若干，與夫撰碑、立傳、文辭、詩疏，犁然具載。前朝殿燬，簡籍煨燼。古未有志，先師在日，愽蒐博采，獲比隣胡隱士家藏本。考索讀之，若登山之有梯、浮海之有筏焉。時先師承太宰陸公之命，及禮部給箚住持，羈于殿事，未竟厥志而隻履西歸矣！理以顓蒙，謬承衣盆，綿力是懼。旦夕拮据，幸免墜緒。至傳天台教觀，實得于有門大師而已。濫登講席，適之逢大司馬郭公重建宋高宗御製佛頂光明之塔，即以《育王山志》為請。公欣然命筆，浹旬而成，遂為一代鉅典。鄭峯玉几，如增而高，豈特舍利輝煌而已哉？誠為佛法金湯，不可湏而思議者也。理謂如來演說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則此《山志》殊覺贅疣！不知文以載道，道由文顯。湏魚兎而執筌蹄固非；捨筌蹄而求魚兎，亦非也。故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舟。敢以告夫文字性離者。住山沙門正理和南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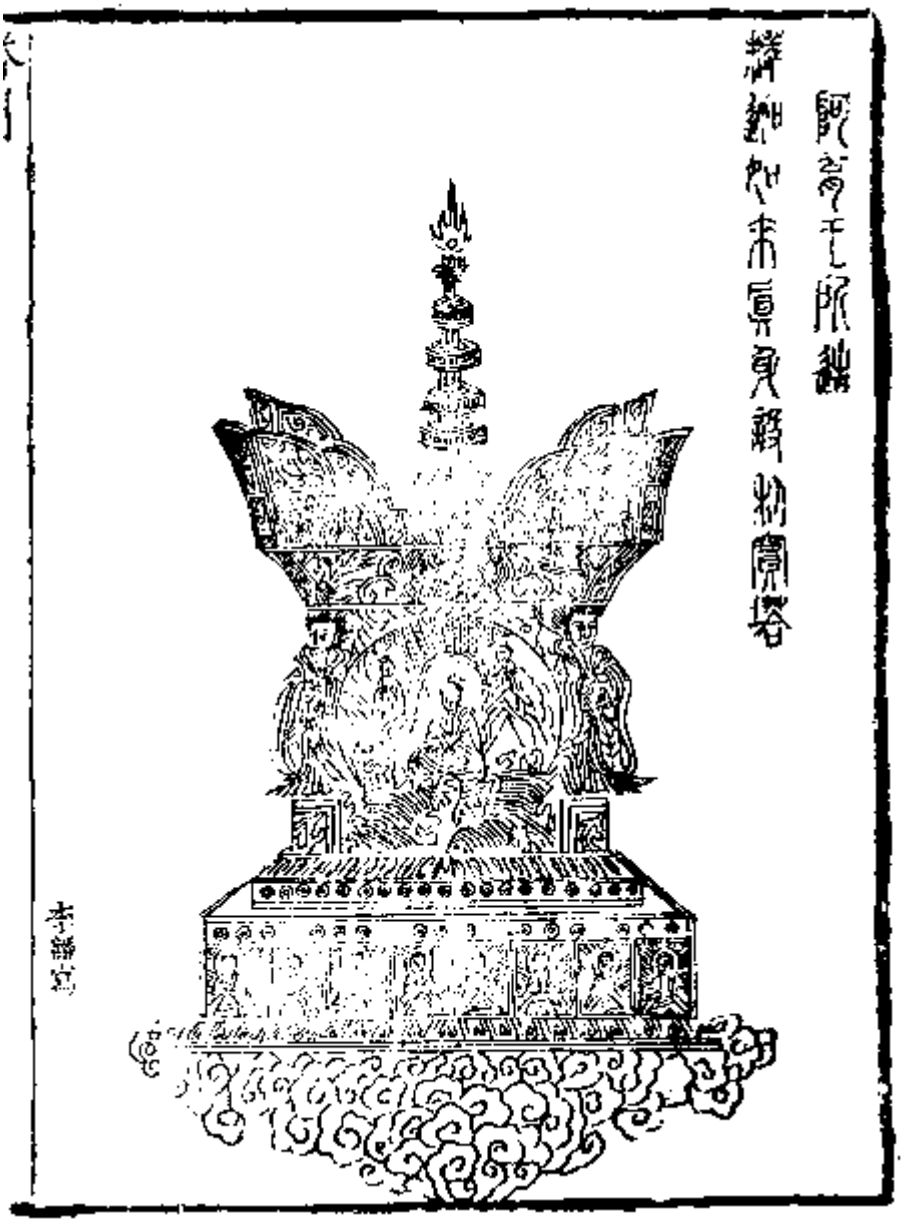
阿育王山圖




赤堂山
禪堂
法堂
鐘樓
大殿基
晋松
晋松亭
蓮池




月湖全永彈雲
大廟
寶幢河



明州阿育王山志十門總目

第一卷
　地輿融結
第二卷
　舍利緣起
第三卷
　塔廟規製
第四卷
　王臣崇事
第五卷
　神明效靈

第六卷
瑞應難思
第七卷
福田常住
第八卷
高僧傳法
第九卷
提唱宗乘
第十卷
玉几社詠
第十一卷
清住山釋畹荃補遺
第十二卷
清住山釋畹荃補遺
第十三卷
清住山釋畹荃補遺
第十四卷
清住山釋畹荃補續
第十五卷
清住山釋畹荃輯續
第十六卷
清住山釋畹荃輯續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一卷目錄

地輿融結(偈四)　(論二)　(郭子章)
通論地輿
別論鄮山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一

泰和　郭子章　相奎父　撰

山陰　祁承㸁　夷度父　校

△地輿融結

粵惟菩提道場，基抵金剛；匪茲堅固，曷居法王？諦觀舍利，塵塵覺帝；神聖所都，孰言容易？是即靈山，是即摩竭；須彌有壞，此無震裂。咨爾山靈，異爾比丘；作難思想，呵護勤修。志地輿融結。

通論地輿

蠙衣生曰：「人間世何所有？三才而已矣。曰天，曰地，曰人。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天何所有？氣而已矣。氣無其形，空而已矣。地何所有？水土而已矣。金木火，皆土之變也。故知：天，五行之消息者也；地，五行之變化者也；人位乎中，又得五行之性情者也。然則天雖位乎上，亦位乎下；地位乎下，實位乎中，故曰天如卵白，地如卵黃。第此方論天地六合，為言得其形似而已矣。方外為言天無涯而地無涘，論涯涘者，約一佛化境也。何以言之？葢一佛化境，謂之三千大千世界，有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大海水、百億鐵圍山、百億四大洲。鐵圍繞其外，海水聚其內，須彌嶼其中，四洲羅其下，日月照臨乎其上。百億鐵圍之外，更有一大鐵圍總括之，以形如棊布，總之以枰。大千外更有大千，不知其紀極，故曰天無涯而地無涘。然則載山岳者海，載大海者地，載大地者水，載水輪者火；載火輪者金，載金輪者又風輪為之執持也。故《楞嚴》云：『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乃至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世界。』是則地依乎水，水依乎火，火依乎金，金依乎風，風無所依，依空而已。故曰天位乎上亦位乎下，豈非上天之上復有大地，大地之下復有上天？橫論世界已如彼，[監-皿+立]論世界又如此，天豈有涯乎？地豈有涘乎？今之論山源者，曰中國五岳七山皆自崑崙發源。夫世界初成，豈有先後？高原平陸一湧而纖悉畢具。不觀之洪水初落乎？江河之畔，沙聚壘壘，高者下者，竣者夷者，是水之洮汰也，風之皷擊也。醢鷄而五岳之，螻蟻而七山之，南柯之王將遷都而長安之矣。今之大地亦若是也。然則古之論山源者非乎？曰：亦是也。第究其山而不究其水，亦不究其氣；非不究也，究之不得其經也。以余言之，山無本末，水有源流；氣寓其形則聚，不寓其形則散。形者山也，故曰乘風則散，界水則止。故今之論源約其氣，論氣約其水。若曰山源，豈其然乎？然水無定止，因山而為源；山無自體，假氣以為因。葢山之形勢必中高而邊下，如人身之有頂[寧*頁]四支相為高下。既非先頂而後支，豈可以頂[寧*頁]為源而四支為流乎？雖然一身莫尊乎頂，氣之所聚非頂也；眾山莫尊乎祖，氣聚非祖也。然有大聚焉、小聚焉，始焉、中焉、末焉，聚而復散焉，散

而復聚焉。中國名山祖於西域雪山，其次崑崙，又其次為五岳七山，離而復合，合而復離。又有合而不離，離而不合者，不知其幾。合而不離者其氣聚，聚則成焉；離而不合者其氣散，散則敗焉。又有成而貴焉、賤焉者，合而復離，離而復合，如父生子，子生孫；子又為父，孫又為子。或子貴而父賤焉；子賤而父貴焉，貴貴賤賤，父父子子，直趨大海而後已。故曰界水則止。」

別論鄮山

育王山去府治四十里，其源始於天台。天台山有九峰，形如八葉蓮花，華頂峰當其中，是為花心。正東一峰，謂之摘星。自摘星峰發支，至奉川為二，一支為仗錫、為雪竇，一支為金峩、為護聖。由陬溪管江為雲峰、天童太白山，育王山實以太白山為近祖。自太白，衍為玉几峰；一支去東南二里而止者為白雲山，一支於東北過峽起高頂為鄮峰，即舍利湧出之所，今上塔是也。鄮峰凡為二。一於本身抽三小支：一短支為列祖方墳；次長者為大殿坐山；又一次長者為下塔西退居，此本身之脉絡也。一於孝順嶺過峽起高者為赤堇山（鄞縣古稱「鄮」、稱「堇」，以此）。由赤堇又過峽為寶幢山，形如鉢盂，又謂之鉢盂山，山之形勢自西而南。自南而東為玉几，從東過北為鄮峰，由北至西為赤堇，自西環南為寶幢。盤迴不出十里，縱橫不外千武。左折右曲，東瞻西顧，古稱「六殊勝」、「八吉祥」，非虛也。寺景之勝者，有迦葉左足跡蹈巨石上，覆以石亭，謂之佛跡亭。去亭咫尺涌現巖，乃塔涌之所。去鄮峰絕頂，天空海濶，可以四望，謂之極目亭，又謂之「望海亭」。由亭而下有損巖，巃嵸巉巀，土山之中偶生片石，亦奇觀也。古鐫「損巖」二字，故名。巖下有小澗，澗水潺湲不絕，理法師累石以渚其流。山水輝映，竹木交翠。巖之上下可列坐十數人，聞幽溪師偕元素、休遠、慧日、秘藏相與煮茗，賦詩其下。方丈後有仙人巖，葛仙翁書「才坤」二字。寺東有妙喜泉，泉因妙喜老人得名，文見乎碑。去泉半里許有金沙井，去井數十步有龍潭，潭上有龍王祠。龍即靈鰻，菩薩護聖濟民，屢著肹蠁，有司歲致祭焉。玉几山有大權洞、七郎巖，赤堇山有飛來巖，明堂罅有鬼谷祠，靈巖有塔峙罅。去育王十里有烏石罅，相傳有僧隨阿育王安舍利塔，未得道者墮地化為烏石，石上現袈裟紋，明顯可觀。又有月現巖，上有暈如白月，故名。石傍有七佛潭，古稱七佛澡浴其水，故名。罅底有窣堵波，慧達大師靈骨瘞焉。大率山不自勝，因人而名。此山自太古來，土阜而已；一有舍利，便與名岳爭光。歷代王臣崇奉之，高

僧護持之，文人讚詠之。山韞玉而生輝，水藏珠而增媚，有以也夫！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二卷目錄

舍利緣起(偈四)　(郭子章)
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傳　(釋悟光)
天人造塔緣起(緣起四)　(釋傳燈)
阿育王造塔緣起
劉慧達求塔緣起
重建塔殿緣起
述意(舍利篇五)　(釋道世)
引證
佛影
分法
感福
禮鄮山舍利塔記　(郭子章)
寄銘阿育王塔　(王爾康)
讚鄮山舍利塔頌　(楊嘉貞)
瞻禮阿育王寺舍利塔記　(王應乾)
禮舍利記　(吳用先)
舍利記　(王在公)
禮阿育王寺舍利塔偈　(鄭鄤)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二

泰和　郭子章　相奎父　編

松溪　魏濬　禹欽父　校

△舍利緣起

人亦有身，念念煩惱；佛豈無身，塵塵相好。戒定餘勳，萬刼不壞；機息應滅，不滅者在。八萬四千，此當其一；如析栴檀，一即一切。物轉即人，轉物即佛；觀象得意，斯人彌勒。志舍利緣起。

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傳

四明阿育王寺，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按僧統贊寧傳，世尊入王舍城乞食，路傍有童子戲沙，即以沙為麨，殷勤奉施。佛授記

曰：「此童子，吾滅度後，於閻浮提作銕輪王，四大洲中悉皆臣伏。取吾八塔真身舍利，造八萬四千塔，於一夜役諸鬼神徃四天下供養。」佛滅度後果符昔記。時耶舍尊者於五指間放八萬四千道光明，諸天夜叉眾各隨光中徃四天下，遇八吉祥、六殊勝地，乃安一塔，此其一也。西晉太康中，并州劉薩訶弋獵為生。病至死，見一梵僧語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愍汝故，宜徃洛下、齊城、丹陽、會稽有阿育王寶塔處，頂禮懺悔，得免。」既蘇，出家，名慧達。徧求會稽海畔山澤，莫識基緒。夜聞地下鐘聲，精誠懇切。三日，寶塔從地湧出，光明騰耀，色青如石。高尺四寸，廣七寸；五層露盤，四角挺然；四面窓虛，中懸寶磬。周以天王及諸佛菩薩、善神、聖僧、天神繞塔，像極精巧。達每聞鐘聲，見塔，悲喜懺禮，瑞應頗多。劉薩訶者，利賓菩薩示現也。唐僧宗亮詩云：「銕輪王使鬼神功，靈塔飛來鄮嶺東。有客不隨流水去，磬敲踈雪細雲中。」東晉丞相王導初過江，有道人來告曰：「昔與阿育王同遊鄮縣，安真身舍利寶塔。阿育王與真人捧塔飛空入海，諸弟子中有未得道者，攀引不及，一時俱墮，化為烏石。石為人形，上有袈裟紋縷。」郡守褚琰取看，奇之。至今村名「塔墅」，塢名烏石。義熙元年，敕鄮山造塔亭禪室，度僧住持守護。宋元嘉中，遣陳精并僧道祐廣興創建，掘基下得石函，盛玻瓈鐘，覆以銅鏡，又金盒盛銀罌，安三法身舍利并迦葉佛爪一（其色紅）、髮一莖（伸之數尺，置之成螺），文帝詔造木浮圖三級藏之。竟陵王欲增成五級，夢神告曰：「此塔三十年後有大力人增添。」梁武普通三年，敕建堂殿房廊，賜額「阿育王寺」。大同五年，上座僧綏奏木浮圖隳損，敕岳陽王蕭察增脩至五層，施金五百兩，鑄金銅像四百軀、寫經論五百卷、鑄四大鐵鼎以鎮四角。傳武帝、昭明二真安塔內。察尋取石函內舍利三顆浴之，呪曰：「浮者進上。」其最大者浮，乃遣主書吳文寵、僧璉等四法師同進。因敕免莊賦，給兵士三千人，置營防衛，一時名士傾心皈向。陳宣帝遙敬，度二七僧。唐太宗時瑞現尤數。永徽間，處士張太元聞塔前誦《金剛般若》。垂拱間，士曹唐元默迎塔到越，忽飛在西家屋上，即送還本寺。中宗敕送供施，招僧棲曠，如法香火。國清智晞尊者到寺，禮八萬四千拜，旋繞數周。忽紫文印於臂，方整明亮，終身不沒。臨終謂弟子曰：「眾聖封印，心無虛焉，吾定生彌勒內院矣。」武宗澄汰沙門，塔止越州府庫。宣宗重興教法，塔入開元寺。鄮山僧論請，觀察判官蒯希逸判歸育王。大中庚午歲正月，八千餘人傳塔供養，天華紛紛散落如雪雨。以手擎，旋取旋化，夜初放五色光明。是年新羅僧盜塔，手捧繞亭亘夜，而行不離本處。懿宗咸通中，觀察使楊嚴奏度三七僧精嚴香火，且云：「舍利寶塔靈異，寔國內福境。」天祐中，太守

黃晟迎塔歸奉化。登舟頓重，眾力莫舉。錢武肅王貞明二年十二月，遣弟鏵并僧清外等，具舡舫香花迎塔。明年上元夜回，止西陵岸，祥光明照，江中如晝。武肅王躬扶綵舁，從行至羅漢寺，廣陳供養。一僧頂戴，手搦一角墮地，隨手安著，屹然不動。虔禱至晚，其角火星迸散，始知神力補鑄。丁丑歲，敕造木浮屠九層，舍利塔安七寶龕中，累歲大會多睹光明。據《感通傳》，天人云有塔二。今鄞縣是阿育王古塔，乃薩訶求出者，人天恭敬也。小塔是賢劫初佛者，中有迦葉臂骨，羅漢將徃鐵圍山，非人所見。又按僧從廓記，宋紹興間，高宗書「佛頂光明之塔」六字。淳熙二年閏九月廿一日，皇子判府魏王愷體塔製，度以金造成。奉安寶塔於中，自贊四章，刻塔四旁。當年十一月廿八日，孝宗遣供奉李裕文降香傳宣迎塔。五日塔至，帝素饍，焚香瞻敬，未有所覩。屏左右再祈再禱，忽舍利塔尖上涌現如月輪相。次日帝又祈禱，舍利復現，寶塔兩角如水晶珠。是日敕從廓入內問法，賜「妙智禪師」之號。廿九日皇太子精誠祈禱，舍利現寶塔相輪第二層，纍纍如水晶珠。次年正月七日，帝於碧琳堂瞻敬，舍利現塔角，如淡金珠。是日書「妙勝之殿」四字賜本寺奉安，仍賜行者度牒五道、錢萬緡，敕徐德榮與從廓奉塔還山。又按僧行彌續傳，大元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南征，天下歸仁，憐占加僧錄安撫江南僧尼事。明年三月奉旨迎寶塔，五月抵開平府，百官四眾爭先迎睹，如面覿紫金光聚。奉安華嚴寺，大集衲侶梵唄歌誦，竟七晝夜，[書-曰+皿]誠尊奉。留一月，奉旨送大都大昊天寺供養。九月一日遷置玉塔寺，集諸國僧凡一十萬人，於禁庭、萬歲山、皇太子府、鎮國寺、太廟、中書省、樞密院及府庫等處立十六壇場。有司供具殽饍燈幢，金珠間錯，示極尊嚴，為國祈福。初三日車駕親臨玉塔寺致敬。是夕瑞光發現，貫燭寶塔相輪之表；自相輪分色，祥光東射禁庭，晃耀奪目，天人共睹。殊勝之盛，未有若此。明日奏聞，皇情大悅。初八日大赦天下。初九日畢會，賜禪講大德衣銀幣各差；施牒廣度僧尼；遣憐占加大師、南方大德慈祥宣使張德慶、忽盧兒等，迎捧南歸。敕所過州縣，導引入境，以福黎民。十二月十九日抵鄞，邦人驩呼鼓舞，塞途溢巷，如赤子見父母之歸也。明日抵玉几，大師擎捧寶塔，宣傳玉音曰：「佛以慈愍視一切，去住何分南北？但天龍侍衛化攝有方，滯於愛執，寧忍捨鄞？況海東之民，皆吾民也；其不汝執，俾福是邦！」言未既，空中瑞現，纍纍如珠，紺紅五色，光彩散亂，萬人稽首歎曰：「吾佛光明之所照，吾君聖德之所被也！」恩賜御香、繒布、金銀等，復令省府州縣供給所需，增搆寶殿，不日告成。自得神聖感應頗多，未能具述。今摘其本末并圖畫塔像，以便緇素瞻禮者。至正乙未五月，住山佛日圓明普濟禪師悟光謹識

天人造塔緣起

娑婆教主釋迦牟尼佛，經三阿僧祇劫脩行，將成佛道，從兜率天宮降神中天竺迦毘羅衛國淨飯王摩耶夫人胎。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午時，從母右脇生於毘藍園中。十九歲逾城出家，於雪山中六年行滿。當周穆王癸未臘月八日，夜覩明星，成等正覺。說法四十九年，七十九歲於拘尸羅城說《涅槃經》。當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二月十五子夜，入般涅槃(涅槃：梵語，此云滅度，謂已滅煩惱、已度生死)。拘尸城人秉佛遺囑，依輪王法用七寶莊嚴金棺、無價白氎殮金色身。將欲茶毘(茶毘：梵語，此云火化)，天龍人鬼火不能燒；如來以大悲力從胸中出三昧火，漸漸茶毘。經三七日，帝釋天先取右畔上頷牙舍利，還天起塔供養。爾時世尊大悲力故，碎金剛體成末舍利八萬四千顆，惟留四牙不可沮壞。拘尸城人以八金壜各受一斛，盛佛舍利入城供養。時八大國王各各舉兵來爭舍利。有烟姓居士告以如來忍法，用息其爭；分作八分，拘尸國得一分。波尸國得一分，師伽國得一分，阿勒國得一分，毘耨國得一分，毘離國得一分，迦毘國得一分，摩伽國得一分，各於國中起塔供養，是謂閻浮提八舍利塔。

阿育王造塔緣起

昔世尊入王舍城乞食，路遇童子聚沙為戲，見佛威儀，心生歡喜，即以沙土為麨，殷勤奉佛。佛即受之，乃授記曰：「此童子，吾滅度百年後，閻浮提中作鐵輪王，有大威德，四大部洲悉皆臣順。取吾八塔真身舍利，造塔供養。」滅後果符昔記。阿育王有大神力，能役鬼神，於一夜中碎七寶屑成八萬四千寶塔，每塔安舍利一顆。時阿羅漢耶舍尊者於五指端放八萬四千道光明，阿育王令諸夜叉各隨光明往四天下，遇八吉祥、六殊勝地，乃安一塔。計震旦國中有十九處，四明鄮山所湧之塔是其一也。

劉慧達求塔緣起

晉武帝太康三年壬寅，有并州離石人劉薩訶弋獵為業。病死，見一梵僧謂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甚憫汝。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是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得免此苦。」既蘇，改業出家，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遍求莫得。正煩惱間，偶聞鍾聲殷殷響地下。慧達竭誠懇求，三日，忽見寶塔從地湧出，光明騰耀。其狀青色，似石非石；高一

尺四寸，方廣七寸；露盤五層，四角挺然；中懸金色小鍾，舍利綴於鍾下，圓轉不定。繞塔四周，俱是鏤空諸佛菩薩、金剛聖僧、八部等像。神工聖迹，非人力所及。塔之肇始，寔於斯時矣。

重建塔殿緣起

自舍利顯跡西晉太康壬寅，歷代王臣咸覩祥瑞，興建殿宇，竭誠崇奉。入我皇明，至今上御極，已一千三百餘年矣。其間興替，歷歷可考。萬　丙子秋，平湖陸五臺公特來瞻禮。初見舍利，大如芡實，已如彈丸，已大如[瓜-、]，最後大如車輪。五色變幻，光彩射日，語具公所撰疏中。于是謀之司府四明士夫，命本山僧法悟重建塔殿。下立石浮屠高二丈許，規製倣寶塔，而藏寶塔於其中。工未半而法悟歿。公復謀諸沈相公、屠儀部，訪延台教沙門傳瓶繼董其事。山門、廊廡、僧室、禪堂，百堵雲興。石塔塗金，楹題藻繪；旛幢寶蓋，金碧輝煌，真東南之寶渚也。瓶公歿，弟子正理奉劄住持，加護守成，亦稟師範。壬子歲，泰和郭司馬公兩公子孔太、孔陵，先後到山瞻禮舍利，咸覩光相，各有撰識。宿種既萌，法雨復潤；未發者更發，已發者增長。即於塔前發弘誓願，奉施旃檀寶龕一座。法筵供具，種種悉備，既精且好。復為勸募，脩葺殿塔，重新先朝御製扁額。等因豈人謀能致？皆聖力冥加也！由是觀之，凡諸檀越，非稟靈山付囑，烏能不謀而應哉？

(梵語)「舍利」者，如來之靈骨也。又翻堅固子，又翻珠子。蓋累劫戒定之餘勛，金剛妙體之遺烈。人身有八萬四千毛竅，以逐妄輪迴故，成八萬四千塵勞；佛身亦有八萬四千毛竅，以[這-言+歹]妄歸真故，成八萬四千舍利。金剛堅固，不可沮壞。遺澤留芳，福彼塵劫。使末世眾生恭敬瞻禮，結當來成佛之緣，豈小補哉？四方道俗不悉顛末，住持理公乞余表出，使遠來隨喜者庶知厥由云。萬　甲寅夏五，天台末裔比丘傳燈和南撰

舍利篇述意(出《法苑珠林》)

夫聖德遐邈，冠絕人天；理妙六經，神高百世。超羣有之遺蹤，越賢良之勝迹。化緣既終，從俗韜炎。故雙樹八枝，隨義所表；舍利八分，亦遂緣感會。入金剛定，預碎全身，欲使福被天人，功流海陸。至於牙齒髮爪之屬、頂蓋目睛之流、衣鉢瓶杖之具、坐處足蹈之迹，囊括今古，聖變無窮。祥應荐臻，瑞光頻朗；賢愚共覩，豈猜來惑？且如三皇、五帝、夏、殷、文、武、孔丘、莊、老，惟聖惟賢，共遵共敬；莫不葬骨五泉、遺塵九土。聲光寂

寞，孰識其蹤？罕知生福，奚感來報？豈比能仁大聖形影垂芳？應感之道不窮，敬仰之風逾遠；紹化迹於大千，拔沉冥於沙界。致使開示之道隨義或殊，會空之旨齊其一實也！

引證

「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濫凡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舍利有其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薩、羅漢等亦有三種。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擊便破矣。

又《菩薩處胎經》云：世尊告諸大眾：「念我古昔所行功德，捨身受身非一非二，今當為汝說一形法。諸佛全身舍利，盡在下金剛剎中。金剛剎厚八十四萬億里，下有諸佛碎身舍利[書-曰+皿]在彼剎。彼有佛剎，名曰妙香，佛名不住，如來十號具足，今現在說法。」佛告大眾：「碎身舍利下厚八十四萬億里，國土清淨，佛名徧光，十號具足，彼佛今現在說法。復下有國土，名施無盡藏，佛名勸助。復下有國土，名法皷，佛名善見。彼土乃有全身舍利，過去億千萬佛皆留舍利。彼土舍利，我亦有分。」

又《海龍王經》云：爾時諸龍白佛言：「今世尊還閻浮利地海中，諸龍無所依仰，惟加大哀。佛滅度時，在此大海留全舍利，一切眾類皆得供養。轉加功德，速脫龍身，疾得無上正真之道。唯佛垂恩，威德兼加，所願得果！」佛言：「善哉！從爾所志。」須菩提謂諸龍言：「一切人天，舍利須徧，普蒙獲濟。卿等求願，使佛舍利獨全奉侍，一切眾生何緣得度？」諸龍答言：「唯，須菩提，勿宣斯言！無以己身限礙之智，以限如來無極之慧。如來聖德無不變現，三千世界各各化現。佛全舍利不增不減，普現一切，譬如日影現於水中。佛亦不生亦不滅度，云何欲限如來智慧者乎？」須菩提聞，默而無言。佛歎諸龍：「仁等賢明，誠如所云，無有異也。佛道高妙，無邊無際，無方無圓，無廣無狹，無遠無近，譬如虛空，不可為喻！」

佛影

如《觀佛三昧經》云：佛初留影石室，在那乾阿羅國毒龍池側、阿那斯山岩南，有五羅剎女與毒龍通，恒降雨雹，百姓饑疫，已歷四年。時王禱祀呪，龍、羅剎女氣盛，呪術不行。王長跪合掌，讚佛通慧：「應知我心，願屈慈悲，光臨此國！」爾時如來往至彼國，龍興雷電，鱗甲烟焰，五羅剎女眼如掣電。時金剛神手把

大杵，杵頭火然如旋火輪，燒惡龍身。龍王驚怖，走入佛影，如甘露灑。見諸金剛，極大惶怖，為佛作禮，五羅剎女亦禮如來。龍王於其池中出寶臺奉佛，佛言：「不須汝臺，但以羅剎石窟施我。」諸天各脫寶衣拂窟，佛攝神足獨入石室，令此石上變為七寶，時龍為四大弟子及阿難造石窟。爾時世尊從石窟出，時龍聞佛還國，啼哭雨淚云：「何捨我？我不見佛，當作惡事，墜墮惡道。」佛安慰龍：「我受汝請，當坐汝窟中。」經千五百歲，佛坐窟中，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望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影，影亦說法，迄今猶現。

分法

如《菩薩處胎經》云：時八國王共諍舍利，有一大臣名優波吉，諫八國王：「何為興兵，共相征伐？」爾時帝釋即現為人，語王言：「我等諸天亦當有分，若共諍力，則有勝負。幸可見與，勿足為難！」爾時阿耨達龍王、文鄰龍王、伊那鉢龍王語八王言：「我等亦應有分，若不見與，力足相伏！」時臣優波吉告言：「諸君並止，舍利宜共分之，何須見諍？」即分為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龍王，一分與八王，分甕受一石餘。此臣以蜜塗甕裏，以甕量分。諸天得舍利，還於天上，即起七寶塔。龍得舍利，還於宮中，起七寶塔。臣優波吉著甕舍利并甕，亦起寶塔。灰及土量得四十九斛，亦起四十九寶塔。閣維處亦起寶塔，高三十九仞(一仞七尺)。

又《阿育王經》云：八國王諍舍利，各起兵，天帝釋自下曉喻，以金甕分之。閣王其數各得八萬四千舍利，惟有佛口一髭無敢取者。以閣王初來，得舍利及髭，還大歡喜，作樂動天。難頭禾龍王化作人身，到泥洹所，道逢閣王，還語王言：「可持一分見與？」王言：「不可得！」龍王言：「我是難頭禾龍，能舉卿國土著八萬里外，磨碎成屑。」閣王怖懼，即奉佛髭與之。龍王即還須彌山下，起水高八萬四千里，起水精瑠璃塔。閣王終後，阿育王得其國土。時有大臣白阿育王言：「難頭禾龍先輕閣王，奪佛髭去。」阿育王聞，大瞋怒，即勑諸鬼神王作鐵網鐵罝，縱罝須彌山下水中，欲縛取龍王。龍大驚怖，共設計言：「阿育事佛，當伺其臥，取宮殿移著須彌山下水中，其瞋必息。」即便遣龍捧取育王宮殿。王臥覺，不知是何處，見水精塔高八萬四千里，喜怖交心。龍自出謝言：「閣王自與我佛髭，我不奪也。佛在世時與我要言，般泥洹後劫盡之時，所有經戒及袈裟應器，我皆當取，藏著是塔中。

彌勒來下，當復出著。」阿育王聞此言：「大謝！實不知此。」龍王便使諸龍還復王宮殿，置於本處。

又《善見論》云：帝釋宮內有二舍利：一、佛右牙，二、佛右闕甕骨

又《十誦律》云：佛般泥洹，八國皆來求舍利，各舉四兵，八軍團遶。有一婆羅門姓煙，高聲大唱言：「諸力士，舍利現在當分作八分！」諸力士言：「敬如來議！」更復唱言：「盛舍利瓶，請以見惠，還頭那羅聚落起塔！」時畢波羅延那婆羅門復請燒佛處炭還國起塔。時拘尸城力士得第一分起塔舍利，即於國中起塔。波婆國得第二分舍利，還歸起塔。羅摩聚落拘樓羅得第三分舍利，還歸起塔。遮勒國諸剎帝利得第四分，還國起塔。毗奘諸婆羅門得第五分，還國起塔。毗耶離諸利昌得第六分，還國起塔。迦毗羅婆國諸釋子得第七分，還國起塔。摩伽陀國主阿闍世王得第八分，還王舍城起塔。姓煙婆羅門得盛舍利瓶，還頭那頭聚落起塔。畢波羅延婆羅門得炭，還國起塔。爾時閻浮提中八舍利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自此已後起無量塔。

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怒伽王欲取阿闍世王所舉舍利，阿闍世王著恒河中作大鐵劒輪，使水輪轉著舍利處，種種方便，取不能得。問蓮華比丘云：「何可得？」比丘答言：「擲數千斛柰，著中可得止輪。」尋用此語，以柰著於水中。偶試一柰，柰隨機關孔中，劍輪即定，更不迴轉。然大龍王守護，都不可得。王時問言：「何由可得？」答言：「龍王福勝，無由可得。」問言云：「何知彼福勝？」「以金鑄作龍像及以王像，以秤稱之，重者福勝。」即時稱量，龍像倍重。王見此事，即勤修福。既修福已，復更鑄像，復更稱量，王像、龍像稱量正等。王更修福，復更鑄像稱看，王像轉重。王知像重，將諸軍眾往到水邊，龍王自出獻種種寶。王語龍言：「阿闍世王遺我舍利，我今欲取！」龍王自知威力不如，即將王至舍利所，開門取舍利與阿闍世王所造油燈。始欲[書-曰+皿]傷，舍利既出，燈亦盡滅。王怪而問蓮華比丘云：「何阿闍世王裁量油燈，至取舍利方始乃滅？」尊者答言：「彼時有善筭者，計百年中用爾許油；用如是計故使至今也。」

感福

如《大悲經》云：爾時世尊告阿難：「我滅度後，若有人乃至供養我之舍利如芥子等，恭敬尊重，謙下供養，我說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得涅槃界，盡涅槃際。若有造立形像塔廟，乃有信心念佛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我說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當得涅槃

界，盡涅槃際。」佛告阿難：「若有眾生以念佛故，乃至一華散於空中，如是福德，所得果報不可窮盡。若有眾生以至誠心念佛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於未來世當得釋天王、梵天王、轉輪聖王，於其福報亦不能盡。施佛福田，不以有為果報所能盡邊，我說是人必得涅槃，盡涅槃際。乃至若有畜生於佛世尊能生念者，我亦說其善根福報，當得涅槃，盡涅槃際。若有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四沙門果及辟支佛，如甘蔗竹[竺-二+韋]，若有人能若現在、若滅後起塔供養，若一劫、若減一劫以諸稱意一切樂具恭敬尊重，謙下供養。若復有人於諸佛所，但一合掌一稱佛名，如是福德，比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百千億分、乃至迦羅分不及一。何以故？以佛如來諸福田中為最無上，是故施佛成大功德神通威力。」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元惲）撰

寄銘阿育王塔

世雄有赫　智海敷澤
一極冥期　千界光宅
鐵輪躡運　神力遠蹠
相茲崇巘　爰啟靈跡
聖僧辨水　風雷徙石
真心元同　無情詎隔
行業引故　即事何釋
我從善友　耳聞心慹
誓緣青蘿　一窺紫壁
夢中知路　[山*層]崚只尺

廬陵性海居士王爾康識

禮鄮峰阿育王舍利塔記

予賜養歸來，頻念四明鄮峰舍利靈塔未得一瞻禮焉。葢以先司馬年高，予不便越行，遣兒孔太、孔陵，孫承炅，先後詣明州頂禮舍利。壬子春，陵携男承炅至鄮峰，時已漏下二皷矣。陵夜分扣關，晤住持理公。理公即以頃所夢境相示，一見恍如夢中，更有種種竣驗以异日。陵是夜亦有奇徵。明晨頂禮育王塔。陵初見舍利如黍米，綴金鐘下。次日復見白珠如芡實，白燄籠珠外。炅初見觀世音菩薩首頂小塔敷坐塔內，又見一青龍啣二珠下垂。甲寅，太詣謁

舍利，初見如紅珠，又如白珠。禮補陀返，復詣妙勝殿，請理公及同業淨侶薰修懺法。四日乃見兩金鐘懸四珠，作珍珠色，旋轉鐘內。兒輩歸，各陳所見。予東向稽首，再嘆希有。我佛世尊塵剎度生無有疲厭，其難思議如此。至若緣起，及西晉訖今王臣所覩瑞相，與夫崇奉之盛，予已詳載《育王山志》，不具書。書兒輩所覩於塔圖下，為瞻禮者作光明種子云。萬　丙辰佛成道日，寄園居士泰和郭子章撰

讚鄮峰舍利頌

佛無陰界入，云何現色相？無有涅槃佛，舍利何緣有？舍利既不有，育王以何緣，布塔遍閻浮？薩訶恭敬禮，從地而涌出，現四明鄮山，千百有餘年，種種示神異。有諸佛子等，頂禮舍利塔，或見玻璃色，或見琥珀色，或見珍珠色，或見淨琉璃，或見雜色寶，或見花果色，或見如來形，或見菩薩形，或見聲聞形，或見天龍形。或有禮塔者，見空無所有。若以多人觀，一時互同異。若以一人觀，後先各差別。咸稱未曾 有，此是何境界，現此不思議？我云此舍利，非有亦非無，是佛淨法身。即是相海身，亦是應化身。不離育王塔，妙住莊嚴海。不離此微珠，全具十力威，熾然放光明。自性離生滅，究竟如空華，諸法實相印。善來諸佛子，頂禮於此塔，不以色相見，不以無相見。無能亦無所，無分別計度。淨心如虛空，見諸相常住。是真禮舍利，是名見如來。我欲以伽陀，讚頌於舍利。舍利妙難思，言辭相寂滅。於不可說中，而以言說讚。祇云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泰和妙嚴居士楊嘉貞頂禮識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夫三寶利見，其來久矣；但以信毀相競，故有感應之緣。自漢洎唐，年餘六百，靈相胏蠁，羣錄可尋。而神化無方，待機而扣；光瑞出沒，開信於一時；景像垂容，陳迹於萬代。或見於既往，或顯於將來。昭彰於道俗，生信於迷悟。故撮舉其要，以明始末。

第一舍利表塔

舍利表塔者，昔如來行乞，有童子戲於路側，以沙土為米麨，逆請以土麨奉佛。因為受之，命侍者以為土漿，塗佛住房，足徧南

面。記曰：「此童子者，吾滅度後一百年，王閻浮提，空中地下四十里內，所有鬼神並皆臣屬。開前八塔所獲舍利，於一日夜，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廣如眾經，故不備載。(此土即洲之東境，故塔現不足以疑。)

西晉會稽鄮縣塔緣

西晉會稽鄮縣塔者，今在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鄮縣界東。去海四十里，在縣東南七十里，南去吳村二十五里。案前傳云：晉太康二年，有并州離石人劉薩何者，生在畋家，弋獵為業。得病死，甦，見一梵僧語何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愍汝無識，且放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得免此苦。」既醒之後，改革前習，出家學道，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處求覓，莫識基緒。達悲塞煩惋，投告無地。忽於中夜聞土下鐘聲，即遷記其處，剡木為剎。三日間，忽寶塔及舍利從地涌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盤，似西域于闐所造。面開窗子，四周天鈴，中懸銅磬。每有鐘聲，疑此磬也。繞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像，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現，面目手足咸具備焉。斯可謂神功聖迹，非人智所及也。今在大木塔內。於八王日舁巡邑里，見者莫不下拜念佛。其舍利者在木塔底，其塔左側多有古迹。塔側諸暨縣，越舊都之地，以句章對鄮、剡等四縣為之。諸暨東北一百七里大部鄉有古越城，周迴三里。《地記》云：「越之中葉在此為都，離宮別館遺基尚在。悉生豫章，多在門階之側。行伍相當，森聳可愛。風雨晦朔，猶聞鐘磬之聲。百姓至今多懷肅敬，其迹繁矣。」諸暨西北百里新義鄉有許公巖。《地誌》云：「晉時高陽許詢，字元度，與沙門支道林為友。每相從歷覽山水，至此乃棲焉。晉辟度為司徒掾，徵不就。後詣建業，見者傾都。劉恢為丹陽尹，有名當世，日數造之，歎曰：『今見許公，使我遂為輕薄！』京尹於郡立齋以處之。至于梁代，此屋猶在。許掾既反，劉尹嘗至其齋曰：『清風朗月，何嘗不恒思元度矣！』」句章縣西南一百三十里明鄉有四明、天台、赤城、瀑布等山，天下稱最。東北百四十里有沙塘道，廣數丈，入海百餘里。《地記》云是秦皇追安期先生於蓬萊，至沙而息，故此塘道至今宛然。鄮縣古城在句章東三百餘里，昔閩越所都，其靈塔即縣界孝義鄉也。《地誌》云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此之一也。宋會稽內史孟顗修理之。山有石坎，方可三尺。水味清淳，冬溫夏冷。《輿地誌》云：「阿育王，釋迦弟子，能役鬼、神，一日夜於天下造佛骨寶塔八萬四

千，皆從地出。」案晉沙門竺慧達云：「東方兩塔，一在於此，一在彭城。」今秣陵長干又是其一，則有三矣。今以經驗「億家一塔」，計此東夏，理多不疑。且見楊越即有二塔，廣袤九城，故有之焉。《會稽記》云：「東晉丞相王導云：『初過江時，有道人神彩不凡，言從海來相造，昔與育王共遊鄮縣，下真舍利起塔鎮之。育王與諸真人捧塔飛行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引，一時俱墮，化為烏石，石猶人形。其塔在鐵圍山也。』太守褚府君云海行者述，島上有聚烏石作道人形，頗有衣服。褚令鑿取，將視之，石文悉如袈裟之狀。東海不遠島上，是徐偃王避地之處，宮郭古基宛然。昔周穆西巡登崑崙山，偃王乃有綏焉，穆王聞之馳還，日行萬里，偃王避之於此。晉孫恩作逆，寄仙妖以惑眾，築城自衛，其處猶存。梁視普通三年，重其古迹，建木浮圖，堂殿房廊周環備滿，號『阿育王寺』。四面山繞，林竹葱翠；華卉間發，飛走相娛。實閑放者之佳地，有碑頌之。著作郎顧允祖文：『寺東南三十五里山上，有佛右足跡。寺東北二里山頭，有佛左足跡。』二所現于石上，莫測其先。寺北二里有聖井，其實深池。鰻魚俗號為魚，菩薩也。人至井所禮拜，魚隨出來。賊過偽禮，魚出，賊便以刀斫之，因斷魚尾，自爾潛隱。魚不時出，有至心邀請禮拜者，但噴水而已。初有一僧聞塔來禮，處所荒涼，恃食為難。有一老姥患腳，來為造食便去，如是怪之。去後私尋，乃入池內。據量即魚所化也。其塔靈異往往不一。大略為瑞，多現聖僧繞塔行道。每夕然燈，於光影中，現形在壁，旋轉而行。且列數條，多則詞費。」

貞觀十九年，敏法師者，禹穴道勝，歷覽聖迹，依然動神。領徒數百，來寺一月，敷講經論，士俗咸會。夜中有人見梵僧百餘繞塔行道，以事告眾。寺僧曰：「此事常有，不足可怪。」自古至今，四大良日，遠近來寺建齋樹福；然於夜中，每見梵僧行道、誦經、讚頌等相。

永徽元年，會稽處士張太元於寺禮誦。沙門智悅獨與太元連牀而寢。半夜聞誦《金剛般若》，了了分明。二人靜聽，形心欣泰，乃至誦訖。然契其相若真，尋視無形，明知神授矣！

瞻禮阿育王寺舍利塔記

丁巳之秋，乾陪侍御胡公巡方海上，道經鄮山，有阿育王舍利塔在焉。維時乾與副總戎張公先至，具威儀畢，捧塔瞻視，但見金鐘鼎峙，中若懸絲繫白珠一顆；然珠頂畔有微黑點，僅毫芒云。側視之無異，而色微黃。少頃，就坐大士像後，再捧視之，更見白處彷彿面孔，黑處彷彿髮際。俄而衣裳具焉，幾於幻矣。張公所見，

或白或黃，未有定。胡公則見紅珠一顆，若豆許大。側視之，色亦微黃。眾觀眩駭，各抱疑情。王子隱几假寐，合掌恭敬頂禮，白佛而問曰：「維茲舍利，一真所凝，胡彼此之異見？又前後之弗同？願祈慈悲，豁我愚矇！」于時有護法童子，偃仰如来鼻息間，逡巡匍匐而言曰：「四十九年說法，變化具足三十二相，發揮妙用無窮。法身向上，蝦蟆吞明月而無影；竿頭進步，金鱗翻白浪以滔天。斯則舍利之神通，那容俗眼之執着？」傍有自了漢呵呵大笑，擯童子於堦下而告之曰：「若亦知萬物生於心，死於心，機在目乎？寶王剎現一毫端，是何因緣？大法幢建微塵裏，詎容擬議？見見而不囿於見，總屬妙明變化；轉物而不轉於物，寧以聖凡殊觀？柰何舍近取遠，似乎騎驢覓驢！」童子不肯，各相爭執。忽然地裂，湧出風魔和尚，披髮佯狂，跳上寶座，攘取舍利塔子，抱於懷中，大言曰：「太乙未判，誰識名數？爻象未立，誰辯青黃？老和尚饒舌，已屬多事；臭骨頭尚在，猜甚古董！吾誓與俱沒，拋向東洋大海去也！」言畢向東直走。大眾扳援，勢不能敵。相率號泣，求救於王子。王子曰：「此夫氣盛，難以義奪，不若因以與之。」告之曰：「子之神力，萬夫辟易。斬草須是除根，何不將釋迦大士同携拋却？」和尚曰：「如是，如是！」回頭向前撤取寶座，忽見八萬四千寶塔空中出現，釋迦大士百千億身頂立空中。十方世界一時震動，所抱寶塔亦從懷中躍出，復還故座。和尚目搖心悸，頂禮悲泣，王子輩復為懺悔。空中現像一時寂滅，清寧如故。王子通身汗流，如寐初醒。時萬　四十五年重陽前三日也。觀心居主人睢陵王應乾齋沐記

禮舍利記

(方伯)吳用先

禮舍利塔，獲覩放光。初見火如莆萄，有光燄色貼金鐘右；再見鐘內一金珠梧子大，似結蒂分幹系荔枝兩朵，雙垂竝懸。紋如螺旋下銳，光芒閃爍。旁另有一珠豆大，透明射日，色如水晶；又若琉璃之籠火，流動不定，復躍出鐘外。合眼少選，再加注瞻，单顯金鐘垂五角，內外明極，正中懸一顆金珠，別無夾雜。總之金光晃耀，眩人心目。不逾一時，神通變異乃爾。奇哉，得未曾有！因題「放大光明」一額，併作二偈，合十讚揚：

親見摩尼吐異光　不須擬議費思量
分明一月當空現　差別千江與萬江

真性誰能解色空　寶珠原不繫金鐘
祥光總攝心光內　變化無窮普照中

舍利記

王在公

釋迦文佛示寂後，有舍利八斛四斗。天竺國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以安奉之，役使鬼神散布四天下，而鄮山居其一。其從地湧出因緣，有別傳，不復詳。相傳塔以七寶合成，及余所覩，非木非石，似漆非漆，四角五層，玲瓏不由雕餙，實為希有。余以凡根劣器，念欲瞻如來真身舍利不可率易，偕道侶白民，衲子果如、象河，虔禮《千佛名經》六日。第七日侵晨，兩臂然香七炷，供養如來，以發大願。畢，雙手捧持寶塔南面立，從下隙中睨視之，久而見金鐘空無有也。已而，鐘之右現一點金光。循光而得舍利如赤豆許，色如之，已奇矣！因發心欲三見之。已刻，復捧塔向南跪而觀，則舍利從中懸，其大小色澤如前；而金光旋繞半寸許，良久不散。然胸中有微疑：「得無金鐘有光混耀其間乎？」又復捧塔北面跪。目尚仝塔尺餘，未及覷，而金光如芡實大者，隙中冉冉垂下。夫金鐘在最上，而舍利在其中。今所見之金光，不惟離金鐘，亦離舍利，靈異若是。余豈有夙因乎？據眾目所見，有見紫光者，有見白光者，有止見舍利本色者，有一無所見者。種種不一，隨根應之，如來之攝化幻矣！即余一人三見而三不同，幻之幻者也。見舍利光後，白民曰：「此即如來平等光也。」從此無心作記，恐炫眾耳。次日，將行而雨。又次日，復雨。午餘稍晴，以為次蚤決行矣。一夜大雨如注，五鼓，動一念：「豈如來欲余紀其事以發眾生信心乎？」晨起遂命筆書於道謙禪師之方丈，顯出世之非偶。時萬　丁巳仲春之廿有七日也。

禮阿育王寺舍利塔偈

鄭鄤

次招寶山，年友許石虹攜合山洞列海錯強予嘗，不能卻也。同行馬君促予為寶幢之遊，予恐酒肉穢，觸不虔，馬君曰：「吾年六十矣，知重來何日？」予惻然，為問途。倩得兩竹

兜舁行，餉刻而[這-言+歹]。瞻視舍利，乃各得滿願，歡喜慶幸，對佛頂禮，敬說偈言：

敬禮迦文薄伽梵　法身充滿于恒沙
一一吹作光明塵　八萬四千如雨現
敬禮梵天阿育王　巍巍功德無有邊
能以自在神通力　普為人天作手眼
敬禮耶舍大尊者　五指白光應時現
隨光所住佛塔住　大地山河証佛身
敬禮利賓善知識　示現導師
大千恒河半粒沙　金丸紫石眼自華
錦裘鉄塔空嚴誇　楚檀稽角擎袈裟
駝峰影吐反吞痂　野狐閧盡歸蝦蟆
黃面老子在那些　海月清寒大似[瓜-、]

血書《心經》二譯，來謁釋尊舍利，偈曰：

破一指血　臨諸佛心
表捨身供　覲釋迦尊
腥觸舍利　等旃檀氣
無受光攝　腥香不二

隨喜舍利後，偈曰：

已得瞻舍利　作難遭遇想
不恨不同世　更慰光相親
我以平等眼　覩見平等光
光相無奇特　色心自映發
思惟昔世尊　慧定力不散
八萬四千顆　結如毛孔數
毛孔徧剎土　是光普攝被
何以故能爾　佛即眾生身
眾生毛孔含　與佛等不二
此一光東來　東已成佛道
有緣皆得見　見即授記畢

禮育王塔釋尊舍利偈

役使神工彈七珍　摶空巧鑄達無門
一香多寶充沙界　八萬分身現世尊

地湧光明晉幾年　鐘空含吐一顆圓
瞪眸不捨通身現　窺破如來色有邊

萬　丁巳春仲，同[菴-(奄-大+(日/小))]芥果如隨喜

佛舍利後，坐雨金粟禪房，道謙禪師出卷，索墨戲為灑一枝。時有小願，以游戲作佛事，賦得舍利殿柱一聯，資刻供養，不避破戒耳。將行，又雨，乃各書小作，以記一時洽喜勝緣。受

菩薩戒弟子大力朱鷺識

明州阿育王山志三卷目錄

塔廟規製(偈四)　(郭子章)
阿育王山舍利寶塔記　(釋從廓)
供奉舍利金塔記　(魏王愷)
阿育王山舍利寶塔記　(釋行彌)
育王上塔碑記　(薛叶)
重修育王寺上塔院碑　(省左)
重修育王寺上塔碑　(李堂)
育王寺重建下塔記　(危素)
育王寺重建山門記　(豐坊)
敬塔篇　(釋道世)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三

泰和　郭子章　相奎父　編

上虞　徐如翰　檀燕父　校

△塔廟規製

佛無以住，心函太虛；乾坤作殿，是亦蘧廬。芥子可大，須彌可小；帝釋樹剎，植竿已了。殿函寶塔，塔函虛空；惟佛舍利，小大相融。人亦有塔，中藏舍利；敬佛慢人，為佛慢去。志塔廟規製。

阿育王山舍利寶塔記

釋迦佛舍利寶塔，葢昔阿育王親承佛記：「吾滅度後，取吾八塔真身舍利，造八萬四千塔以藏之。」此其一也。自西晉太康間，有劉薩訶者，神人指示云：「會稽有阿育王寶塔，汝往頂禮。」於是薩訶自并州精誠敬禮，至於鄮山。忽一夜，寶塔從地湧出，光明騰輝。逮至皇宋淳熙丙申，凡八百三十餘年，為國家植福之地，固非一日也。紹興間，恭蒙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親灑宸翰，賜「佛頂光之塔」，可謂千載一時之幸矣。又至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今上皇帝遣天使入內，內侍省西頭供奉官李裕文到山傳聖旨，降香宣迎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詣行在所。仍著住持僧(臣)從廓，同侍者一人、行者五人，恭奉香火，

迎請前來。五日到國門，即時入禁庭觀堂供奉。皇帝進素饍，詣舍利寶塔前焚香瞻敬，未有所覩。於是皇帝屏左右，靜坐良久，再焚香祈禱。有頃，舍利於塔尖上湧現，如月輪相。次日，皇上又進香素饍，焚香瞻禮，舍利復現寶塔兩角，如水晶珠。是日蒙聖恩宣押(臣)僧從廓入觀堂，遂獲瞻望清光。聖恩下逮俯賜，宣問佛法大意。廓自惟山林野朴，遭際如此，豈勝榮幸？得旨賜「妙智禪師」。廓即時望闕，謝恩祗受。至二十九日，皇太子有請寶塔，[(百-日+目)*頁]一瞻敬。皇帝復遣元宣天使奉塔徃東宮，皇太子焚香瞻敬，精誠祈禱，舍利現寶塔相輪第二層，纍纍然如水晶珠狀。又淳熙三年正月七日，皇帝又進素饍，於碧琳堂焚香瞻禮，舍利復現塔角，如淡金珠。是日親灑宸翰，書「妙勝之殿」四字賜本寺奉安寶塔之所。奎光炳耀，一寫而成，此有以見皇帝崇奉佛教有由來矣。仍賜行者度牒五道，賜錢萬緡，降出寶塔，御香得旨，令徐得榮同廓奉寶塔還山，及迎御書殿額入寺；熏修種種佛事，以侈上賜，仰祝皇上陛下聖壽無疆。廓不敢蕪詞妄加緣飾，第摭其言以為之記，庶幾昭示萬古，增光佛日。淳熙三年　月，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傳法・特賜妙智禪師・僧從廓記

供舍利金塔記

四明阿育王山有佛舍利塔，其來舊矣。光明顯現，為一方植福之地。名徹海宇，無問識與不識，莫不加敬。我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亦異其事；葢嘗灑宸翰，目以「佛頂光明之塔」。余自幼年聞之，願見而不可得。淳熙甲午之冬，被命來鎮茲地。今年四月十一日，因徃廣利禪寺恭視御書，遂獲瞻禮。誠心一啟，不俄頃間，毫光發現，青紅交眩，變示不一。乃始知佛大神通，歷千百之久而靈像無乎不在，是足以驗前日傳聞之不妄也。既覩此異，思欲信以傳信，默成一讚四章，章四句，用見皈依無盡之意。且體塔製，鍍之以金，造成一座，奉安寶塔於其中。敢以讚語刻于塔之四旁，庶乎保護尊仰永永無窮云。淳熙二年閏九月，皇太子雄武・保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明州軍州事兼沿海制置使魏王愷書

阿育王山舍利寶塔記

佛法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一身，與生俱生者也。先天地而非始，窮今古而非終；包恒沙界而不見其大，極隣虛際而不為之小，與王化表裡而為治，自非上聖挺生，孰臻其妙而運六合於胸中？恭

惟大元皇帝，神武天縱，得佛心法；拓皇業於八荒，繼大統於千載。當至元十一年冬，乃命承相伯顏率師南征，天下歸仁，罔敢或後。宣授大沙門僧錄憐占加大師等號，安撫江南僧尼事。又明年三月，奉旨至慶元府阿育王山廣利禪寺迎奉釋尊真身舍利寶塔。五月北抵上都，百官四眾爭先迎覲，如面覿紫金光聚。奉旨安奉於開平府華嚴寺，大集衲侶梵唄歌誦，竟七晝夜，盡誠尊奉。留一月，旨送還大都大昊天寺供養。至九月初二日遷至玉塔寺，詔集西夏諸國僧尼共一萬員，於禁庭、萬壽山、皇太子府、鎮國寺、太廟、中書省、樞密院及府庫等處立十六壇場，有司供具肴饈酥燈華幢之奉；金珠間錯，駭目動心，示極尊嚴，為國祈福。初三日車駕親臨玉塔寺致敬。是夕瑞光從壇發現，貫燭玉塔相輪之表。自相輪分金色祥光，東射禁庭，晃曜奪目。天神共覲，悲喜交集。殊勝之盛，未有若此。明日奏聞，皇情大悅。初八日國師表請，乃大赦天下，聖德與佛法同一滂流。初九日滿，散大會，宣賜禪講大德名衣銀幣，各有差施，牒度僧尼。是日敦遣憐占加大師、南方大德慈祥宣使張得慶等迎奉南歸。敕所過州縣導引入境，以福黎元。十二月十九日抵鄞，海人歡呼鼓舞，塞塗溢巷，如赤子之見其親之歸。又明日抵玉几，大師擎捧寶塔，宣傳玉音曰：「佛以慈憫視一切，去住何分南北？但天龍侍衛化攝有方，滯於愛執，寧忍舍鄞？況海東之民皆吾民也，其不汝執，俾福是邦！」言未既，空中現瑞，纍纍如珠，紺紅五色，光彩散亂。萬人稽首歎曰：「吾佛光明之所照，吾君聖德之所被也！」恩賜御香、繒布、金銀等。復令省府州郡供給所需，增搆寶殿，邃以軒宇高深雄麗。不日告功，如天成地涌，上薄雲漢。於是邦人爭損廩帑，山者獻材，工者獻巧，人自協力，圖立寺功。皆自聖心崇敬有以率其趍善也。佛滅度，去今二千餘年，世與道胥喪，人根愈劣，非極紺宇像設莊嚴之麗，無以革汙鄙而去誠敬。以作副人天之奉，又豈特侈上賜而已哉？先是，寺不戒于火，一夕而燼，塔附安別院。今還故處，非帝力不能尒也。（案：五季顯德間，寺罹劫燒。未幾再造，宋與俱興。宋德既衰，寺亦隨燬。）世謂名山福地與國同休；今元聖御寓，混一車書，則寺之重興，光掩前古，可立而待。昔戲沙童子受佛懸記為輪王位，冶寶成塔，植福閻浮。夷考古今，的非偶然。若夫晉、宋、梁、陳、唐及伍代帝王，崇信名賢，欽奉事跡備見於僧統贊寧所述敘傳。有宋累朝寵錫，載於名臣蘇軾、樓鑰二記，至今與奎畫相照映。若我聖上，奄有華夏，崇尚佛乘，逾半萬里，遣使宣入。所歷州縣，士女搏顙聚觀，翹誠瞻禮，皆為道種。利益宏深，聖功邁前。今佛古佛隱顯攝化，又非肉眼之所能窺；謹述宣賜再造殿宇及寶塔北還顛

末，附于贊寧所著傳後，庶來者知所考焉。至元十四年三月初，慶元府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傳法僧行彌謹疏

育王上塔碑記

四明古鄮峰，釋迦舍利涌現之地。自晉太康建東西二塔，東塔處勢左特孤峻，海上森衛陰翊，態度無不可悅。興造以來，中間興廢不可稽攷。慶歷六年，住山常坦禪師更其舊制，始刻記銘。政和年間，真戒大師曇振、紹興十二年無示禪師介諶、淳熙七年佛照光禪師，皆嗣而葺之；獨於椽柱，時雨陰漬，日久寢壞，率未能易。命高僧擇微為記，書題壁間，以告後人之繼其志者。嘉定二年春，温陵沙門大明一再登臨，環視塔院，方患其局促、不足以表先佛遺跡。忽覩壁間文，嘆曰：「　　此記似為我設，當與振起之！」是年夏五月，塔崩二角。明年八月，大風擊屋，木扳者萬計，塔頂鈴索擺掣俱斷。又明年八月二日，風雨益號怒，塔益狼狽，堂宇殿軒周廻悉以頹，枕藉無有遺餘。遂募眾緣，革去心柱，更鑄相輪，重飾珠層級，敝敗悉從整治。開拓基趾，增築垣墻，為屋凡一百五十楹，皆更造焉。塔殿前後塑為十八應真、補陀大士寶相；門檻莊嚴之具靡不畢備，崇奉之禮於是為稱。（費緡錢一萬）落成之日，山中耆舊雲衲遊覩，瞻仰贊歎，不復有前人之遺恨矣。明持住山如庵惠崇書來求記，余曰：「釋迦不出世，亦無有方所；育王無所造，耶舍亦非藏。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以何為是塔耶？塔既不可得，又疇有隱者？四聖六凡，森羅萬象；帝網交光，重重海印。無縫寶塔，是處發揮，又何為非塔耶？既皆舉是，疇有新故耶？當知是塔，非有非無，非隱非顯，非是非非，非新非故，又何假土木瓦石、金碧丹青而後為是塔耶？」明曰：「雖然，譬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我以無作之作，成此無功之功；其以無說之說，為我記之，不亦可乎？」遂摘其言，為記始末。嘉定七年八月望，秘書省校書郎凌雲薛叶撰

重修育王寺上塔院碑

惟昔法王降神度人，將歸寂滅，以智燄鍊形，所留瑩徹如珠璣而堅固者，舍利也。其王阿育製八萬四千之寶篋，象賴宮闕，分貯以遺天人者，塔也。世傳太康中，有神西來，奉舍利塔，陵虛跨海，駐鄮峰者，乃其一也。峰初瞰海，海漸為桑田矣。原神之審形勝、踞高明，將使天龍鬼神、水陸蠢動之輩，咸獲瞻禮，以承惠澤歟！義熙敕創塔亭禪院焉。厥後肹蠁著而祠事嚴；載卜平衍，覆以

浮圖，環以宮室，其在齊陳之際乎！歷代至我朝，彌光顯矣。粵稽垂跡，則稱上塔。其地峻抜，風雨震轢，棟宇每速朽。以營繕之計，如真戒大師及佛照禪師，悉能留意。當大慧杲公聿興，其徒微上人居之，高尚不出，而上塔名益彰。嘉定沙門大明撤而所之。至大以降，住山曰東生、曰月江，亦繼經葺。至正初，傾圮殊甚。適僧自悟者從上海縣至，嘗得其師野牛教以清苦自勵，雪窓禪師悦之，字之曰無生，俾主客兼務營搆。悟結茅峰頂，習禪，忘寢食。又罄衣資，儲木石之費，故時益慕羨。逮謀諸耆宿元輿、智起、智珠輩，僉施財為倡。徧叩藩鎮貴人及四眾，捐金捨廩、解佩投珥者沓至。未幾，井幹崢嶸，洞戸窈窕，然燈飛華，陟降若在天上。殿堂院宇以次俱成。其像設則靈山之一會、賢劫之千尊、寶陀之應化、神祇拱衛之森列，儼然鍾磬鏗鞳乎林谷矣！始歲戊戌，畢工於丙午秋。廣設齋筵七晝夜以落成。恒延廿餘禪侶，日待盤以食之，亾疲苶。余自京謝病，寓田野間，從方丈元虚照公遊。因嘆：「悟之成功，詎非數也？夫法身無相，以塔廟示神變；而成壞必待於掊扶，况世之家國哉？」元虚喟然曰：「經不云乎：『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河沙七寶塔。寶塔必竟化為塵，一念靜心成正覺。』葢欲人知有象俱空，而靈明獨耀也！今夫扶層霄、睇滄溟、洞八極，氣朗神虚，塵消境亡，廓然遊於法界，尚無成正覺者，若七寶微塵之成壞，等空華耳。雖然，塔因山以增，山以塔而有靈。升高元覽，目擊道在，猶慈氏引童子重重樓閣中。則此處是解脫門，而造者具成功德。誠宜有述，其勿辭！」余聞而異之。翼日草堂滿師以狀來，既接其跡，書于石，且詠歌以贊曰：

屹海峰兮涌窣堵波　蘸香水陵[耳*少][耳*少]之鬱羅
金鰲負載兮神龍寔訶　靈光烜赫兮甘露瑳瑳
蔭幽顯兮永鎮山河

是歲冬十月朔，建承務郎・前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撰

重修阿育王寺上塔碑

阿育王寺九十四代住持和尚廣福公，苦節堅脩，勵志紹述。憫上塔為舍利寶藏也，風雨震凌，圬墁脫漏，柱石欹傾，岌岌頹圮之間，慨然以啓承為任。罄其香燈衣鉢贏，敦請境清僧世華、萬鵬助以勸募。四方檀越如宣義郎李公傑輩，咸施財市工相協之，不亟不徐。始役於正德壬申年，至丁丑始落成焉。凡七層寶塔、六圍簷宇、前山門、後佛殿、左右廊廡、齋脩、庖湢，莫不嚴整。創立禪

堂連屋，飯供坐悟善眾。像塑三寶、諸天、十八羅漢、四金剛、八菩薩、土地、聖僧，綵繪金碧，為之煥然。復念大雄佛殿、下塔院宇脩葺尤所當亟，集材冶甓，革腐鼎新，輪煥輝映，以表一方之望信奇觀也。合山比丘請堂文鐫石以紀之。堂聞佛教深微，主於利濟；捨身脩性，其教也。世傳釋迦文佛以真身舍利施布寰區，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寶塔以貯之，而四明鄮峰留其一。自晉至今千二百餘年，寺有興替，舍利自如。天生福公，起廢興頹，克復山門，舊貫加宏麗焉，有功佛教大矣哉！為佛有道，定於心，成於覺，了於空尔。定而覺，明而道，質灰而光不滅，生滅而靈自存。毫竅之光，不隨涅槃而俱盡，固其謂也。惟鍊形以智，用智以神；神者，形之用也。《內典》云：「一念善緣，勝造浮圖七級。」葢覺通神應，則目擊道存。所謂舍利湧出地中、駕自海上、降以鬼物者，咸在了悟而已！福公，姓朱氏，字如海，別號容庵。葢成正覺而翊教法者，不可以無銘。銘曰：

大雄真如　體諸太虛
如來無始　還歸化樞
涅槃者質　幻瑞者軀
瑞遺毫竅　光燭遐紆
育王造塔　留鎮海隅
寶藏斂寂　象罔元珠
巨滔靡汩　烈焰莫渝
炎荒海　航載陸馳
耄倪稽顙　俯階伏除
饑呼渴譟　喘存息餘
大雄感應　祥光忽舒
萬夫駭矚　百妄盡驅
七寶自別　五色曼殊
匪嚴供養　孰慰趾顱
福公佛子　裔出吾儒
不囿形質　超彼凡愚
煩消蘊徹　痾脫惱驅
品登上乘　偉矣曇瞿
再興梵剎　翬飛廈渠
貞珉紀績　永宏佛圖

皇明正德十三年歲次戊寅春，董山李堂撰西郭豐坊書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重建下塔記

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布于天下。晉太康中，離石人劉薩訶感病危篤，逢梵僧語曰：「汝罪深，當入地獄，宜徃會稽尋阿育王所造舍利寶塔，頂禮懺悔，冀可逭云。」薩訶思，抵會稽，遍索之，無所得。一夕，登鄮峰，聞鍾磬聲，即加精禱。越三日，寶塔從地湧出，神光騰焯。塔青色似石，崇尺有四寸，廣七寸；露盤五層，四角挺前；面開窓牖，中有磬聲，如人拊擊。繞塔佛、菩薩、僧、天人等，妙相嚴好，非智巧所能及也。義熙元年，安帝敕建塔亭禪室，度僧十有四人。宋元嘉中，遣使陳精及僧道祐重創祠宇。鑿地得石函，盛玻璃鍾，覆以銅鏡，合銀罌；安三法身舍利并迦葉佛爪一（其色紅）、髮一莖（伸之數尺，置之成螺）。表進文帝，詔造木浮屠三級藏之。梁普通三年，增修建寺。自是以來，歷代尊奉。宋開寶間，僧統贊寧為之傳。淳熙間，沙門從廓、至元間沙門行彌，皆有紀述傳于世。其二塔當鄮山之椒，鉅海之衰。其三下塔，今去廣利寺五十步玉几峰之麓，明覺寺住持元輿所重建也。先是，至正二年，行宣政院使西夏高公納麟知叢林積敝，舉諸山名德百數十人布列眾剎。雪窓光禪師繇姑蘇之開元寺遷阿育王，居十有六載。四方景慕，學者雲集。既百廢具興，方圖經營下塔而不及為。元輿則師度弟子也，乃命之曰：「吾於茲山庶幾盡心焉，獨下塔役必歷歲月而後可成，汝勉諸！」師示寂已久，元輿規度有年，悉發其衣盂之資。計之不足以共費，遂謀及山中之耆舊，施各有差。方司徒國珍舍巨木為塔心；海會寺住持枯木榮公、周君仲高寔紀綱之；僧清辨董公無怠。木石咸具，白於住山大千照禪師，撤舊塔而新之。始工於至正廿四年七月四日，越四年成。崇十有三丈五尺，廣二丈三尺。中為級道，下設世尊象，環列十六應真，天神衛護。前為山門，後建殿五間。几筵香燈，無弗備者。置田若干畝，以資其用。元輿服承先志，久而益勤，緇素欣贊。今約之裕禪師謀勒石以紀其始末，致沙門若來所述，屬臨川危素文于石。惟劉薩訶求覓寶塔，莫識其緒；悲惱煩塞，投告無所。久之迺獲見塔，晝夜精勤禮相懺悔。厥今寶塔巍巍，有目者咸覩，有耳者皆聞，非難見如薩訶之時。然而膠於利欲，昧於因果，投身惡趣不自知，雖有此塔，與無塔同，則元輿望於四眾者孤矣。元輿，字象先。田所在施者之名，具列如碑陰。素嘗銘雪窓之塔，約之師有夙昔之雅，故宜不得而讓焉。國史危素記

阿育王寺重建山門記

如是我聞迦毘羅皤窣都憍曇彌薩婆曷剌化悉陁成就三昧是為能儒寂默怛達阿竭阿羅訶三耶三菩鞞侈遮羅那三般那脩伽陁路伽憊阿

耨多羅富樓沙曇藐婆羅提捨多提婆魔瓷舍喃佛陀路迦那他當穆天子壬申於拘尸羅金沙跋提娑羅之下般湼槃闍維既阿尼樓豆姓烟婆羅門主分舍利而阿輸柯遮閱那造窣堵波始申供養尊者耶舍放五指光爾時提多羅吒毘流離毘流波义毗沙門釋提桓因那伽藥义諸大部眾隨光所住各以神力於四天下摩訶勢羅安置舍利震旦玉几勢羅亦藏其一夜千二百餘自當晉太康比丘慧達始至會稽感湧地之異義熈中勅建塔亭度僧以守實茲剎之始梁普通賜額阿育王寺蕭子雲飛白題焉歷陳隋唐吳越宋元三廢三復而山門頷固存大明嘉靖乙酉正月燬比丘廣福智遠智邃誠錠道全惠進惠通惠日惠曉惠明清宗優婆塞周貴譽謀諸長者怡稼居士太學生承嗣暨諸善男子任慶等各各達嚫以是冬閏月庚申經始訖功於戊子正月丁酉為門三高三丈三尺延五丈袤七丈八尺材以幹計一千二百有奇甍以方計四萬石以尺計八百甓以枚計萬餘程資以銖計七千有奇復次莊嚴婁志德青葉髻二如來妙相而元衣大士亦摹子雲舊蹟以施於是山門還故觀矣惟昔薄伽梵說四大假合無不壞時而馱摩歷無量無數阿僧祇刼無有壞時亦猶山門不能燬而摩訶達摩歷無量無數阿僧祇劫無壞時也葢自秦滅禮樂上無道教民失其性刑政不足以攝而達摩始流震旦其因果之說亦足以攝民心而遂其性故世主雖欲廢之而不絕亦猶山門蹔燬而遽復理則固然矧振教有良徒助施有義士不可無記偈曰提婆扇[打-丁+虎]摩瓷舍喃馱摩具足萬法攸函因識生欲迷亡正本眩月在旁空華斯攗光音失足皇雄作契皞然春融無為而治五因陀羅密攝禪兜務戍陀羅逋沙是優那吠舍各識其職終無外思一於道德岷罔畸首罔私家鄔波弟鑠無拘摩羅以迨鎬蒼肫肫合雖有譠[這-言+((巨-匚)/兀/(四@一))]曷卻能江雒駕齊任綱紐遽絕鳩摩維政隳提和越那謨瞿曇婆伽婆帝委曷囉闍以燈三昧云何梨耶達梨舍那為尼延底羯叱斯河若提鞞沙及諸慕何阿耆毘伽若阿羅伽諸業流轉各有機芽芽遏機息乃證三摩既見馱摩乃演達摩攝薩多婆揭諦莎婆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剎那由想而生權實無相懦依剛懾出頻伽音廢彼鉗鉞如冬斯沍密室爐火[(亭-(口/丁)+(日/口/羊))*鳥]結附之曰不可贍部玉几鄮名勢羅從地湧出靈彰薩訶普通三白剎頷頒廷景喬之蹟鶠翏螹騰三武之燄靡南其遘唶吒陀呵遘于乙酉有鳩摩羅阿羅是諆驫驫婆庾煽惡祁尼欻然焜爚上際有頂爊熪风风鬱勃其烻棼杗[桿-干+月]柣甋碣塵落雛[豸*藟][虫*屈][呿-厶+乂]驚哳燖爆九百四十四白之寶金髹一燼鞠為礫草苾蒭福曉諸大眾等攬衣擔水[(口/(十-丨 +ㄅ))*(后-口+?)]奔擗哽各以神力徃至烖所幸無蔓延藏界巋硪召優婆塞告諸長者達嚫無礙燬可復也長者怡稼婆黎耶傳福伽羅任各捐其富爾時宰官無量居士四眾等人皆大歡喜乃入婆那伐畢鉢羅磌礎榰磩[雷*瓦][黃*瓦]甀惰差羅波尼紵紵臾蠡銎釤鍝欹鉸鈚[金*屈][鎧-豆+(徽-糸+口)]若修拏七寶惹多尼羅叔離盧醯咀迦迦羅羅差若陀羅若伊尼延諸蘇樓波

洛义俱胝至邦田他萃于門差池谽閜杍斲圬築楖雕髹筐各施其種種般
俍既飾羅摩莊嚴金剛登師子座威神洋洋爾時苾蒭逋沙他期四眾雲湊
設蒲闍尼有蒲善尼若珂但尼諸佉陀尼無佉闍尼末燒旃檀乾陀羅耶若
兜樓婆及畢力迦迦[簞-(口*口)]詹波拘鞞陀羅臮多阿摩羅跋陀羅供
弗把提諸須曼那優曇鉢羅摩訶曼陀若拘勿投及曼殊沙提目多伽婆利
師迦持鉢多羅鳴大揵椎結滿茶邏誦陀羅尼敕梵迦夷釋迦因提提多羅
吒若薜瑠璃毘留博叉北水精埵那伽夜叉若阿修羅各三跋羅阿練若間
歷阿僧祇永那羅延爾時宰官瓦屋郡伯發人菩提外護饒益耀卿王侯明
威將軍嗜古搨書蕭蹟幸存我命于梓僧那檀那乃登松堂瞻室利羅妙窣
堵波崇尺四咫如鐵如金非瓦石比舉之葉輶若貝多羅四角翨竦寶輪陀
陀鏤縝窮[髟/背]莊嚴端妙佛陀提婆光明晃耀金鈴內函如妙蓮華真
身曷比鉢摩羅伽八萬四千蘇樓波相百商之中神變無量阿呼真身匪誕
匪幻萬德具足以有斯變阿呼招提達摩所攝化鳩摩羅發浮曇末阿呼達
摩木馱摩理馱摩靡淪達摩曷已匪覬福田而宣斯偈氓惴果因亦裨元治
柔兆涒灘之歲，律中黃鍾之宮，前進士天官尚書郎・賜告鄞西豐坊
存

記：敬塔篇(出《法苑珠林》)

敬惟如來應現，妙色顯於三千；正覺韜光，遺形傳於八萬。是以塔湧靈山，影留石窟；剋檀畫氍之儀，鑄金鏤玉之狀；全身碎身之迹，聚塔散塔之奇。而光曜重昏，福資含識，致使英聲遐美，邪徒結信。肇啓育王之始，終傳有唐之初。自歷代繁興，神化非一。故經曰：「正法住，正法滅。」意存茲乎！

如《觀佛三昧經》云佛留影石室：在那乾呵羅國毒龍池側，佛坐龍石室窟中，為龍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望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佛影亦說法（迄本不滅，待至彌勒）。

又《集經》云：忉利天城東照明園中，有佛髮塔；城南麤澀園中，有佛衣塔；城西歡喜園中，有佛鉢塔；城北駕御園中，有佛牙塔。

又《智度論》云：天帝釋取菩薩髮及衣，於天上城東門外立佛髮塔、衣塔。

又《育王傳》云：王得信心，問道人曰：「我從來殺害不必以理，今修何善，得免斯殃？」答曰：「唯有起塔供養眾僧，救諸徒囚，賑濟貧乏。」(故《譬喻經》云：王宮內常以四事供養二萬沙門，盡心禮敬，不可具述。)王曰：「何處可起塔？」道人即以神力，左手掩日光作八萬四千道，散照閻浮提：「所照之處，皆可起塔。」今諸塔處

是也。時王欲建舍利，將四部兵眾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還復修治此塔，與先無異。如是更取七佛塔中舍利，至眾摩村中。時諸龍王將王入龍宮中，王從龍索舍利供養，龍即分與之。時王作八萬四千金銀瑠璃玻瓈篋，盛佛舍利，又作八萬四千寶瓶以盛此篋。又作無量百千旛幢傘蓋，使諸鬼神各持舍利供養之具，勑諸鬼神言：「於閻浮提至於海際，城邑聚落滿一億家者，為世尊立塔。」時有國名奢叉尸羅，有三十六億家，彼國人語鬼神言：「可三十六篋舍利與我等起立佛塔！」王作方便，國中人少者，令分與彼，令滿家數而立為塔。時巴連弗邑有上座名曰耶舍，王詣彼所，白上座曰：「我欲一日之中，立八萬四千佛塔徧此閻浮提，意願如是。」時彼上座白言：「善哉，大王！尅後十五日，日正食時，令此閻浮提一時起諸佛塔。」如是依數，乃至一日之中立八萬四千塔，世間人民興慶無量，共號曰「阿育王塔」。

又《大阿育王經》云：八國共分舍利，阿闍世王分數得八萬四千，又別得佛口髭。還國道中，逢難頭禾龍王從其求舍利分。阿闍世王不與，便語言：「我是龍王，力能壞汝國土。」阿闍世王怖畏，即以佛髭與之。龍還於須彌山下高八萬四千里，於下起水精塔。阿闍世王得還國，以紫金函盛舍利，作千歲燈火，於五恒河沙水中塔藏埋之。後阿育王得其國土，王娶夫人身長八尺，髮亦與等，眾相具足。王令相師觀之，師言：「當為王生金色之子。」王即拜為第二夫人。後還有娠，足滿十月。王有緣事宜出外行。王大皇后妬嫉，便作方便，共欲除之。慕覓豬母即應產者，語第二夫人言：「卿是少甫爾，始產不可露面視天。」以被覆面，即生金色之子，炎照宮中。盜持兒去，殺之。即以豬子著其身邊，便罵言：「汝云當為王生金色之子，何故生豬？」便取輪頭拍，囚內後園中，令服菜。王還，聞之不悅。久久之後，王出行園，見之，憶念，迎取歸宮。第二夫人漸得親近，具說情狀。王聞驚怪，即殺八萬四千夫人。阿育王後於城外造立地獄，治諸罪人。佛知王殺諸夫人，應墮地獄，即遣消散比丘化王。王發信悟，問比丘言：「殺八萬四千夫人，罪可得贖不？」道人言：「各為人起一塔，塔下著一舍利，當得脫罪耳。」

所云「塔」者，或云「塔婆」，此云「方墳」。或云「支提」，翻為「滅惡生善處」。或云「斗藪波」，此云「護讚」，若人讚歎擁護歎者。西梵正音名為「窣堵波」，此云「廟」。廟者，貌也，即是靈山廟也。故《華嚴經》偈云：「始欲旋塔，當願眾生，施行福祐，究暢道意。遶塔三帀，當願眾生，得一向意，不續四毒。」又《賢者五戒經》云：「旋塔三帀者，表敬三尊：一佛，二法，三僧。亦念滅三毒：一貪，二瞋，三癡。」又《三千威儀》

云：「遶塔有五事：一低頭視地，二不得蹈蟲，三不得左右顧視，四不得唾塔前地上，五不得中住與人語。」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四上卷目錄

王臣崇事(偈四)　(郭子章)
育王篇　(釋道世)
問釋迦佛入山修道　(宋孝宗)　(問二)
問百丈再參馬祖因緣
宸奎閣記　(蘇軾)
妙喜泉銘　(張九成)
答無垢居士偈　(釋宗杲)
育王山承恩閣碑記　(黃溍)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四下卷目錄

蒙泉銘　(釋宗杲)
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　(宋濂)
頤庵集序　(豐坊)
育王寺重建塔殿募緣序　(陸光祖)
育王寺感夢記　(戴洵)
重修育王寺募緣疏　(屠隆)
育王寺重建大殿募緣疏　(高萃)
育王寺重修大殿募緣序　(楊德政)
贈無漏禪師華誕序　(陸光祖)
娑羅雙樹記　(林祖述)
重修育王寺舍利殿募緣序　(屠隆)
鄮山舍利現光記　(徐杰)
募方冊藏經疏　(屠隆)
舍利殿重建藏經閣募緣疏　(沈泰鴻)
舍利殿華嚴期場募緣疏(疏一序一)　(屠隆)
贈秘藏法師住持舍利殿序
重修育王舍利殿募緣疏　(沈一貫)
秘藏理法師住持育王舍利殿序　(沈泰鴻)
育王禮舍利記并募緣修塔殿疏　(羅大紘)
育王寺舍利殿莊嚴佛像募緣疏　(周應賓)
育王舍利殿化米齋僧疏(疏二)　(郭子章)
育王寺請藏經募緣疏
瞻禮鄮山舍利塔記　(徐如翰)
娑羅林遺草序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四

泰和　郭子章　相奎父　編

安成　曾鳳儀　舜徵父　校

△王臣崇事

佛何為者？慈愍含靈。王何為者？仁濟蒼生。王即是佛，佛即是王。佛法久住，王法彌昌。亦有賢臣，國之輔弼。兩者並行，順王敬佛。順王伊何？行王政令。徵佛伊何？續佛慧命。志王臣崇事。

阿育王篇

如《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共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時彼世尊光相普照，如千日之焰，順邑而行。時彼有兩童子，一者上姓，二者次姓，共在沙中嬉戲。一名闍耶，二名毗闍耶，遙見世尊來，三十二大人相莊嚴其體。時闍耶童子心念：「我當以麥麨，手捧細沙著世尊鉢中。」時闍耶合掌隨喜而發願言：「以惠施善功德，令得一天下轉蓋王。」即於此生得供養佛，乃至得成無上正覺，故世尊發微笑相。爾時阿難見世尊微笑，即便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非無因緣而發微笑，世尊以何因緣而發微笑？」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我今笑者，其有因緣。阿難當知，我滅度百年之後，此童子於巴連邑統領一方，為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復廣布我舍利，當造八萬四千法王之塔，安樂無量眾生。如偈所說：於我滅度後，是人當作王，孔雀姓，名育。譬如頂生王，於此閻浮提，獨王世所尊。」佛告阿難：「取此鉢中所施之沙，捨著如來經行處，令當生彼處。」阿難受教，即取鉢沙捨經行處。阿難當知，於巴連弗邑有王，名日月護。彼王當生子，名曰頻頭婆羅，當治彼國。彼復有子，名曰修師摩。時彼瞻婆國有一婆羅門女，極為端正，令人樂見，為國所珍。諸相師輩見彼女相，即記彼女當為王妃。又生二子，一當領一天下，二當出家學道，當得聖迹。時婆羅門聞彼相師所說，歡喜無量，即莊嚴女嫁與此王。王見其女端正有德，即為夫人。前夫人及諸婇女見其夫人來，作是念言：「此女端正，國中所珍；王棄捨我等，乃至目所不視。」諸女即使學習剃毛師業。彼悉學已，為王料理鬚髮。料理之時，王大歡喜，即問彼女：「汝何所求欲？」女啓王言：「唯願王心愛念我耳！」如是三啓。時王言：「我是剎利灌頂王，汝是剃毛師，云何得愛念汝？」彼女白王言：「我非是下姓生，乃是高婆羅門之女。

相師語我父云，此女應嫁與國王，是故來至此耳。」王言：「若然者，誰令汝習下劣之業？」女啓王言：「是舊夫人、婇女令我學此。」王即勑言：「自今勿復習下業。」王即立為第一夫人。王恒與彼自相娛樂，仍便懷體，月滿生子。生時安隱，母無憂惱。過七日後，立字名無憂。又復生子，名曰離憂。無憂者，身體麤澀(以其施沙得相似果)，父王不大附捉，情所不念。又王欲試二子，呼賓伽羅阿，語婆羅門言：「和尚，觀我諸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婆羅門言：「將此諸子出城金殿園館中，於彼當觀其相。」乃至出徃彼園。時阿育王母言：「承王出向金殿園館中，觀諸王子誰當作王，汝今云何不去？」阿育啟言：「王既不念我，亦復不樂見我。」母復語言：「但往彼所。」阿育復啟母言：「今便往去，願母當送飯食。」母言：「如是。」當出城門，時逢一大臣名曰阿鴦羅陁。此臣問阿育言：「王子今至何所？」阿育答言：「聞大王出金殿園館，觀諸王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今往詣彼。」王先勑大臣：「若阿育來者，當使其乘老鈍象，又復老人為眷屬。」時阿育乘是老象，乃至園館中，於諸王子中地坐。時諸王子各下飯食，阿育母以瓦器盛酪飯送與阿育。如是諸王子各食飲食。時父王問師言：「此中誰有王相，當紹我位？」時彼相師視諸王子，見阿育具有王相，當得紹位。我若語言，王愁不樂，即語言：「我今總記。」王報言：「如師所教。」師言：「此中若有乘好乘者，是人當作王。」時諸王子聞彼所報，各念言：「我乘好乘。」時阿育言：「我乘老象，我得作王。」又言：「此中有第一座者，彼當作王。」諸王子各相謂言：「我坐第一座。」阿育言：「我今坐地，是我勝座，我當作王。」又言：「此中上器食者，此當作王。」乃至阿育念言：「我有勝乘、勝座、勝食。」時王觀子相畢，便即還宮。時阿育母問阿育言：「誰當作王？婆羅門記誰耶？」阿育啟言：「上乘、上座、上器、上食當作王。王子自見當作王：老象為乘，以地為座，素器盛食，秔米雜酪飯。」時彼婆羅門知阿育當作王，數修敬其母，其母亦重餉婆羅門：「若子作王者，師當一切善得吉利，盡形供養。」時頻頭羅王邊國德叉尸羅反，時王語阿育：「汝將四兵眾伐彼國。」王子去時都不與兵甲。時諸從者白王子言：「今往伐彼國，無有軍仗，云何得平？」阿育言：「我若為王善根果報者，兵甲自然來應。」發是語時，尋聲地開，兵甲從地而出。即將四兵往伐彼國。時彼諸國人民聞阿育來，即平治道路、莊飾城郭，執持吉瓶之水及種種供養，奉迎王子，而作是言：「我等不反大王及阿育王子，然諸臣輩不利我等，是故違背聖化。」即以種種供養王子，請入城邑。平此國已，又使至伐佉沙國。時彼二大力士為王平治道路，諸天宣令：「阿育當王此天下，汝等勿興逆

意。」彼國王即便降伏。如是乃至平此天下至於海際。時父王得重疾，王語諸臣：「吾今欲立修師摩為王，令阿育往至彼國。」時諸臣欲令阿育作王，以黃物塗阿育體及面手腳已，諸臣白王言：「阿育王子今得重疾。」諸臣即便莊嚴阿育，將至王所：「今且立此子為王，我等後徐徐當立修師摩為王。」時王聞此語，甚以不喜，默然不對。時阿育心念口言：「我應正得王位，諸天自然來，以水灌我頂，素繒繫首。」時王見此相貌，極生愁惱，即便命終。阿育王如禮法殯父王已，即立阿鴦樓陁為大臣。時修師摩王子聞父崩背，今立阿育為王，心生不忍，即集諸兵而來伐阿育。阿育王四門中，二門安二力士，第三門安大臣，自守東門。時阿鴦樓陁作機關木象，又作阿育王形象如騎象，安置東門外。又作無煙火坑，以物覆之。修師摩既來到，阿鴦樓陁大臣語修師摩：「王子欲作王者，阿育在東門，可往伐之。能得此王者，自然得作王。」時彼王子即趣東門，即墮火坑，便即死亾。有一大力士名曰跋陁申陁，聞脩師摩終亾，猒世，將無眷屬，於佛法中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時諸臣輩我等共立阿育為王，故輕慢於王，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諸臣輕慢於我。時王語諸臣曰：「汝等可伐華果之樹，殖於刺棘。」諸臣答曰：「未嘗見聞卻除華果而殖刺樹，而應除伐刺棘樹而殖果實。」乃至二三勑令伐，彼亦不從。爾時國王忿諸大臣，即持利劍殺五百大臣。又時王將婇女眷屬出外園中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王見此華樹與我同名，心懷歡喜。王形體醜陋，皮膚麤澀，諸婇女輩心不愛王。憎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憂華樹。王從眠覺，見無憂樹華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繫諸婇女，以火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阿鴦樓陁大臣白言：「王不應為是法，云何以手自殺人諸臣婇女？王今當立屠殺之人，應有可殺，以付彼人。」王即宣教立屠殺者。彼有一山，名曰耆梨，中有一織師家。織師有一子，亦名耆梨，凶惡撾打繫縛小男小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拒逆父母，是故世人傳云「凶惡耆梨子」。時王使語彼：「汝能為王斬諸凶不？」彼答曰：「一切閻浮提有罪者，我能淨除，況復此一方？」時彼使輩還啓王言：「彼人已得。」王言：「覓將來耶！」諸使呼彼，答言：「小忍，先奉辭父母，具說上事。」父母言：「子不應行是事。」如是三勑，彼生不仁之心，即便殺父母已，然後乃至。諸使問曰：「何以經久不速來耶？」時彼凶惡具說上事。以具啟王，王即勑彼：「我所有罪人，事應至死，汝當治之！」彼啟王言：「為我作舍。」王為作舍，極為端嚴；唯開一門，亦極精嚴。於其中間，作治罪之法，狀如地獄。彼凶惡人啓王：「乞願若人來入此中者，不復得出。」王答言：「當以與願。」彼諸徒主往詣寺中，聽諸比丘說地獄事。時有比丘至，誦

《地獄經》：「有眾生生地獄者，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以熱鐵丸著其口中。次融銅灌口，復以鐵斧斬截其體；次復杻械枷鏁檢繫其身；次復火車鑪炭；次復鐵鑊；次復灰河；次復刀山劍樹。」具如《五天使經》所說。彼徒主具聞比丘說是諸事，開其往處，所作治罪之法如彼所說，案此法律而治罪人。又一商主入海十年，採諸重寶還到本鄉。道中值五百群賊，殺於商主。商主之子見父死及失寶物，猒世出家，遊行諸國。次至巴連弗邑，過此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誤入屠殺舍中。時彼比丘遙見舍裏火車鑪炭等治諸眾生，如地獄中，尋生恐怖，衣毛皆豎，便欲出門。時凶惡主即往執彼比丘言：「入此中者，無有得出，汝今此死！」比丘聞說，心生悲毒，泣淚滿目。凶主問曰：「汝云何如小兒啼？」爾時比丘以偈荅曰：

我不恐畏死　志願求解脫
所求不成果　是故我啼泣
人身極難得　出家亦復然
遇釋師子王　自今不重覩

爾時凶主語比丘曰：「汝今必死，何所憂惱？」比丘復以哀言答云：「乞我少時生命，可至一月！」彼凶不聽，如是日數減止七日，彼即聽許。時此比丘知將死不久，勇猛精進，坐禪息心，終不能得道。至於七日，時王宮內人有事至死，送付凶惡之人，令治其罪。凶惡將是女人著臼中，以杵搗之，令成碎粖。時比丘見是事，極猒惡此身。「嗚呼苦哉，我不久亦當如是！」而說偈言：

嗚呼大悲師　演說正妙法
此身如聚沫　於義無有實
向者美女色　今將何所在
生死極可捨　愚人而貪著
係心緣彼處　今當脫鏁木
令度三有苦　畢竟不復生
如是勤方便　專精修佛法
斷除一切結　得成阿羅漢

時彼凶惡人語此比丘：「期限已盡！」比丘問曰：「我不解爾之所說。」彼凶答曰：「先期七日，今既已滿！」比丘以偈答曰：

我心得解脫　無明大黑闇

斷除諸有蓋　以殺煩惱賊
慧日今已出　鑒察心意識
明了見生死　今者愍人時
隨順諸聖法　我今此身骸
任爾之所為　無復有悋惜

爾時彼凶惡主執彼比丘著鐵鑊油中，足與薪火，火終不然。假使然者，或復不熱。凶主見火不然，打拍使者而自然火，火即猛盛。久久，見開鐵鑊蓋，見彼比丘鐵鑊中蓮華上坐，生希有心，即啟國王。王即便嚴駕，將無量眾來看比丘。時彼比丘調伏時至，即身虛空，猶如雁王，示種種變化。如偈所說：

王見是比丘　身昇在虛空
心懷大歡喜　合掌觀彼聖
我今有所白　意中所不解
形體無異人　神通未曾有
為我分別說　修習何等法
令汝得清淨　為我廣敷演
令得勝妙法　我了法相已
為汝作弟子　畢竟無有悔

時彼比丘而作是念：「我今伏是王，多有所導，攝持佛法，當廣分布如來舍利，安樂無量眾生。於此閻浮提，盡令信三寶。以是因緣故，自顯其德。」時阿育王聞彼比丘所說，自於佛所，生大敬信。又白比丘言：「佛未滅度時，何所記說？」比丘答言：「佛記大王：『於我滅後，過百歲之時，於巴連弗邑有三億家，彼國有王，名曰阿育，當王此閻浮提，為轉輪王，正法治化。又復宣布我舍利於閻浮提，立八萬四千塔。』佛如是記大王。然大王今造此大地獄，殺害無量民人。王應慈念一切眾生，施其無畏，令得安隱。」時彼阿育王於佛所極生敬信，合掌向比丘作禮：「我得大罪，今向比丘懺悔。我之所作，甚為不可。願受我懺，勿復責我。愚人今復歸命！」時彼比丘度阿育王已，乘空而化。時王從彼地獄出，凶惡白王言：「王不復得去！」王曰：「汝今欲殺我耶？」彼曰：「如是。」王曰：「誰先入此中？」答曰：「我是。」王曰：「若然者，汝先應取死！」王即勅人將此凶惡主著作膠舍裏，以火燒之。又勅壞此地獄，施眾生無畏。

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言：「我今先當供養所覺菩提之樹，然後香美飲食施設於僧。」勅諸臣唱令國界：「王今捨十萬兩

金布施眾僧，千甕香湯溉灌菩提樹，集諸五眾。」時王子名曰拘那羅，在右邊舉二指而不言說，意欲二倍供養。大眾見之，皆[書-曰+皿]發笑，王亦發笑而語言：「嗚呼！王子乃有增益功德供養。」王復言：「我復以三十萬兩金供養眾僧，復加千甕香湯洗浴菩提樹。」時王子復舉四指，意在四倍。時王瞋恚，語諸臣曰：「誰教王子作是事，與我興競？」臣啓王言：「誰敢與王興競？然王子聰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耳。」時王右顧視王子，白上座耶舍曰：「除我庫藏之物，餘一切物，閻浮提夫人婇女、諸臣眷屬，及我拘那羅子，皆悉布施賢聖眾僧。」唱令國界，集諸比丘眾，而說偈言：

除王庫藏物　夫人及婇女
臣民一切眾　布施賢聖僧
我身及王子　亦復悉捨與

時王子等及比丘僧以甕香湯洗浴菩提樹，時菩提樹倍復嚴好，增長茂盛。以偈頌曰：

王浴菩提樹　無上之所覺
樹增於茂盛　柯條葉柔輭

時王及諸群臣生大歡喜。時王洗浴菩提樹已，次復供養眾僧。時彼上座耶舍語王言：「大王，今有大比丘僧集，當發淳信心供養。」時王從上至下，自手供養。復以三衣及四億萬兩珍寶賙五部眾。賙願已，復以四十億萬兩珍寶贖取閻浮提宮人婇女及太子群臣。阿育所作功德無量如是。

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問諸比丘言：「誰於如來法中行大布施？」諸比丘白言：「給孤獨長者最行大施。」王復問曰：「彼施幾許寶物？」比丘答曰：「以億千金。」王聞是已，「彼長者尚能捨億千金；我今為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時王起八萬四千佛塔，於彼一一塔中復施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有三百千比丘，用三百億金供養於彼。彼眾中，第一分是阿羅漢，第二分是學人，第三分是真實凡夫。除私庫藏，此閻浮提夫人、婇女、太子、大臣施與聖僧，四十億金還贖取。如是計較，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病，欲以滿億百千金作功德金。願不得滿足，便就後世。時計校前後所施金銀珍寶，唯減四億未滿。王即辦諸珍寶，送與雞雀寺中。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為太子。諸臣等啟太子言：「大王將終不久，今以此珍寶送與寺中。今庫藏財寶已竭，

諸王法以物為尊，太子今宜斷之，勿使大王用之！」時大王自知索諸物不復能得，所食金器送與寺中。時太子令斷金器，勅以銀器。王食已，復送寺中。又斷銀器，給以銅器。王亦送寺中。又斷銅器，給以瓦器。時大王手中有半阿摩勒果，悲淚告諸大臣：「今誰為地主？」時諸臣啟白大王：「王為地主！」王即說偈答曰：

汝等護我心　何假虛妄語
我今坐王位　不復得自在
阿摩勒半果　今在於我手
此即是我物　於是得自在
嗚呼尊富貴　可猒可棄捨
先領閻浮提　今一旦貧至
如恒河駛流　一逝而不反
富貴亦復然　逝者不復還

時阿育王呼侍者言：「汝今憶我恩養，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雞雀寺中，作我意，禮拜諸比丘僧足，白言：『阿育王問訊諸大眾。我是阿育王，領此閻浮提。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頓盡，無有財寶布施眾僧，於一切財而不得自在。今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自由，此是最後布施檀波羅蜜，哀愍我故，納受此施，令我得供養僧福。』」時彼使者受王勅已，即持此半果至雞雀寺中。至上座前，五體投地作禮，長跪合掌，具向上座說前王教。時彼上座告諸大眾：「誰聞是語而不猒世？」時彼上座令此半果一切眾僧得其分食，即教令研磨，著石榴羹中。行已，眾僧一切皆得周徧。時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王？」臣答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臥起而坐，顧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隨意用之。」時王以此語盡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是事畢，便即就[書-曰+皿]。爾時太子臣民葬送王已，諸臣欲立太子紹王位。中有大臣名曰阿奢樓陁，語諸臣曰：「不得立太子為王。大王在時，願滿億百千金作諸功德，唯減四億不滿億百千。以是之故，全捨閻浮提施與三寶，欲令滿足。今是大地屬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為王？」時諸臣聞已，即送四億金送與寺中，即便立法益之子為王，名三波提。頌曰：

睿業澄暉　宿祐因淨
七寶來投　千子威併
十善御宇　四洲歸正
無思不愜　有意斯盛

秉式康衢　昆蟲養性
八萬增壽　四八炎塋
鬼神翊衛　不言而令
樂哉至矣　輪王顯聖

唐西明寺釋道世撰

宋孝宗御製

「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
臣伏蒙陛下親灑宸翰，問：「釋迦佛入山脩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臣自顧庸昧，不足以副大問，臣謹對云：「將謂陛下忘卻！」淳熙六年八月　日，景德靈隱禪寺住持傳法・特賜佛照禪師・臣德光札子
淳熙辛丑孟秋，重立石于阿育王山(御書之寶)

宋孝宗御製

「牀頭一拂子，舉放以皆非。百丈何遲鈍，一喝入精微！」
臣近蒙陛下親灑宸翰，賜臣頌一首，特頌「百丈再參馬祖因緣」。仰惟陛下聖德日新，見徹古人機用，臣因進寶峰真淨文禪師頌云：

客情步步隨人轉　有大威光不能現
突然一喝雙耳聾　那吒眼開黃蘗面

肝膽洞然，不隔毫髮。陛下超然獨脫，不滯意句，直與古人默契，豈獨臣僧以此一頌與陛下相見而已哉！臣不敢私藏，刊之堅珉，以示萬世。淳熙七年五月旦日，景德靈隱禪寺住持傳法臣僧・特賜佛照禪師・臣德光謹記
淳熙辛丑孟秋，重立石于阿育王山(御書之寶)

宸奎閣記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逸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

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遊。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履滿矣。仁宗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遊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武以弱為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鉄食，此非法器。」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　體合自然
神曜得道　非有師傳
維道人璉　逍遙自在
禪律並行　不相留礙
於穆頌詩　我記其文
惟佛與佛　乃識其真
咨爾東南　山君海王
時節來朝　以謹其藏

元祐六年正月癸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武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蘇軾撰

妙喜泉銘(有序)

育王為浙東大道場，地高無水，僧眾苦之。紹興丙子，佛日禪師杲公受請住持，周旋其間，命僧廣恭穿穴茲地為一大池。鍬鍤一施，飛泉溢涌。知州事姜公秘監，見而異之，名曰「妙喜」。無垢居士為之銘曰：

心外無泉　泉外無心

是心即泉　是泉即心

或者疑之，以問居士：

心在妙喜　泉是育王
云何不察　合而為一

居士曰：來！汝其聽取：

妙喜未來　泉在何處
妙喜來止　泉即發生
心非泉乎　泉非心乎

謂余未然，妙喜其決之。紹興丁丑三月丙寅，無垢居士張九成撰

妙喜老僧宗杲重說偈曰：

謂泉即心　謂心即泉
無垢居士　作一弗穿
有出有入　有正有偏
居士恁麼　妙喜不然
徐六擔板　各見一邊
泉即是泉　難喚作心
心即是心　決定非泉
是義不正　亦復不偏
泉乎心乎　亦非棄捐
擬議思量　十萬八千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承恩閣碑記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佛日圓明普濟禪師悟光，刱建承恩閣成，使以來請，書其歲月，刊之茲碑，以示永久。葢自雙林唱滅，像教東流，有國家者咸知信問，而無能若我朝之致其隆極者。凡九州四海，名山福聚，至於遐陬絕域，萬里之外，靈蹤異跡，靡不搜訪而加禮焉。惟茲山乃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之所止，宜其蒙被帝力，尊崇爹大，非它山所得而比倫也。舍利始出於西晉，歷宋、梁、陳、隋、唐、五代暨宋，其隨機赴感，發祥現瑞，殊勝希有，

[弓*夕]諸傳記，所述可見已。世祖皇帝底定南服，而茲山入于職方，首命奉迎寶塔，妥安於內苑之萬歲山、上都之龍光華嚴、大都之聖壽萬安諸大剎，及諸官置十六壇場。車駕親臨瞻敬於聖壽萬安，百寶光明從壇而起，高貫寺塔，遙燭禁廷。皇情大悅，函命護送還山。仍賜以名香金幣，勑行書宰臣郡長吏，增搆殿宇，高深雄麗，視昔加倍，四眾莫不踊躍欣慶，得未曾有。列聖相承，逮令天子，歲時函香遣使，賜予尤渥。會法席偶虛而寺幾廢；今太慰納麟公時為行宣政使，求擇德行兼美、可任其事者，於是光由平江之開元受請來補其處，至正二年七月也。光說法之暇，重新門廡、殿堂、庫庾、庖湢之屬，且[書-曰+皿]復豪家所據諸莊田土園林，而貲以為奉養者一無所缺。學徒雲集，內外不下千人。光以為寺之所宜，有幸已畢具；而天使下臨，祗肅無所。乃出上所賜幣帛若干，白金為兩二百，市材僦工傑閣，以嚴使命。列楹三十有六，架霤九，屋之以間計者七。其崇四十九尺；廣，加其崇三十尺：脩，去其廣六十尺。飛檐步檐，方櫺曲楹，悉稱其度，名之曰「承恩閣」。上設像坐，而即其下為傳宗之堂，後為方丈之堂。費有不給，則繼以經用之餘貲，民不知而官不與焉。庀役於九年之冬十一月，訖工於十年之春二月。前人未及為而今為之，其作始之自，固不可不書也。昔大覺禪師懷璉歸老茲山，於其君之賜有所弗受，不欲以為易物也，乃獨思所以彰吾君之賜，如恐弗及，不忘以下報上也。璉之辭讓，光之恭敬，同出於古者之所謂禮。則其為道宜大，無不同也。所可書者，豈直經之勤、營締之美而已哉？光，蜀人，族楊氏，別號雪窓，嗣於明宗慧忍禪師德海云。銘曰：

佛之真身　徧一切處
非滅而滅　非住而住
金絣玉塔　八萬四千
茲惟其一　留鎮人間
粤自先朝　逮今聖世
星軺絡繹　香為佛事
櫝有金貝　篚有綺繒
有以多儀　用慶德馨
因果不昧　財法交施
受用見聞　同增福慧
大恩莫報　君賜未彰
荷負有人　不敢怠遑
乃擇嘉辰　開寶樓閣
熾然建立　無作而作

華旛珠網　像坐中嚴
龍光不賁　人天具瞻
三輪既空　莫非實相
知報佛恩　則為報上
史臣作頌　來者是徵
於萬斯年　彌謹其承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溍撰

…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四下

泰和　郭子章　相奎父　編

鄞邑　王佐　翼卿父　校

蒙泉銘

廣利東泉曰蒙源，玲瓏萬竅通。聲淙淙，出無窮。良施工，不落空。銘泉者為誰？山僧妙喜翁。育王住山釋宗杲識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并序)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在城東四十里。阿育王山即鄮山。昔在周厲王時，東天竺國有阿育王造寶塔八萬四千，貯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命耶舍尊者放光，役諸鬼神分布於四天下；而鄮山當其一，故更名之。晉太康三年，并州獵師劉薩訶受梵僧指授，即改行為僧，易號慧達；徧求舍利於洛下、齊城、丹陽，皆弗獲。行至會稽之鄮山，忽聞地下鐘聲，慧達哀求益切。越三日，忽舍利寶塔從地湧出，其相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五層四角，光明殊勝。慧達見已，悲喜交集。而塔之出現實肇於斯時矣。義熙元年，安帝始搆塔亭覆護，而度二七僧守之。宋元嘉中，文帝增創祠宇，且以封襲嚴，斲木為浮屠三層函之。梁普通三年，武帝又命建殿堂房屋奉之，賜額為「阿育王寺」。大同五年，帝令其孫嶽陽王蕭察改浮屠為五層，繪帝暨昭明太子二像藏焉。仍賜黃金五百兩、造銅佛四百軀、寫經論五百卷、鑄四鐵鼎以鎮四角。尋蠲復其賦，調給兵三千，設營防衛。陳先帝度僧守塔，如義熙之數。唐中宗遣使賜金，又下詔加護之。至武帝朝，并省海內佛寺，塔歸越州官

庫。宣宗立，像教重興，又入於開元寺。鄮山僧愍于觀察判官蒯希逸而還之。懿宗咸通中，又度僧三七人守之。梁貞明二年，錢武肅王遣弟鏐等迎塔作禮。明年正月囲止西陵岸，放光照江中，其明如晝。又改浮屠為九層，第三層置七寶龕，用以貯塔。周顯德五年，寺戕，文穆王又請致武林龍華寺，新其浮屠。其層如前數，而藻飾有加焉。中龕雜用百寶，範黃金為座，懸珠瓔以莊嚴之。宋初，寺又新。大中祥符元年，復賜以「廣利」為額，拓為十方禪剎。其主僧自宣密素公始，可考見。宣密五傳至大覺璉公，名振天下。仁宗待以殊禮，詩頌十七篇遺之。熙寧三年，大覺為搆宸奎閣，蘇文忠公軾實記其成。大覺日與九峰韶公、佛國白公、參寥潛公講道一室，扁曰「蒙堂」，叢林取則焉。高宗即位，以寺為舍利所宅，親灑宸翰，賜名曰「佛頂光明之塔」。大覺十五傳至大慧杲公，紹興間來領寺事，四方學徒川奔濤涌。而食或弗繼，乃於奉化忠義鄉海隄塗成田一千七百畝，名「般若莊」。大慧四傳至玅智廓公，纘承益虔。淳熙元年冬，孝宗之嗣魏王愷出鎮其土。二年夏四月瞻舍利，毫光發現，青紅交絢，變幻不一。更用黃金為塔，而藏寶塔於中。冬十有一月，孝宗遣內侍省西頭供奉官李裕文取塔入內，玅智護之行。舍利見於塔頂如月輪相，又現兩角如水晶珠，若此者三，御書「玅勝之殿」四字，俾揭於塔所。玅智再傳至佛照光公，緇錫坌集，不減於昔時。盡鬻賜賚之資，市田四千餘畝，視大慧加三倍焉，名「吉祥莊」。佛照十五傳至笑翁堪公。有權貴人至寺，戲問曰：「舍利何在？」笑翁指道傍松謂曰：「此處即有。」已而松枝皆放光，貴人驚異，即寺之門巷，建二石塔以表之。笑翁又倣古制，累石為塔者三，列於寺右，以瘞僧之歸寂者。宋季寺又災，寶塔附安別院。元至元十三年春三月，世祖命使者奉塔至開平龍光華嚴寺。尋遷燕都聖壽萬安寺，命僧尼十萬於禁庭、太廟、青宮及諸署建置十六壇場，香燈花幡奉之，備極尊崇。世祖親幸臨之，夜有瑞光從壇發現，燭貫寺塔相輪之表；又自相輪分金色光，東射禁中，晃耀奪目。世祖大悅，命僧錄憐占加送塔南還，更賜名香金繒，詔江淛省臣郡長吏建治舍利殿宇。笑翁十二傳至頑極彌公，適際良會，遂以詔書從事。曾未幾何，甍棟雄麗，如天成地湧，上薄雲漢，寶塔還于故處。頑極四傳至橫川珙公，道被華夷，禪學為之中興。僧伽來依法輪者，至無席以容。二十二年大建堂宇以居之。橫川珙四傳至東生明公，德業孔嚴，水雲奔湊。乃傾己橐，購余氏海塗之田一千餘畝，名其莊曰「廣利」。東生五傳至雪窓光公，寺復新。豪家所據諸莊田土園林，盡復之。且以詔使之臨，祗奉無所。至正十年春二月，又造承恩閣七間，黃文獻公溍為之作記。雪窓傳之性空達公、大千照。自宣密至扶宗宏辯禪師約之裕公，已歷

六十三代矣。禪師以笑隱訢公法子入我國朝，自廬山圓通補選其處。戒律精嚴，言行一致；智慧福德皆絕，出乎等夷。從洪武初元以迄今，燕坐十年，宗綱丕振；風雨不動，安如泰山。寺之耆舊竭其力而翼贊之，有若岳林住持元輿築黃賢塘，得田二千畝，名「報本莊」；有若僧伽師効，率其屬元輿、智起、智寧、智華、處仁等，市史氏之田一千餘畝，名「中義莊」。二莊皆與「般若」為隣。大佛殿則又智起葺之；撤其房廬為下蒙堂，則白雲住山智珠營之；補東塔院者，沙門自悟也；造西塔院者，又元輿也。西塔肇建於唐元宗，東塔在迦葉足跡之左，即寶塔所湧之地。下至雜室，則又出於智寧之力也。凡寺制宜有而摧敗不支者，悉舉而更之。禪師念締搆之難，不可無以示來者，俾其徒師秀至浦陽山中徵文以為記。嗚呼！大雄氏真身舍利，乃戒定慧熏脩所成，必八吉祥、六殊勝之地方妥安之。其在震旦者一十有九，惟阿育王山顯著特異。自晉逮今，歷一千九十七年多，國王大臣以及氓隸，靡不皈依；金重寶，施之弗吝。當其祥光發現，瞻之仰之，不趑嬰孺之思父母。蓋如來以慈悲願力攝受有情，神通廣博，隨念而應；所以啟功德之信心，祛塵勞之妄念也，何其至歟！然而臨師位者，多名世之士。秉法門之正令，颺旋霆奔。一入其庭，心空疑釋。致使舍利之盛，久而滋彰；名重五山，光昭佛日，此亦幽明兩致其極者也。禪師起繼芳躅，益殫志慮。當鼓魚寂寥之時，熾然建立金碧燦爛於水光山色間。浙江東西，未見有如斯之盛者。是宜詳記之，使後人扶植於悠久也。寺東一里餘有聖井，靈鰻在焉。相傳隨塔而至，呼為護塔神。折鮮花誘之，輒二紅蟹導之而出。因作淵靈廟祀之，以與塔相關也，特附見焉。銘曰：

巍巍大雄　攝受有情
持紅日輪　中天而行
照燭大千　洞見毫髮
靡物不昭　無幽弗達
靈明入滅　有不滅存
五色神變　萃斯骨身
無憂之王　摧碎七寶
造塔收之　萬物旋繞
誰放指端　白毫相光
藥叉奔逐　隨光瘞藏
支那之國　海東之域
鐘聲發祥　塔乃湧出
上自帝王　下達民氓

歷代崇之　精白一誠
惟其所在　天龍訶衛
有感則通　靈光顯瑞
神燈暈紅　烈火隕空
或射九天　明如白虹
千目環覩　如佛出世
攀引莫能　繼之以淚
依之主之　代有偉人
據蓮花座　說法如雲
四方駿奔　孰非龍象
一喝之餘　凡情俱喪
聲應氣求　霧滃雲蒸
千有餘歲　無廢不興
有大導師　來接遐軌
佛智之孫　廣智之子
長眉廣顙　大類慈恩
其徒翼之　各展度門
涌殿飛樓　聳起無際
化海為田　有禾穟穟
像教陵夷　嘅其永嘆
涮河西東　似斯貫難
法王能仁　覆燾無外
佛子體佛　引之弗替
昔人有言　難逢者時
優曇之現　四種來依
疇無舍利　中含法界
亦有樓閣　不涉成壞
色非青黃　其光煒煒
不假彈指　諸門洞開
慧達荷擔　直入無礙
手擎摩尼　於法自在
玉几之山　其青無瑕
瀼雷常鳴　諸天散花
敢告來者　以纘以述
功烈巍然　與山無極

洪武十一年戊午春三月十五日，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

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頤菴集序

大雄氏開宗演義，而阿難陁獨以多聞解佛所說，如水傳器，筆而傳之。微斯人，則藏之大訓未必流布廣遠如今日也。達摩直指法門，不立文字，而六祖大師乃曰「即此數語，亦是文字」。然則文字固不可廢與！葢因文悟道，則文字為階；妄道溺文，則所知為障。《楞嚴》法喻數端，而慶喜方悟微旨；《法華》授記，必歷多刼乃應供正覺，此本末輕重之辨也。自佛法入中國，中國比丘得法而能文者不可殫記。永樂間，頤菴禪師以臨濟正宗薦蒙太寵；然常結交士大夫，如金太僕輩不過以詩僧目之。余讀其詩，乃歎其深悟心法之要，而時人未之識也。其讚《華嚴經》曰：「如大圓鏡，暎徹大小，一切無遺。不壞有為之相，不著無為之理。」贈圓覺會主曰：「發清淨心，不墮邪見；遠離幻化，六根四大皆令空寂。法性平等，如金既銷，不重為礦。事障理障，畢竟不生。」贈獨峯曰：「日月山川、草木雲電，覽乎目、觸乎耳，莫非妙淨明心所有之物。能於此而證之，則心境混融，物我雙泯。」嗟乎！此皆其心法有本而時出之，故沛然無礙而足以明道闡教。非深知輕重之辨者能之乎？其他詩文，亦皆朗然絕俗而無寒儉之氣，與貫休、如壁不相高下。大抵發於心得之餘，未可以言語品題之也。頤菴之五世徒曉無作與余遊。無作亦通儒佛書，能詩，而尤精進於三摩，葢又得頤菴之正宗者。間以序請，遂不辭而筆之。重光單閼之歲白露節，前進士・天官尚書郎豐坊序

四明阿育王寺重建塔殿募緣序

余少時覽閱圖記，明州阿育王寺有釋迦佛真身舍利寶塔從地湧出，甚慕異之，乃萬　丙子居先大夫喪。既襄大事，以九月既望渡浙江，上鄮山禮塔，冀資先大夫冥福。至則塔櫝藏于寺僧之室，余命僧奉至佛殿恭拜。啓觀，高尺有四寸，廣七寸，體質殊異，莫辨其何物所成。中懸小金磬，覆如葢，徑可寸許，舍利綴于磬之下，圜轉不定。余初見如珠，其大如芡實，已如彈丸，已加大如[瓜-、]，如車輪。五色變幻，光彩射日，不可迫而視矣。時偕友胡考寧見白色大如梧子，相隨二童子見如菽粒青色，餘人悉無所見。余歡喜踊躍。自念凡夫淺薄，奚以感大聖人瑞應若是？實先大夫德善神超之應也已。復周覽遺蹟，憮然興嘆。竊惟此塔在我東夏已歷千三百餘年，晉、梁、唐、宋之盛王，有建塔亭者，有搆塔殿

高百尺者，有造沉香浮圖黃金塔以護藏者。逮今亭殿外塔皆廢，而使如來舍利辱在僧室；喧囂庫隘，不足以彰示靈異、肅人敬嚮之心。夫舍利為天人師累刼薰修所成，飛空湧地，神化不測。人既易褻之矣，安知其不耆然轉而之他世界耶？于是謀之有守巡巡海太守諸公暨四明賢士大夫，重建塔殿，殿下立石浮圖而藏塔于中。浮圖制如塔，高廣什之，殿五楹，周列廊廡、門垣。雖未能[書-曰+皿]　　，亦以致翼奉之誠、慰人天之仰。鞏皇圖、奠海宇，寧非第一最勝事乎？浮圖之費，余與一二故人勉任之。殿廡、門垣，至今未就。茲住持瓶公戒律氷清，法門龍象，將乞施于四方卿士，余謹序而告焉。若夫塔事始末與先朝崇奉，見蘇文忠、宋潛溪諸大儒之文，不論著也。萬　丁亥春三，南京刑部尚書・五臺居士平湖陸光祖撰

阿育王寺感夢記

余病寓西湖淨慈寺，遇錢唐徐子裁。約遊四明。以八月十六日渡江同歸。抵府城延慶寺，遇永嘉王仲律與任上人，共談阿育王寺舍利之奇，欲往觀之。而李之華父子適來顧，余笑曰：「此吾東道主人也。」遂以廿三日平旦，具酒殽，拏舟行。午至寶幢，舍舟步徃，望見寺門可里許。遇一老者當路，人人為肅揖，甚恭。眾皆笑，其未同也。已而抵寺，僧趨走出迎。入坐，茶罷，僧稽首曰：「昨夜伽藍示夢，曰殿宇將頹，明晨大檀越至矣。今而公果來，幸為留意也。」余不信，僧從袖中出幅紙曰：「早以夢故，請卜者吳金為卦，得家人與大畜。」此其繇詞也。適送出寺門，望見數客，即指示曰：「前來者必檀越矣！」卜者，正路傍肅揖老人也。余大奇之。余素不甚信佛，自丙　　典試應天，病寓報恩寺，取《楞嚴經》觀之，始服其議論為先儒所未發。後觀《宋史》，杜祁公因朱醫而觀《楞嚴》，乃恨其晚；至以咎張文定公不蚤相告。則古人固未嘗不信也。是以比歲喜閱《楞嚴》，愈閱而愈信。今年春又以病尋醫武林，寓淨慈，閱《大般若經》。雖未竟，畧解其大意已。又得《六祖壇經》，觀之，其所謂頓教，正與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者合。因深悔覺悟已遲，而習氣未能除也。今茲示夢，豈余退悔一念有足以感通於神明耶？抑余稍有夙緣，當不至墮落，故神明猶欲以啟發之耶？僧因出募緣疏簿，余乃稽首世尊，援筆而為之跋。稍出微貲，以為之倡。獨愧平日未嘗修證，不足為人所信服，恐終莫之從也。已而觀舍利，詰旦又觀之，果奇甚，與少時所見復不同，因為書二律付僧。又往烏石觀劉薩訶骨塔，正舍利所湧出處。

其山勢面背佳甚，不與寺同也，遂歸。又為之記以遺僧，俾藏之以為後人信。僧即住持明見弟明耀也。詞曰：

神理至微妙　恍惚難定測
及其應感處　洞然大明白
自少落塵網　未嘗解空色
閑居復多病　梵筴頗翻譯
微微見自性　稍稍希定力
在迷乃多諍　有悟原無得
起念欲歸依　靈通已先識
嘉告入僧夢　卦兆呈周易。
豈伊檀施故　正以清淨宅
置彼舍利奇　樂此大圓寂
稽首離欲尊　永言辭執逆

萬　十八年，奉川無能居士戴洵拜撰

重修阿育王寺募緣疏

夫佛者，覺也。覺，破迷也。眾生之迷非一，而如來大覺故，迷無不破也。佛非徒自了，以拯世也。自了則聲聞辟支，號為獨覺；救世則大乘無上，乃稱慈悲。膠有礙實，煩惱結縛從此而生，故佛氏以空宗拯之。萬緣俱空，立臻超脫；作奸飭偽，欺紿傾奪于是焉起。故佛氏以真諦救之，一誠不妄，永越沉淪。灑揚枝一滴之水，則火坑大地悉化清涼；通慧燈一線之光，則九幽酆都遍照皦日。愚夫悍婦，王化之所不能治，而開以佛法，則惕爾皈心；驕卒猛將，誅殺之所不能懾，而臨以如來，則悚然拱手。富貴婬穢者，方當慾心熾盛，而一臨莊嚴寶座之前，則五臟三焦之火頓滅；貧窮困阨者，不勝愁苦煎熬，而一聞假合虛幻之旨，則利害死生之念遂輕。細觀五濁世界種種不淨、種種無常、種種惡境、種種苦趣，而佛氏並皆超之。體圓潔則超不淨，妙真如則超無常，證善果則超惡境，臻極樂則超苦趣。山河大地亦有變滅，而佛性則無變滅；人天賢聖亦有退轉，而佛位則無退轉。歷永劫而獨存，愍眾生而普度。故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僻野，亡不尊崇；自王公貴戚，以至閭巷小氓，咸知信向。叢林蕭寺，丹碧遍乎名山；寶座金身，瓔珞充乎震旦。演大法于龍象，則翾飛蠕動超昇；布威音于魔軍，則羅剎鳩槃懾伏。發善心三寶，以斯因緣，可滅波羅夷罪；誦佛號一聲，如是功德，能銷億萬劫災。豈非恢恢碧宇覆幬群生，浩浩滄溟吐納百

谷，不可思議，無或唐捐者哉？四明阿育王寺者，南瞻勝區、東越名剎也。劉薩訶得舍利于此山，實出精誠之感；陶宏景授梵戒于茲剎，乃成勝力之尊。道場香火殆逾千年，善信依皈故非一日矣！乃邇來殿宇傾頹，僧徒零落，宗風衰替，佛法凌遲，隆惻焉憫之。是用拜手而裁短疏，齋心而告十方：伏願賢良搢紳、善信男女，修萬行首破慳貪，尊六度力勤布施。大則車金輦玉，總是善緣；小則披草抽氈，無非勝果。畚抔土于崇山，功存積累；灑滴水于大壑，澤無津涯。慧眼之所鑒觀，如來之所授記也。隆不勝歡喜祈願之至！謹疏。萬　庚寅年三月甲子，前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佛弟子屠隆和南撰

阿育王寺重修大殿募緣疏

粵自西天闡教，宏開方便之門；東土流傳，尤切皈依之地。布金而祇園肇建，流銀而寶殿斯成。是必財瀝雙施，用能人我皆度。雖莊嚴佛土，等諸相于空花；顧修證菩提，種善根于勝果。斯實無邊功德，敢亡有漏因緣？阿育王寺者，祇奉釋迦文佛真身舍利之地也。昔我世尊降神兜率，託體摩耶。澡練神明，用無生而得道；勤行精進，緜虛靜以圓通。始出四門，終超九劫。拈青蓮於靈山會上，化金粟於婆羅樹間。玉委闍維，珠留毘勒。耶舍放光而分布，法自天開；薩訶聆響以哀求，相從地湧。鄮山標其勝蹟，震旦號為名區。寶剎琳宮，應赤烏而刱造；藻珠貝葉，從白馬以敷宣。瀘侶雲翔，元宗颺涌。藒學士之雄文炳若，宋潛溪之麗藻昭如。是誠欲界仙都、人寰淨土矣！詎意末劫之多灾，遂致四兵之洊厄。蓮花梵宇，鞠為榛莽之墟；靈鷲道場，幾作鯨鯢之窟。奢摩絕迹，皈禮無階。南太宰陸公，宮詹少宰沈公，佛地位人，法門宗主。契三乘之最上，悟四大之本空。興慈悲心，發大宏願；仍舍利之舊址，建藏塔之新宮。朱拱崔嵬，朗摩尼于慧日；瑤階軒敞，護法寶于慈雲。道俗同瞻，人天共仰。維茲大雄之寶殿，猶肰棟宇之傾頹地，是化城僅著清涼之號。居同火宅，誰瞻妙好之容？佛豈無緣，時成有待。茲遇觀察使者暨于守土諸公，操不染心，登無上覺。或搴帷問俗，憩止禪關；或露冕行春，過逢僧話。歎佛緣之廣大，悲象教之凌遲；申飭比丘，總持戒律。住持明見、禪僧如[社-土+專]等，夙悟淨因，勤行好事。六時禪誦，手披竺國之編；一味清齋，口嗜桑門之食。銖積寸絫，鳩工庀材。懼獨力之難支，冀眾心之樂助。用告宰官居士、善男信女，撒貪癡網，結喜捨緣。石火電光，念色身尚非我有；龜毛兔角，顧長物焉用多藏？取彼阿堵之餘，散此剎那之頃。或金錢，或布粟，咸作檀施；或瓔珞，或寶珠，皆充佛供。

庶使摩霄紺殿，平臨玉几之峯；崒地精藍，遠暎金沙之界。塔標霞闕，拱法像以中峨；鼎鎮四垂，擁妙香而圍繞。寶幢前導，松枝現出如來；福地遙連，竹院皆稱般若。何幸叢林之增勝，敢忘檀越之歸功？利益與恒河水同深，福德等須彌山並大。萃稍窺內典，頗解真言；慙無施宅之緣，徒有佞佛之癖。欣與四眾共觀厥成。謹疏。
萬　庚寅歲四月戊寅日，賜進士第・南京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高萃和南撰

阿育王寺重修大殿募緣敘

鄞邑故稱三佛地，多古剎。徃徃據依名山，奇勝環麗，擬於上都。若阿育王寺，則玉几憑其前，金沙護其左。昔利賓菩薩於是求獲舍利，有寶塔湧地之應，葢其尤著者也。寺初僅有塔亭以護舍利，後廼建殿、賜額、鑄佛、寫經。實粉自蕭梁之代，以迄於我明。下上千數百年間，雖時有興廢，而崇禮有加，祥具宋學士景濂碑志中。其在今日，則兵凶之所耗敝，豪右之所侵蝕；一切殿宇皆頹圮剝落，鞠為蒿莽荊棘之區。而昔所稱黃金七寶恭敬崇奉者，且櫝而藏之僧舍中矣。丙子之歲，今司寇平湖陸公來游茲山，瞻禮舍利；目覩五色變幻，因為檀施，稍葺舊址，建樓樹塔。三數年來，舍利殿已煥然一新，而大殿則猶未之及也。住持僧明見等竊咨咨慨之，謀繼為修復，以終司寇公之意，乃請之郡邑大夫官為給藉，屬比部高君、儀部屠君各為之跡，將持以乞於四方。而工力鴻鉅，日惴惴唯不任是思，忽一夕夢伽藍神謂曰：「爾無憂，大檀越且至，事其濟矣。」僧竊而疑，卜之潟吉。質明而剡源司成戴公實來，僧語故且出其繇詞。公慨然曰：「余茲行實以游陟至，而神乃見夢，殆夙緣耶？當力成以無負靈貺。」遂捐橐中裝為之倡。因為文紀其事。於是明見等乃彙次異時名公碑記，與今疏文顯跋，刻之成錄，以示不佞。不佞竊聞：莊嚴清淨，故稱佛土。善根德本，要在夙植。當世尊修行時，至於委棄王位而不顧，割截身體而不恤。而河沙七寶布施福德，則般若經已具言之。何者？慳貪癡愛總屬凡夫，慈悲喜捨乃皈佛道。是知供佛非佞，福田在心。今茲大眾豈無確秉信心、力肩善事，棄象馬如脫屣、捨資財若遺跡者乎？則茲山之勝，行具復振；夢卜之徵，庶為不虛。而不佞亦且樂觀其成矣。因為序，次其願末，以畀明耀，俾携之行橐，以與四方善信觀焉。
萬　辛卯歲閏月朔旦，東海蚤休居士楊德政叙

贈無漏瓶禪師序

世人執壽者相，為諸佛善巧逐破；吾以壽者相祝無漏禪師，抑為諸佛出廣長舌而發諸讚歎。師習天台教觀，嚴持戒品。吾以丙子歲九月渡江，禮育王寺所藏舍利，光明照耀。一以喜夫獲斯勝預，一以慨夫殿宇蕪毀。已而謁師，試一接晤，溦激之曰：「法從奚自？」即云：「台教之人，與諸釋經家，以及禪宗，本出一途，惟台宗為上首。後世淺識之流，彼彼睚眦，遂使人間寥寥，不復知有天台教觀。吾師妙峰上座，痛如來慧命不傳，傳者不入究竟；旦夕與諸經論深為較讐，其疏鈔訛繁者正之，流離者合之，以成一家講席。所從無師智而流出者，賴其齒頰珠玉，以之為進脩。」吾以師為妙峰師之入室弟子，結為法親，游諸世外。蛟門沈公，赤水屠公，同心敦請，作其育王住持。不數年而殿宇山門及諸廊廡禪堂、舍利塔座，俱復嚴餙，海內盡知。師以戒德感人，而勝緣易就。乙未冬十一月二日，師之四十誕日也，吾知師不執壽者相，不執無壽者相，不離壽者相，不即壽者相。昔如來所說壽量，即無量阿僧祇劫，豈在是耶？對有量而言之也。即淨土之無量壽，亦對此土之有量壽耳。若觀音為補處大士，亦無量之有量也。師之壽者相，亦三觀義也：在壽者相，假也；無壽者相，空也；以空假而不即不離，中道勝義諦也。且師住處群峰繞翠，閒雲徃來，松色陰陰，泉聲決決，室中只一佛像、爐香、蒲團。布衲入禪，以佛語為止兒啼之黃葉；隨事而捨，首楞嚴之密因無論師為。示現比丘身，與諸佛之護念。即受世之幽清，而壽者可卜矣。吾以壽者相祝無漏禪師，抑為諸佛出廣長舌而發諸讚者以此。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吏部尚書・平湖陸光祖撰

娑羅雙樹記

甬東阿育王寺之勝，所從來舊矣。其舍利殿之西偏有木二本，森鬱可愛者，娑羅樹也。萬　癸未肖兼蔡公自留都儀部郎擢守吾郡時，移種植此，今已十年所。昔李北海撰娑羅碑，稱其「密幄足以綴飛颺，高葢足以卻流景」，迄今膾炙人口。葢茲木本非中夏所有。余嘗登太華峯，其上葢有娑羅坪。坪以娑羅得名，而樹則僅存老榦，殊勘芬芳。以公所植視之，大不類。豈公素證聖果，獨標靈異耶？其為檀越，功德無量，是惡可泯也？適余讀禮山中，偶偕李遇齋太僕遊覽及此。因有感而記其歲月，庶幾比于甘棠云。公名貴易，字道生，戊辰進士。今為浙江按察使，閩之同安人。萬　癸巳長至日，監察史・門人林祖述記

募方冊藏經疏

經者，契經也，謂上契諸佛，下契眾生之心也。又經者，徑也，謂眾生所繇至於佛乘之徑路也。如來以千聖之妙理，而悟之於心靈；又以心靈之妙理，而宣之於金口；又以金口之妙理，而載之于黃卷赤軸。謂之載道之文，非世間外典文字之比也。學人悟道於經文，則是得魚兎而忘筌蹄；泥經文而遺大道，則是執筌蹄而失魚兔。得魚兔而忘筌蹄，故阿難有結集之功；執筌蹄而失魚兔，故達磨有不立之訓。達觀大師、密藏和尚，與陸太宰與繩、馮司成開之諸公，重刻經律論三藏，制為方冊，同于外書，便于流通。余嘗云：「以內典同外書，得無起世人褻經之漸？」乃開之謂：「輕褻有之，流通亦廣。以流通之功贖輕褻之罪，是如來之所寬也。」余曰：「否唯不。」唯舍利殿秘藏上座，年少聰慧，博通教典。將來且應天官之請，據雲光之座。欲遍讀方冊以恢見聞，願我輩助成之。饒益人天，耳目法界；入三摩地，種八福田。是亦一時盛事也。萬　壬寅夏六月，娑羅道人屠隆合十書

四明阿育王寺舍利殿重建藏經閣募緣疏

蓋聞三寶藉十方以護持，萬法本一心而造作。是以天開聖剎，咸登白社之壇；佛演真經，普蓋青蓮之宇。梵筴貝葉，來自西天；玉軸琅函，廣流東土。固宜翬桷閣以珍藏，極莊嚴而供奉。我明州為三佛道場，育王為四山領袖。金沙、玉几，標山水之靈；殊勝、吉祥，宛祇陀之景。自舍利湧現於烏巖，經律負馱於白馬。肇基晉室，騰光歷朝。建九層浮屠，造七楹經閣。有承恩閣以報寵命，有宸奎閣以煥文章。無異堂、不二堂妙相尊嚴，明月軒、碧梧軒僧僚棲止。世遠莫稽，明興[日/折]盛。舍利殿成，佛靈有感；藏經閣闕，法寶無尊。住持理公，教觀精修，慈悲迥蘊；欲建藏經之閣以為法寶之區，暨法堂、禪堂、東院、西院等，持冊而睠不佞。不佞白之家大人，鄉搢紳生踴躍心、起津梁願。然大廈非一木所支，白裘豈一狐所製？崇山畚群土而成，巨浸匯眾流而浩。為此遍叩十方檀信、八閩賢良。或捨梁棟之材，或施椽桷之具。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無量福德，不朽功勛。一草一木之良因，千劫千生之妙果也。惟願法界有情，同入檀波羅蜜。萬　戊申歲春，承德郎・尚寶司司丞沈泰鴻撰

舍利殿華嚴經期塲募緣疏

諸內典並如來金口所說，妙義元詮不可思議；金錍拭翳，寶筏度迷。獨《華嚴》八十一卷，廣陳法界，普示津梁；力用宏深，功

德奧衍，為諸經之鄧林滄海。余嘗約而論之，苟通妙義，則八十一卷《華嚴》無過一句；如其不通，单提半偈纏不了葛藤。阿育王舍利殿無漏法師開華嚴道場，大集緇素，諷誦三年。顧徒眾既盛，山寺荒涼，無從取捨齋供，未免藉乎檀波善信君子。有能供養沙門，福田無量。許君華藏法界香水大海，彈指可到。萬　戊戌浴佛日，奉三寶弟子屠隆和南撰

贈秘藏法師住持舍利殿序

在昔釋迦世尊滅度後，闍維得舍利八萬四千。阿育王以神力分散四大部洲，供養我震旦國十有九處，四明鄮縣其一也。晉時劉薩訶東來脩誠，舍利塔從地中湧出，遂建道場。二千餘年來，累著靈異。近代平湖陸與繩太宰隨喜舍利，感現神光，大如車輪。遂發心重修殿宇，延無漏法師住持本山。其後慧廣師來，復感化佛全身，得未曾有。乃發三昧火焚其四大，以報佛恩，而舍利之名益顯赫於海內。無漏言笑不苟、戒德精嚴。其徒秘藏則慧朗洽聞、蚤通教典。青年說法，即高臘耆宿讓之。兩登講席，多所開悟。爾者無漏示寂，首揆沈公念名山常住不可無人，屬禮曹給箚拜官，以秘藏充常住，遠近善信僉謂得人。夫沙門好修德，行無闕矣，而教典不聞，短於講說，議者謂之啞羊僧；講師諳教義，學有聲矣，而修持不力，戒行有瑕，議者謂之能言鸚鵡。六祖目不知書，頓悟入道，而壇經一部理趣斐然；雲光說法，至感天雨花；而脫不遇達磨，終難紹承祖位。斯沙門之所以貴行解相應也。秘藏既精通教典，又瑩潔好修；人天共欽，自他俱利，名山其有興乎！頃台宗有人，門風丕振。燈公開化於幽溪，芳公闡教於鑑水，秘藏繼之，台宗其有興乎！余與沈公並護三寶，公子雲將護法修行，更益翹勤。樂名山之有人，而舍利之光明無量也！於是乎言。萬曆乙巳春二月，前進士・禮部儀司郎・明州屠隆緯真甫撰

重脩四明阿育王山舍利塔殿募緣疏

蓋聞佛性圓明，常瑩瑠璃之色；法身清淨，恒開薝蔔之香。惟釋迦如來悟真空而登大覺，圓智以入三摩。西證道於天竺，東流法於娑婆。住世七十九年，化身百千萬億。慈悲願力，普度群生。廣大神通，包含萬有。由是世界閻浮半為梵剎，名山勝水盡屬僧寮。我四明阿育王寺，釋迦文佛舍利道場。先白馬以分置，後赤烏而肇興。耶舍放光，慧達現瑞。湧浮圖於鄮嶺，騰寶焰於松枝。龍天圍繞，緇素皈心。塔額「光明」，親揮宸翰；殿顏「妙勝」，寵錫御

書。王公貴戚，輦金輿玉以莊嚴；白叟黃童，航海梯山而頂禮。儼若颺旋霆奔，川涌波馳。求現如來瑞相，快瞻妙喜之容。崇奉隆於前代，東坡之碣彰彰；靈異著於屢朝，潛溪之文炳炳。歲萬　丁丑，平湖陸太宰目覩吉祥，為檀越倡；王司寇躬逢殊勝，作功德主。吾鄞屠儀部及不佞，啟六度慈門，樹三寶赤幟；總為能仁之砥柱，佛法之金湯。敦請無漏律師鼎建塔殿伽藍。丹碧榱題，輝映乎玉几；虹霓甍棟，洸漾於金沙。彷彿鷲峰，依稀鹿苑。上以祝釐聖壽，下則奠安海邦。猗歟盛矣！夫何頻年以來，不無摧朽。積累氷霜，瓦石為之圮坼；飄搖風雨，橑桷因而傾頹。頂蓮華寶蓋以淋漓，翻貝葉經文而滴瀝。本住沙門，安得據蒲團而脩淨業？十方雲衲，無從憩瓢笠而面慈尊。於是住持僧秘藏理公矢心重葺，乏布地之金，徵疏於予，乞寰區之施。夫巍峩寶殿，刱固甚難；而老大工程，脩亦不易。自非廣作津梁，焉能亟新輪奐？所願宰官長者、居士善信，共興隨喜，大作檀波。則一念功德，植善根於福田；即三生勝緣，超道筏於彼岸者矣！萬　己酉歲仲秋，中極殿大學士沈一貫撰

秘藏理法師住持育王舍利殿叙

夫佛法圓通無礙，如風之過樹、月之行空，入而不有，涉而無心。野馬也，須彌也，無不往來，而實無往無來也。世顧有以因緣幻合認為真身；不則稿木死灰，塊然獨存。皆墮邊見[幺/大]。不知，即有假也，離有空也；不即不離，雙遮雙照，斯中道義諦乎！天台智者大師，始濬止觀之源，妙在雙忘。四明尊者衍其脉，妙峰法師嗣其流，而有門師復疏其[泳-永+(瓜-、)]。台教且駸盛於東南，而名山甬水，講席獨寥寥焉。眚平湖陸五臺太宰，一至阿育王寺，感舍利祥光，輒偕屠儀部及家大人捐俸搆殿，以翼奉之。即檄無漏瓶公住持茲山。瓶公獨持梵唄，一念事佛，庶幾過量人也！廼有高足秘藏理上人者，俗饒姓，宛陵世家也。神氣清朗，性慧機靈。嘗受業於兄博士弟觀我君，通儒佛書。雅慕出世間法，遂發宏誓，願剃草持戒，苦行焚修。歷名山聖水，隨掩紫阜禪關。三心不住，四相俱遣，已證如來三昧矣。至登寶座，闡法清涼，直令如來印可，幾落天花。而環聽者如夢甫覺、醒初醒。蓋傳有門之心印，而闢金繩之覺路，其功德不可勝道者哉。彼台宗嘖嘖稱上首，而海內縉紳諸公，輒傾蓋為把臂交，厥有繇矣！頃瓶公示寂，則住持宜屬上人。且周太史命本師付囑在耳，僉議允愜，而上人固遜法兄慧日。適家大人請禮部箚至，命上人冠帶住持，領眾焚修，祝延聖壽。邑大夫魏公隨錫華額曰「摠持教觀」。噫！豈機緣福德，數固

有定耶？上人自是當升猊座，為諸四眾時時說法，而天台教觀且潢然四達矣。或曰：「上人修淨土妙觀者，今廼不免盤桓世諦，得無遠菩提乎？」余曰：「不然。夫真空湛然，具足諸相；妙有圓照，纖塵不立。有住者，身也；不住者，心也。昔如來化千百億身，大士現種種形，遊諸國土。即若太空浮雲，雲去而影不滯，而空性湛湛；明鏡曠物，物去而形不留，而照性如如。彼客境塵緣，曷足罣礙乎哉？」襟宇方君、元素潘君，與上人方外芝蘭也；以余為佛法之金湯，故求余叙。余遂筆之如右云。萬　乙巳歲仲春月吉旦，尚寶司司丞・於越沈泰鴻撰

阿育王寺禮舍利記并募緣修舍利殿疏

予從海上遊補怛洛迦，還至育王寺，一齋宿。明旦，舍利殿焚香禮拜。堂僧啟龕出寶塔，予捧向東諦視，見金鐘鮮明耀目，懸坐金佛一尊，大如指。同遊者各異見。再捧視之，見金鐘五角綴小彈丸，晃耀蕩漾，不可正視。久之俱寂，但見垂一珠，黃白狀如琥珀色，僧眾贊為希有。至午，復請觀之，始見鐘有稜，底平若有文。舍利從中出，紫色，小指大，長一寸有奇，經二三刻不變。鐘底文久視之不能辨。有同行者以不見舍利光為恨，予曰：「否，否。佛地光明時時現前，何待舍利始放光耶？」逾月達金陵，遇育王住持理公秘藏謁予于長干里僧舍，謂：「舍利殿刱始太宰陸公，歲久漸圮。泰和郭陵舄覩舍利異相，發心製七寶龕，業有成。復欲勸緣修葺殿堂，莊嚴一切，是檀波羅蜜最勝功德。乞一言助郭公子願力可乎？」羅子曰：「佛法入中國，宗教並傳已滿塵剎，唯栴檀像、阿育王塔、長干里報恩寺塔三者為佛寶。如來涅槃後，像教為尊，此三寶即真佛出世。況育王舍利靈變莫測，隨人根器顯示諸相，尤為神奇。」旃檀、報恩在兩都，官家時時供養；而育王寺僻在海濱鄮山最幽，非發心堅決不得至，貴人車塵逾益稀尠。夫佛寶最神奇，最宜崇奉；而官家遠，貴人不得數至。即欲崇奉，勢所不能。故能發心莊嚴鄮山者，比諸發心，百千萬分不及一。郭生如是發心，如是莊嚴，亦檀波羅蜜之優曇花也。而因郭生發心者，功德與之齊等，無有高下後先。不佞貧，客邸更貧，贈人以言不敢讓，因綴禮舍利因緣，贊郭生之成。萬　壬子孟冬朔，前禮科給事中・吉水羅大紘篹

四明阿育王寺舍利殿莊嚴佛像募緣疏

夫舍利者，乃如來戒定之餘勳；佛像者，為眾生功德之廣聚也。昔者世尊霜林滅度，所遺舍利八萬四千；震旦國中十有九處，唯阿育王山顯著特異。自晉逮今，歷千有餘年，上至皇臣，下及民庶，莊嚴皈依，可稱盛矣。邇者平湖陸太宰公，祇陀再世，紺殿重新，乃樹石浮屠（高二丈五尺）於殿中。而我守庵大師又謂徒石不足以偉舍利之尊，乃餙之以黃金，遶之以欄楯。巍巍乎，恍恍乎，真若靈山之地湧，淨土之幻出矣！功卒而住持理公秘藏相謂曰：「舍利固光明矣，柰無佛像乎！」乃問序于余。余曰：「舍利，如來之遺體也；佛像，如來之遺影也。然遺體不可多有，遺像則易可彷彿。是以舍利則宜秘奉於寶塔，佛像則宜高顯于嚴堂。兩者備矣，庶使清信之士，未覲舍利，先覩如來。見佛像願生恭敬之心，啟舍利再發難逢之想。而福田善根不於茲而深植乎？」是知舍利寶殿而佛像尤不可無。其施財功德將與供養舍利者等，尚可思議乎哉？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經筵日講・協理府事・教習庶吉士周應賓，萬曆丙辰歲中秋日撰

四明阿育王寺舍利殿化齋僧緣疏

夫精藍鼎建，緣固藉乎資成；海眾雲臨，功尤先於博施。茲吾明阿育王寺舍利殿者，釋迦如來真身所在。以無住之住，住茲鄮城，神光忽從地湧；以非通之通，通彼塵劫，梵樂遠自天來。誠與峩嵋、五臺比肩，補怛洛伽並駕也。求現光現瑞之奇，四方響應；聚乃聖乃凡之眾，千里星奔。柰何寺臨海僻，殿處山陬；峯高玉几，几可安禪；井滿金沙，沙非飯本。一瓢空夜月，無以供億萬之傾心；孤突冷朝煙，寧忍視大千之枵腹？於是住持理公敬叩朱門，遍求巨室；有能損倉廩之有餘，助齋厨之不足，則純陀妙味遍飽緇流，檀度功勳遠逾香積矣！萬　丁巳春三月，兵部尚書泰和郭子章撰

四明阿育王寺請藏募緣疏

余自少至老，徃來車塵馬足，強半在紛囂。雖垂魚秉笏，頗多烟霞癖，惜未訪翁洲金塘，借鹿渾伊連以洗五濁塵染。至于鄮峰、洛伽之靈踪異跡，尤所皈心，而不得一禮，然已栩栩神飛矣。其地深山大澤，高僧宿衲每出其中。四明廣利禪寺住持理公，戒珠朗耀，悲願宏深，可謂智者之台宗再振，慧達之寶幢復建；欲眷眷流通大藏，屬余為之疏。嗟夫！空門顧有隱淪之奇，結茅堂，蜜幽僻，絕塵問之，則豹啼猿嘯、石冷泉寒，其莫逆也。一意空寂，謂

無眾生可度，世尊且以焦芽敗種呵之。使無度世之願，而法不可宏矣。良由眾生根有利鈍，故法有頓漸。慨拈花之旨既杳，而三乘五教隨眾生機緣而成就眾生。世尊以一音演一切修多羅，塵沙國土無量諸菩薩，無量諸聲聞緣覺，一切四眾天人，以及有情無情，無量阿僧祇眾生，隨類皆得解脫。世尊說法，為破暗燈，為渡海筏；眾生聞法，如病得醫，如貧得寶。此法乳飲法子，慈恩實無盡。自雙林示寂，佛不可見。經，佛語也；聞佛語即面奉滿月能仁也。理公頃將請藏還鄮，大轉法輪，自利利他，真震旦殊勝，增此段因緣，已為三世諸佛手摩其頂、衣覆其體。惟宰官居士、清信士女，共舉施助。一沙一塵，得福甚多，不可具說。余多生多障，塵劫塵勞，沉淪綺語業海；老而厭離，於法寶不啻饑渴嗜之。又愧福不圓修，困頓嵐烟毒霧中；揮戈擊劍，魔撓萬狀。今幸脫纏縛，寄傲長林豐草，無心出岫矣。它時移雲裝於玉几金沙，借山下幽溪為鴟夷五湖；更得諦聽理公為四明眾生作大獅吼，廣說教乘。但言智者與慧達兩師在常寂光中，亦出廣長舌，歡喜贊嘆無量耳。萬　甲寅仲春朔，寄園居士泰和郭子章撰

瞻禮鄮山阿育王寺舍利塔記

原夫舍利云者，乃骨肉髮之英，而戒定慧之所熏脩也。我佛熏脩累劫，三昧之餘，得舍利八斛四斗，其三之一留人間者。阿育王役驅神鬼，一夕造寶塔八萬四千，分置四大神洲，而震旦得十有九。鄮山阿育王寺所藏塔，則十九之一也。相傳瞻禮之際，間或放大光明；五色煜燿，隨人根緣，靈變莫測。至若平湖陸太宰見光如車輪，豫章涂光祿見金龍盤踞，則垂之序記最異而可徵者也。萬甲寅之春仲，予居先君喪。襄葬以後，約同志者南禮補陀，為先君祈資冥福。[這-言+歹]之日，遂至鄮山瞻禮焉。同行者為董信伯、張孔時、陶君奭、余家六兄伯瑞、七兄伯趙、九兄伯兼、季弟伯神；而豫章郭太乙、常山詹仲光則皆後先至補陀，遇諸途而過從者也。初捧塔視之，見塔內懸一小金鍾，鍾內綴一白珠，或如黍米，或如豆，或如蓮子。雖大小稍殊，其為白珠同也。獨季弟則見一物如新菱出殼，兩角垂絲，絲綴以珠。張孔時見珠色如蒲萄，為少異。遞視將周，信伯方旁睨，忽大叫，曰：「塔內露紅光一片，如桃瓣，莫可迫視。」余私念，舍利光稍稍現矣，獨恨根緣淺薄，不獲一覩靈異，因遞取塔再捧之。纔入手，見金鍾冉冉下垂，長大與塔等。鍾東南角放金光，宛曲若電光。止處結一金蓮花，大可寸許；花光灼爍，流轉作飛舞狀。倏化為兩鍾並懸，鍾角俱有明珠，晶熒皎潔，宛然月光。少頃，則兩鍾復化為兩金蓮，倒垂若覆。時

陶君奭亦見兩鍾，頗與余同。余每覩一奇，輒大聲稱揚、曲道其狀。旁聞者罔不歡喜讚歎，合掌投體而退。住持理公因為余言：「昨歲有一豫章郭童子，止見觀音大士頂塔而立，餘無所見。」童子即郭太乙之猶子也。太乙尊公為青螺先生，舉家崇信，作無量功德，此童子必菩薩化身無疑。若余夙性愚癡，少不信佛。每見人談佛，輒橫口與辯，不勝不休。年來頗覺皈依，然尚未能深究其旨而篤信其教也。何根何緣，忽覩此異？豈我佛慈悲，憐憫於愚癡夫更為切至，故特現瑞相種種，以發其信心，庶幾不終淪墮耶？因記其顛末而系之以偈。偈曰：

妙哉舍利光　具足諸瑞相
大千界眾生　以歷億萬劫
見隨根緣異　神光本自然
我願世間人　各具大智識
見聞此光者　咸生敬信心
無負我佛恩　乘光生極樂

萬　甲寅春三月，越虞檀燕山人徐如翰記

娑羅林遺草序

嚴儀卿云：「詩有別材，非關書也。」予竊疑之，迺今於四明州之玉几峰得覩名言祇樹　有曉發。追憶余友慧日者，屏居阿育王寺莎羅林中，故其所著以娑羅名，志地也。先是母藏知空，稱齡入道。一瓢一鉢，多依雲水之踪；載咏載歌，不墮聲塵之習。閒成韵語，寧事推敲？暢彼幽悰，居然風雅。尔乃年甫四旬，遽掩娑羅之雙樹；草餘一帙，堪分舍利之千光。嗟乎！神鍔沉輝，智炬失燄；撫今追昔，益感無常。斷簡殘編，忍捐虛篋？比者隱鱗居士，搜選厥遺，秘藏法兄，謀鋟諸梓。敦方外脊令之好，行寰中文字之檀。不藉陽秋，何論月旦？日湖圓復撰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五卷目錄

神明效靈(偈四)　(郭子章)
護塔靈鰻菩薩傳　(釋賛寧)
淵靈廟禱雨記　(李柄)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五

泰和　郭子章　相奎父　編

泰和　楊嘉祚　邦隆父　校

△神明效靈

人貴於物，物靈於人；非謂倒置，一念之真。矧彼脩利，自稱大權；亦有羅漢，役鬼因緣。金沙之井，靈鰻夭嬌；魚中有龍，効靈非小。人亦有龍，自不知聖；辜負己靈，埋沒佛性。志神明効靈。

護塔靈鰻菩薩傳

靈鰻者，不測之神物也。按《感通傳》，南山道宣律師問天神陸元暢曰：「四明聖井靈鰻應現如何？」荅曰：「護塔菩薩也。」寶塔東來，相隨而至。沿古抵今，四方道俗以名香異花引而觀之，咸見游泳於澄泉之內。井在阿育王寺東，可一里餘。兩山夾路，下可百步，陰沉可畏。故無旱暵陰霪，常湛湛然。中引脉而出，冷然涌溢。鰻也欲出，則有二紅蟹先行，若前驅耳。身長一尺五寸，其餘大小應量不可測也。首鼻如黿龜，聳雙耳；腦有金星，或現銀星。其尾如鱧，其色黃黑，其鬐長銳。潛泳水中，有慢傲之趣；盤旋梵下，有恭遜之形，夭嬌焉，蜿蜒焉。掬而嗅，無魚鱉之腥；投而沉，無網釣之懼，實謂龍類不藏者也。泉有飲者，差疾滅罪。相傳謂之聖井魚，謂鰻菩薩也。唐僧宗亮詩云：「散盡殘雲碧甃開，靈魚石縫露星腮；寒生鏡底長清淺，泉脉流從印土來。」咸通十年，刺史柳韜、判官蘇乘，各領家屬遊寺。遍觀靈跡，不信鰻魚。捕入桶中，封歸州宅。約三日無兆即烹之。至期開烹，殊無所覩。差人至井，見游泳跳躍。其年有僧到寺禮塔，三年為誓。有了角兒為之供侍，不須工價。期滿禮畢，酬直不受。乃告曰：「吾是井鰻，助師禮塔耳。」一僧到寺，相貌奇異。至井見鰻，掬之歸院烹

之。既久，唯留涎沫。徃井看驗，巡甃而行。貞明二年，錢武肅王迎舍利寶塔於錢塘，造九層浮圖，由是靈鰻不見。寺僧頻齎名花，誘之無蹤，咸謂徃衛寶塔耳。同光丁亥歲十一月，武肅王夢一菩薩首戴結鰻花冠，兩掖挾蟹。因問大師法崇其故何祥？答曰：「是阿育王寺聖井靈鰻來護塔耳。」乃命近都戴詮徃井視之，止見一鰻。即遣近侍吳頊、五都將何新，同僧清福、宗韜，備香花徃迎銀星小鰻。時氷雪正嚴，而吸花宛轉。遂於塔西就山根鑿三井安之。凡遇佛生日，道俗咸集，必齎花至井；誘之則躍而出，見者莫不傾心也。癸巳年，重修阿育王寺，見在聖井游泳，方知靈鰻護塔，來去無常，不可思議哉。丁酉歲，大師因勝充寺綱紀限滿，交付下次見鰻為証。同守碧甃，經月無蹤。上山伺之，見在路側。仰腹青膖，蠅蟻交啀。同見僧雲相謂曰：「此是靈物，不可謂殞。」以木盛之，埋於石畔。俄爾見在井中騰躍，遂聞于文穆王，降香敬之。辛丑歲，明州境上阿育王寺界多風搖雨，鄉老皆言靈鰻歸井，頻有見者。寺僧惠與道侶數人至井，見游跳如昔。戊午歲，錢塘井亭煨燼，井泉亦竭。王命再造起磚井。尋陰竇，杳無遺蹤，咸謂靈鰻已先歸四明聖井。僧皓卿上狀言：「王若建九層浮圖，靈鰻自可迎歸。」癸亥十月，王遣錢仁晃、褚延昌押花舫，設佛像；選高德僧昱從、守賢、子蟾、賛寧，預馬遠詣鄮山阿育王寺井所，開建道場，即日便得靈鰻。子蟾又於露井得小鰻，同罌盛歸。明日，威儀將發，天飛細雪，皆言天花矣。夜泊州西，即失小鰻，眾皆驚異。平旦，舟發西渡，申刻已到餘姚，其神速又如此。既達江岸，文穆王躬扶罌入，廣興佛事。戊辰八月中，鰻見外井。燭照中井，別見三五鰻交橫跳泳。時眾或見滿井，皆不可定也。明州太守迎歸本廳，作法會祈禱。忽見青菸而殞，太守秘之，送還聖井。啟罌投之，則舉跳入穴矣。嘗試論之曰：南方澤國，炎土山墟，或習坎之間，或麓陘之穴。在隰澗者謂之溪鰻，處井窟者謂之土蟯。今會稽應天者謂之螭蜃，則大禹帝鎖之；南康江浒者謂之小龍，則許真君禁之。昔有不信者，或烹之化沫，或食毒害人。彼不附浮圖，不護聖迹，猶或變化難測，况此菩薩之應現耶？或問曰：「既為菩薩，水族何勝此嘉稱？」答曰：「華嚴會中，微塵眾類皆受佛子之稱。經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眾生。眾生與佛心更無差別相，所稱何恠哉？」曰：「菩薩紀質分形，故無定約，何謂鰻類？」答曰：「且龍之變化也，或鱧或螺，為梭為鯉，豈定形耶？」又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今觀靈鰻也，護寶塔、利羣生，若兜率蜂王警諸天而談跋致，靈山龍女破五障而趣菩提。交光於星宿海中，牙映於帝網珠內。是知菩薩，不必手擎如意、身挂花鬘，然後始謂之；但隨所應現護寶塔耳。賛寧輒搜既徃，顯神化之無方，安

識將來在聖朝之獨久？後之徵驗，引而伸之。炎宋開寶五年，歲在實沉周朔旦，左街僧統賛甯述

淵靈廟禱雨記

乾道二載夏六月不雨，農以病告。郡用故事，分遣僚屬並走群祀，乃檄柄與權節度推官王道，禱于淵靈廟鰻井，且俾迎鰻以來。廟在東郡三十五里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井凡七，相去數步；水僅盈尺，蓋鰻之所居。鰻寔能致雨，故歲旱又禱於是。柄、道被命，以甲申至寺，具香花、集僧，俱步入祠下，焚香致意。梵唄鐃鈸，繞井三帀，未見也。柄懼齋戒弗虔，無以格神之靈。且亢暘之月久，害必及民。顧何以復于郡？又再拜而告曰：「太守閣學趙公，治民事神，無不用誠。幸以民之旱，俾柄有求於神。神何嗇焉，羞淵潛而不見？使千里禾稼坐至於槁，甚非太守望神之意，亦神之羞也！」少焉，蜿蜒浮遊於祠東第二井。舉沙囊以迎之，遂躍以入。僧俗驚喜，咸曰：「鰻不常出也。昔時至禱者率一二日乃見，未有若是之速也！」乙酉以鰻入郡城，置于白衣觀音寺。建道塲，雨雖即應，而未沛然。越己丑，太守乃躬率群官致敬，奉鰻于郡治禱焉，是日天乃大雨。明日又自晝雨，凡三日。高下霑足，市井田野歡呼歌舞，皆知所自。逮壬辰，又遣柄送歸鰻井。既拜，雲興雨作，及寺乃止。翌日，定海亦以鰻歸，先我而至。盤旋數刻，逮是之入已，始俱不復見。嗟乎！鰻之為靈也昭昭矣！柄自念承乏劇邑，公有租賦，民有衣食，其責在己。平時愚陋，益已見於政事間。當遇歲旱，既不能坐薪自焚，示信百里，深有愧於前古，又豈能感冥冥之神哉？竊謂太守有憂民之心，神有及物之功。神之靈，非太守之誠有不能格；民旱，非神之賜有不能蘇。吾太守以誠而致雨，自念以始，千倉萬箱，家給人足，其神之力歟！敢敬書于石。若鰻之變化靈應，聞于舊者贊寧傳云，茲不復述。

七月一日，右承奉郎・知四州鄞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李柄記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六卷目錄

瑞應難思(偈四)　(郭子章)
西晉劉薩訶
宋陳精
文帝
梁武帝
唐太宗
張太元
中宗
國清智晞尊者
武宗
新羅僧
太守黃晟
錢武肅王
宋高宗
孝宗
至元丞相伯顏
明吏部尚書陸光祖
范子鄰
程子鈇
光祿少卿江右涂杰
僧真緣
郡守張文奇
泰和郭孔陵
泰和郭孔太
副使徐如翰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六

泰和　郭子章　相奎父　編

攸邑　蔡承植　槐亭父　校

△瑞應難思

我聞世尊，神用莫測；所餘舍利，大海一滴。一滴之水，大海全收；迷其廣大，棄海認漚。故此舍利，波騰性海；出沒隱顯，神

通自在。或見異相，或覩奇光；難植者植，慶喜洋洋。志瑞應難思。

西晉太康中，并州劉薩訶弋獵為生。病至死，見一梵僧語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愍汝故，宜徃洛下、齊城、丹陽、會稽有阿育王寶塔處，頂禮懺悔，得免。」既蘇，出家，名慧達。徧求會稽海畔山澤，莫識基緒。夜聞地下鐘聲，精誠懇切。三日，寶塔從地湧出，光明騰耀，色青如石。高尺四寸，廣七寸；五層露盤，四角挺然；四面窓虛，中懸寶磬。周以天王及諸佛菩薩、善神、聖僧、天神繞塔，像極精巧。達每聞鐘聲、見塔，悲喜懺禮，瑞應頗多。

宋元嘉中，遣陳精并僧道祐廣興創建。掘基，下得石函，盛玻瓈鐘，覆以銅鏡。又金合，盛銀罌，安三法身舍利并迦葉佛爪一（其色紅）、髮一莖（伸之數尺，置之成螺）。

文帝詔造木浮圖三級藏之。竟陵王欲增成五級，夢神告曰：此塔三十年後有大力人增添。

梁武普通三年，敕建堂殿房廊，賜額「阿育王寺」。大同五年，上座僧綏奏木浮圖隳損。敕岳陽王蕭察增修至五層；施金五百兩，鑄金銅像四百軀；寫經論五百卷；鑄四大鐵鼎以鎮四角。傳至武帝、昭明，二真安塔內，察尋取石函內舍利三顆，浴之，呪曰：「浮者進上。」其最大者浮，乃遣主書吳文寵、僧璉等四法師同進。因敕免莊賦，給兵士三千人，置營防衛。一時名士傾心皈向。

唐太宗時瑞現尤數。

永徽間，處士張太元聞塔前誦《金剛般若》。垂拱間，士曹唐玄默迎塔到越，忽飛在西家屋上，即送還本寺。

中宗敕送供施，詔僧栖曠如法香火。

國清智晞尊者到寺，禮八萬四千拜，旋繞數周。忽紫文印於臂，方整明亮，終身不沒。臨終謂弟子曰：「眾聖封印，心無虛焉。吾定生彌勒內院矣！」

武宗澄汰沙門，塔止越州府庫。宣宗重興教法，塔入開元寺。鄮山僧論請，觀察判官牒希逸判歸育王。大中庚午歲正月，八千餘人傳塔供養，天華紛紛散落如雪。眾以手擎，旋取旋化。夜初放五色光明。

新羅僧盜塔，手捧繞亭，亘夜而行，不離本處。

太守黃晟迎塔歸奉化，登舟頓重，眾力莫舉。

錢武肅王貞明二年十二月，遣弟鏐并僧清外等具舡舫、香花迎塔。明年上元夜回，止西陵岸，祥光照明，江中如晝。

武肅王躬扶綵舁，從行至羅漢寺，廣陳供養。一僧頂戴手搦，一角墮地。隨手安著，屹然不動。虔禱至晚，其角星迸散，始知神

力補鑄。

宋紹興間，高宗見光相殊特，御書「佛頂光明之塔」六字揭於塔殿。

孝宗遣供奉李裕文降香、傳宣迎塔。五日塔至，帝素饍焚香瞻敬，未有所睹。屏左右，再祈再禱，忽舍利塔尖上涌現如月輪相。次日帝又祈禱，舍利復現寶塔兩角，如水晶珠。是日，敕從廓入內問法，賜「妙智禪師」之號。廿九日皇太子精誠祈禱，舍利現寶塔相輪第二層，纍纍如水晶珠。次年正月七日，帝於碧琳堂瞻敬舍利，塔角如淡金珠。是日書「妙勝之殿」四字賜本殿奉安。

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南征，天下歸仁。憐占加僧録安撫江南僧尼事。明年三月，奉旨迎寶塔。五月抵開平府，百官四眾爭先迎睹，如面覿紫金光聚。初三日車駕親臨玉塔寺致敬。是夕瑞光發現，貫燭玉塔相輪之表；自相輪分五色祥光，東射禁庭，晃耀奪目，天人共睹。殊勝之盛，未有若此。

明吏部尚書陸光祖。萬　丙子居先大夫喪。既襄大事，以九月既望渡浙江，上鄮山禮塔，冀資先大夫冥福。至則塔櫝藏于寺僧之室，余命僧奉至佛殿恭拜。啟觀，高尺有四寸，廣七寸，體質殊異，莫辨其何物所成。中懸小金罄，覆如蓋，徑可寸許。舍利綴于罄之下，圜轉不定。余初見如珠，其大如芡實；已如彈丸，已加大如[瓜-、]，如車輪。五色變幻，光采射日，不可迫而視矣。時偕友胡考寧見白色大如梧子，相隨二童子見如菽粒青色，餘人悉無所見。遂懽喜踊躍，重興塔殿。

唐朝范子鄰母王氏不信三寶，鄰逃東都，依廣受寺慶脩律師出家。忽思親，歸寧，父失明，母已故三載矣。因詣嶽廟誦《法華》，求母生處。其夜，嶽帝召謂曰：「汝母禁獄，現受諸苦。」鄰悲泣請免，帝曰：「速往鄮山禮舍利塔，庶可救也。」鄰即詣塔，哀泣禮拜，至於四萬。俄聞呼鄰聲，望雲端，見母謝曰：「承汝禮塔之力，得生忉利天矣！」倏然不見。

明歙縣程子弋，其父中年乏嗣。適友談及舍利塔之靈異，廼欣然齎金往禱，甚虔。忽見舍利白光照映，懽喜踊躍，遂傾囊金以施。即歸，妻孕。後產子弋，生而俊秀聰慧。少年聯捷，今為杭州府節推云。

明光祿少卿江右涂杰。萬　己亥春，搏顙膜拜，禮畢，捧寶塔而觀之。初見有光如綿，自下而上。已而，縱觀者久之，漸見光明焜耀，充滿相輪，如玻璃琥珀，旋轉不定。於時問諸寺僧，寺僧曰：「無見。」問諸從人，從人曰：「無見。」余乃灑然異之，時是二十一日也。翌日，余復竭誠求見。從下眙之，仰見黃光圓潔，平如指掌；熟視則成金龍蟠踞狀，頭角崢嶸，鱗甲具備，第凝然不

動爾。前所見者，光勝於色；今所見者，色勝於光。余乃再問寺僧及從人，復曰：「無見。」於是益嘆靈相之異也。

明僧真緣，無錫縣人。三十祝髮為沙門，法名真緣，道號慧廣。遍參宿、禮名山，歷十六年，得念佛三昧，兼悟性宗。萬　二十六年四月渡江卓錫四明，禮阿育王塔舍利，光中現釋迦佛法身。師慱悲淚曰：「某何德，感如來希有瑞相，誓焚身以報佛恩。」道俗遠近來集，疑信者半。與眾期是月二十五日茶毘上塔山。至是日，師取香油塗身，結跏趺坐，厝薪四周，口誦佛號。足下火起，師端坐，岳峙而化。

明郡守張文奇，萬　二十八年至寺禮塔。自捧諦觀，見鐘內火星五點，光射塔外，與眾同僚各視不一。

明萬　壬子，泰和郭孔陵携男承炅至鄮峰頂禮舍利塔。陵初見如黍米，綴金鐘下。次日復見白珠如芡實，白燄籠珠外。炅初見觀世音菩薩首頂小塔，敷坐塝內；又見一青龍銜二珠下垂等相。陵遂領上願(計銀四百捌拾兩)重修塔殿。并施七寶、檀香、鼗、供具種種。

明萬　甲寅，泰和郭孔太恭詣育王謁舍利。初見如紅珠，又如白珠。禮補陀[這-言+歹]，脩《梁武懺》四日，乃見兩金鐘懸四珠，作珍珠色，并覩瑞光種種。遂捐囊金，助修塔寺。

明副使上虞徐如翰。萬　甲寅之春仲，予居先君喪。襄葬以後，約同志者南禮補陀，為先君祈資冥福。[這-言+歹]之，遂至鄮山瞻禮焉。同行者為董信伯、張孔時、君奭，余家六兄伯瑞、七兄伯趙、九兄伯兼、季弟伯神；而豫章郭太乙、常山詹仲光，則皆後先至補陀，遇諸途而過從者也。初捧塔視之，見塔內懸一小金鐘，鐘內綴一白珠，或如黍米，或如豆，或如蓮子，雖大小稍殊，其為白珠同也。獨季弟則見一物如新菱出殼，兩角垂絲，絲綴以珠。張孔時見珠色如蒲萄，為少異。遞視將周，信伯方旁睨，忽大叫，曰「塔內露紅光一片，如桃瓣，莫可迫視。」余私念，舍利光稍稍現矣，獨恨根緣淺薄，不獲一覩靈異。因遞取塔再捧之。纔入手，見金鍾冉冉下垂，長大與塔等。鐘東南角放金光，宛曲若電光。止處結一金蓮花，大可寸許。花光灼爍，流轉作飛舞狀。倏化為兩鐘並懸，鐘角俱有明珠，晶熒皎潔，宛然月光。少頃則兩鐘復化為兩金蓮，倒垂若覆。時陶君奭亦見兩鐘，頗與余同。余每覩一奇，輒大聲稱揚、曲道其狀。旁聞者罔不歡喜讚歎，合掌投體而退。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七卷目録

福田常住(偈四)　(郭子章)
大唐越州鄮縣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萬齊融)
育王寺碑後記　(于季友)
上塔般若會碑　(李泳)
廣利莊記　(釋本暢)
報本莊塗田記　(戴良)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七

泰和　郭子章　相奎父　編

鄞邑　屠隆　緯真父　校

△福田常住

照世者火，傳火者薪；食輪先轉，繫我有身。如來應供，維摩托鉢；香積國中，喫飯成佛。古人耕鉢，我今耕田；雖曰違律，力田者禪。暖衣飽食，爾今何為？三學勤修，胡患鐵圍？志福田常住。

大唐越州都督府鄮縣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我聞：語寂滅者，本之以不生，而菩薩不能去資生立法；談逍遙者，存之於無待，而神人不能亡有待為煩。吉祥之降，帝農教以耒耜；蒼靈之下，后稷俾其播種。故維摩之毘耶，稽首持鉢，尚詣於香積；釋迦之給孤，洗足著衣，猶乞食於舍衛。是知夫食者不獨乎人天，農者豈唯乎政本？阿育王靈塔寺者，晉義熙元年之所置也。昔孔雀氏宿童子之因果，當金人之授記。暨鐵輪位正，寶塔功成；計鳥道之千里，占人寰之一勝。夜叉密跡以飛行，神僧護影而圍繞。雖方壇氣象，已萌青石之符；而員頂光明，未質白雲之狀。迨觀音應現而指迷，利賓虛求以昭發。全身踊出，倏如多寶之音；一[瓜-、]圓開，宛是樓那之相。神其不滅，道在茲乎？晉安帝允釐三才，成就六度；聿圖蘭若，式印招提。景行阿育王，故以育王靈塔為稱道。徒觀夫輪奐規矩，鉤繩剞劂；珠軒翠檻，延袤中霄；玉[靁/田]金池，周羅上界。環海之下流元氣，大地為衣；圍山之上結太清，諸天作蓋。信方廣一都之會也。左赤岸而千里，右青田

而一曲。霞標莽蒼，幽幽迷鬼谷之祠；日剎晶明，的的識丈人之館。天花未雨，宿傳龍界之香；地籟無風，時起魚山之梵。則知定光諸佛，悔天台之赤城；羅漢群仙，謬崑崙之元圃。□□法惟神授，道乃人宏。向使輸柯王昧巴連之因，初徵此塔；迦葉佛晦閻浮之跡，殆曠茲山。葢虛明之絕境，不可得而思義者也。

粵寺東十五里塔墅常住田者，宋元嘉二年奉命之所立也。宋文帝秉籙御乾，作娑羅之外護，感闍耶子砂糗之供，制賜是田；梁武皇榳樞臨極，為寶應之下生，見阿育王金粟之果，勅蠲其賦。日月盈止，既有命以自天；陵谷迭居，終不動其如地。梁普通中，沙門僧綏，茲寺之應真也；以發行為道場，以直心為淨土。聞純陁良田之喻，遂篤志焉。既種既戒，載芟載柞。察地道之化成，觀天道之時變。悟是身無主，□□始以常住名焉。次有僧濟上人，虛己淨心，紬茲惠業。披衣畫其塍埒，持戒整其疆畔。苗而不秀，有恨何及？逮陳隋之季，喪亂荐臻。農野蕭條，鞠為茂草。我皇家執大象、乘飛龍，陟丕上帝之耿命，紹復先王之大業。有山棲曠和上，道尊人傑，德貴天師。中宗孝和皇帝親降璽書，願同金輦。擊鼓而陳其入國，造船而捧其登座。故知二乘行道，不避未證；四果適時，還陞紫殿。雖植眾德本，作南山之福田；種諸善根，存東皐之淨業。

初，湖之左右，夾壤二區，榛梗始艾，菑畬粗立，僧徒理勝，力未贍農；童牧因聞，私竊種藝。和上表蒙俗之貪垢，負冥期之幽報。乃推湖西易壟，讓為閒田。壞諍歸之，舂稅就給。唯割湖東十頃，復古賜地，窮海北漸，曾山南麓。樓子根盤以東峙，富都股引而西注。真陸水膏腴之沃壤，實神靈滋液之奧區。於是奠其畛畷，孚其版籍；農野罷侵，田畯至喜。人到于今稱焉。前寺主簡、皎二法師，僧祇之龍象也。就先疇之畎畝，敦老農之疾瘯。蕆事作製，簑笠來思者久之。歲功未成，生涯共盡。流沙忽去，荒涼紫陌之田；影壁空存，搖落青園之寺；可為長太息者矣！有惠炬闍梨，德業淳脩，曾統綱領。道勝之韻，生而能言；禪悅之味，老而彌篤。用能纂其終始，高軌可追；庀其委積，長算斯遠與！法言沙門，俗姓喻氏，貞己密行，惠心苦節。今屈知墅任，垂將十年。先是，舄鹵未斥，塗洫未濬；薹稗翳薈，滽于農郊。夫其心嗇制度，瞬目曲折。荷鍤畚土，堙窪鏟凸。隤竹落，捷石甃，溉高湊仰，增卑陪薄。分殺水怒，承達出氣。填淤遊盪而時至，餘彼寬緩而不迫。終古旱害，浸以汙潢。冬不祈於積雪，夏無榮乎小雨。由是湖有千金之號焉。當其春鴈司載，田事既飭，產孚甲，毓萌芽。或蘆或蓑，實穎實發。上農臺而課長贏，復陽之稼如雲矣。及夫寒蟬記時，農乃登穀，裒積聚，築場圃，孚不遺秉，[贏-女+禾]無□□。□□庾

而督收成，海陵之倉非衍矣。詩云：「倬彼碩田，歲取十千。」其是之謂乎！百穀既蒸，萬供既設。滿以眾香之鉢，薰以毘耶之城。或異聲聞，若化菩薩。虛高座以影集，時洪鐘而雲臨。敷座而坐，飯食經行。臭若香風，味同甘露。遍滿一劫，周流十方。聞之者得未曾有，食之者咸登正位。白衣之會龍國，無掘鬱金之香；緇裳之集雞寺，不碎菴羅之末。三藏大德，知食金之可貴；一罟沙彌，識麨坋之非重。資我飯色，師之力歟！都維那玄宗，遊方觀化，大融慈誘。火耕水耨，常有助於上農；飛杖浮杯，今載行乎中國。上座釋辨疑，十城之僧主也，神清氣合，金杵發其休徵；寺主釋惠敏，九州之維那也，風骨天成，鉄鎮起其靈相。咸能以如來之衣衣，分如來之座坐。護育王之靈塔，願貿金錢；記育王之聖田，思模石柱。弟子早接蘭書，式典騏驎之閣；晚遊蓮跡，每參鸚鵡之林。賓頭盧之下空，亟見有能之師子；舍那私之入寺，豈謂無知老人？識異博文，才非能賦。阮公不事，曾供香花；顧越有緣，遂瞻碑版。滿笈多之石室，未擲其籌；對輪王之金地，且耕其筆。多羅之葉，而書偈云：

渾儀草昧　象物紛拏
或甲而乙　或萌而芽
萬殊成類　百寶攸嘉
故后稷布其種　□神農嘗其華
燧人更運　火正司職
教以鼎餗　炊之黍稷
易茲毛茹　成此粒食
是之為人天　是之為皇極
我聞維摩　曾語舍利
如來大慈　甘露上味
又見阿難　聞是香氣
亦有以飯食　以之為佛事
若長者主　若聲聞人
天諸居士　地虛空神
如聞飯氣　而亦來臻
況生生之位　有待之為身
猗與童子　供資砂糗
法主大慈　冷然虛受
伊鐵輪以授記　從滅度後
何寶塔之莊嚴　得未曾有
鳥道於許　人寰在哉

鬼神冥運　風雨潛來
白雲踊出　青山半開
含千輪之蓮跡　建百福之花臺
宋帝下生梁皇外護
太稷賜疇　司農蠲賦
皐壤映發　湖源灌注
既魚鱗以左右　亦犬牙而盤互
菑畬平秩　薹笠來思
爰疏畛畷　是務鋤犁
三農奕奕　萬畝祈祈
自膏腴而兼倍　矧雨露與華滋
懿茲開士　賞功司過
凡以犒勤　所以肅惰
東作方喜　西成是課
始象耕而鳥耘　終牛舂而馬簸
千箱既積　五穀斯分
味蒸甘露　爨涌香雲
孰云菩薩　而謂聲聞
摶須彌所不能盡　曷毘耶之足薰
藐爾赤松　猶田白玉
矧伊塔寺　神通付囑
信矣育王　能生金粟
彼鄭國之泥紫　如富郡之水綠
我來自東　經行成趣
淨業斯闢　善根方樹
式紀因緣　匪存章句
庶金田與石柱　山巍巍以常住

秘書省正字郎萬齊融撰

育王寺碑後記

此寺碑記嘗為寇盜隳壞，久無竪立。有好事僧惠印，錄寺舊文，藏於篋笥。又與老宿僧明秀、志詮、寺主僧志仁、上座僧棲雲、都維那僧巨嵩，會議重建其碑焉。余美其樂善。會剡越間有隱逸之士曰范的，業文功書，未遇於時，常萍泊雲水間。一日扁舟至明，余邀以書之。添勝境遊觀之一事，畧既端由於碑後云。大和七年十二月，明州刺史于季友記

上塔般若會碑

紹興丙子，大慧禪師宗杲得旨住育王廣利寺。師還自嶺南，既主叢林，湖海衲子輻湊；聚眾一千二百法席，為天人師。廣利素號望剎，至是食口弗給。有大慧高弟擇微者，眾推苦行，號「微高僧」，慨然而起曰：「吾事大慧，責居遐荒。逮茲去此十有七年，萬死一生，備償難棘。今龍天歡喜，祖道中興，謂為緣化之倡。」乃帥同志二十輩，化八萬四千信士，各捐己帑，名「般若會」，裒為求田供眾之資。時郡蔣式卿、方公滋首為之勸，遠近樂施，財帛雲委。未幾，大慧有旨 移住徑山；其嗣大圓璞公繼之，乃令其徒彥平，就奉化東材請官地海塗圩而為田。工傭浩博，以「般若會」所儲，用之不足。又請大慧衣鉢助之，合金十萬緡。施及三年，而大圓順寂。眾又以其嗣（今住持）普門廓公繼之。時丞相岐國湯公思退（當時大慧為方外友），捨金協濟。又得無相大師靖公捐財，建造莊院，名「般若莊」。自紹興戊寅至乾道丁亥始克有終。侍御公伯庠作記以美之。而後大慧遷化，門人弟子傳法住持遍九天下，獨微公卷而懷之，退處廣利上塔。禁足一紀，不出門限。一飯之外，不按俗務。看閱藏經已七過矣，達官貴人招之不去。其高致追媲古尊宿，豈今日學道者所能彷彿！乾道二年春，予以先公太監大祥，至廣利作佛事，因訪微公。公與大慧皆先世道舊，相見慰藉。久之，論及塗田首尾，實微公權輿。又欲令小師祖印募緣，甃砌大嶺之上塔磚路數千丈，且曰：「他日路成，人將塑像大慧、大圓、普門三善知識。塔院後舍配以造塔。真戒大師振公以八萬四千信士名銜函貯其上，誓將朝夕夤奉，以為善知識祠堂香火。惟子為我記之！」予巽謝未遑。既畢，微公令祖印持書扣門，其請愈堅。且曰：「子不我記，非獨慢我，是慢大慧。」予不敢辭，乃為之說曰：「釋迦如來以提婆達多為善知識，故《蓮華經》云：『提婆達多為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密。』又〈妙莊嚴王本事品〉云：『若善男子、善女人，種善根故，世世得善知識。其善知識能作佛事，示教利喜，令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予伸二子，以訂微公。諸方衲子多，見善知識者必有其人。能辨緇素則一生參學事畢。脫或未喻，其可以卜度耶？謹記。淳熙二年六月，脩職郎・前兩浙東路安撫司准備差遣李泳記

廣利莊記

皇慶二年春，月屆孟陬，育王住山佛日普光大師，書廣利莊目，諉余文以昭不朽。

按：師莅事初，慮產薄眾多，時或不粒。大德八年，偶余病，廢塗田出售，隸奉川之梧罳。遂勸于眾，得前昌國州廣福寺住持碧海克寬及石山惟分、氷房希檗（皆寺之耆宿也）翕然而和，各出錢若粟，所用幾三萬緡。石山、氷房半之，而碧海半之，以共集斯事。於是代石僝功，具畚鍤，芟蕪穢，作岸捍提，防潮汶之虞。是歲臘月，田成莊備，而莊田廣利焉。歲登穀千計，聚山資水利，計亦若干。輸公外，撙之以準。脩理隄岸後，始併斯田與夫山資水利，歸之寺，用贍多眾。乃位四師於莊而祠焉。夫以廣利目莊，則稱誠廣矣。彼嗇夫守金玉，平時一豪莫利於人，而卒為五家所耗。較之斯舉，固相縣絕。其後之來者，冈知成市繕治之艱，謬悠而居，伈俔而事，寧不有孤厥謀？有能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於法等者，於食亦等。則師市田建莊之意，為不虛施。

師諱德明，字東生，鄞之昌國人，住山今十有五年矣。延祐三年孟冬，文溪沙門本暢記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報本莊塗田記

客有自四明來者，以阿育王寺住山約之裕禪師之書報本莊之事狀告曰：「願有記也！」予發書按狀：

自奉化東行七十里，其地橫枕大海，岌乎其不可持者，黃賢磧境也。以言其闢田而莊之者，則寺沙門輿公也。以言其所以作之利害，縣民應氏、林氏諸人，嘗於黃賢磧境築海為田，是為西成。南成寶慶、豐嶼制幹、下坂侯家、西塘盛罳，歲有風淖，恒[木*聿]木實土為堤，時其懷而治之。元至正乙巳，風悍淖怒，而於所謂隄者日已齧去。國朝洪武戊申，颶風復大作，遂廢其田，復為塗泥，而賦粟猶他日。鄉之老人周覽而歎息曰：「是其為患，庸有既乎？」則又相與謀曰：「輿公德可弭難，而才可植業，苟協誠歸之，吾屬其少休乎！」應氏、林氏具以其事請；且約隄成之後，其田皆公有也。公固辭而請益力，則慨然曰：「宜咨住山約翁禪師圖之！先師雪窓光公住茲山之日，嘗以僧粥不繼，欲增廣土田以贍之。有志未就而化去。應氏、林氏以是役而投告，是天與也！且有以舒彼之急，亦報吾之師矣。」禪師曰：「然！」首捐衣資助之。於是代石于山，轉木于海，度功即土，率徒相宜導其流而堨之土[泳-永+盾]。故堤之北，以為其巨栗，以植之大松以寢之。貫以木杙，聯以竹綯，傳土於中，帖石於外。槩視其堤，無有罅漏。衡從參錯，若以櫛然。而又二為磶，以洚海水之洄洑衝薄。昔者蛟鼉魚鼈之場，今則膏土沃壤而源。曰之聯絡乎東阡西陌者，井井也。以言其制之大小，用力之多寡，則隄之長四千尺，廣五十尺，高殺其

廣三之二。田以計者一千七百有奇，莊以間計者二十有五。度費工傭六萬、錢九萬緡、米三千石。經始於冬癸丑之十二月二十有四日，後乙卯秋九月十日而功告訖也。寺之勤舊永全等，能相以力焉。以言其始終作謀，則鄉以事白之縣，縣上之府。其老於事者，行視可否，然後報下如所議，而速公以蒞之。公復與老人約曰：「吾學佛人也，固將以利民，豈可專其田以利？當與若等共之可也。」乃為立契券，仍請有司署其櫝。而秋賦之出於田者，己則任之。遂集得田之家，授之如約。中有欲售於公，則厚與之直。其南成田之出佃東山寺、寶慶寺田之屬。寶慶田者，每歲輸稅尤困苦。至是德公之為，咸願以田讓公，忘償之直而後受。莊成，請禪師大書今額，葢不忘乎其師也。

噫！何其賢也！世恒言，佛以利益天下，故其集事之易每如此；而不知其徒之賢亦多有以動人爾。公之為人，寬平而有守，恢廓而有為。有守合乎仁，有為合乎義，吾所謂賢而動人者也。况是役也，能知因民所利而利之，而又不以其利歸諸己。又知其師之恩已，而思有以報，原其所為，一皆禪師福緣感化，是宜信從者眾，而其成功直易今也。然所以致茲成功之易易者，其教使然耶？抑亦其徒之賢有以動之也？嗚呼！此禪師所以欲其有紀於後也。而不沒人善如此，亦以使後人皆知所報也。

公字象先，元輿其名，台州臨海人。早從雪窓祝髮于姑蘇之開元寺。及遷阿育王，又從之歷職。嘗改作寺之西塔，搆塔院及置鄞縣工家塘田三百畝崎頭莊。後出世說法，同郡之明覺撤其寺新之。遷岳林，今陞阿育王，俱有成績可紀云。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五月，九靈山人戴良記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八上卷目錄

高僧傳法(偈四)　(郭子章)
晉劉慧達大師傳　(釋慧皎)
宋大慧杲禪師傳　(釋宗演)
明慧廣緣禪師傳　(屠隆)
育王無漏瓶禪師傳　(沈一貫)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八下卷目錄

阿育王寺住持東生明禪師塔銘　(袁桷)
有元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佛日圓明普濟禪師光公塔銘　(危素)
鄮峰西庵塔銘　(釋元熙)
大千照禪師塔銘　(宋濂)
有元靈隱景德禪寺明宗慧忍禪師東嶼海和尚塔銘　(虞集)
祭笑翁和尚　(張即之)
御祭澹庵和尚
祭益宗和尚　(釋體元)　(文二)
澹庵安骨佛事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八

泰和　郭子章　相奎父　編

天台　釋傳燈　無盡父　校

△高僧傳法

佛名為覺，僧名不覺；匪覺宏人，人能宏覺。如來善逝，傳宏者僧；光光相然，是名傳燈。慧達開山，資始奉律；豈惟茲山，天下表率。唐宋以來，更律為禪；雖曰傳心，孰非戒先？志高僧傳法。

晉竺慧達大師傳(出高僧傳)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訶，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穌，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為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徃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

業，唯以禮懺為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剎杪獨有異色，便徃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剎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銕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裡金函，金函裡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燿。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即此一也。既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豎一剎，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為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裡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爾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華趺浮在水上，即收送縣。縣表上臺，勑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耳。」悝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歔欷涕泣；像即放光，照于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簡文帝勑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達以剎像靈異，倍加翹勵。後東遊吳縣，禮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疑為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共徃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書-曰+皿]虔，歌唄至德，即風潮調靜，遙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二名迦葉。即接還安置通元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眾矣。達停止通元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適會稽禮拜鄮縣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塿。達翹心束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脩立龕砌，群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畋漁者必無所復獲。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顗復加開拓。達東西覲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卒於本山，墝烏石墾。梁會稽沙門慧皎撰

宋大慧普覺禪師傳(略附育王紀事、詳載禪師年譜)

釋宗杲大慧禪師，係宣州寧國縣人，姓奚氏。其母夢神人衛一僧黑頰而隆鼻，造于臥室，問其何所居，對曰：「岳北。」覺而有娠。及誕之日，白光透室，舉邑歎異，實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初十

日巳時。師年十六，父母知師無處俗意，指東山慧雲院禮慧齊為師。師年十七納僧服，請具足戒于景德寺。自尔智辨聰敏，不假師承。乃至紹興廿六年丙子，師六十八歲，正月離梅陽，十月至寧國。適明州育王山寺使至，准朝命住持。十一月渡錢唐，至明州光孝寺開堂，十五日入院。次年丁丑，師年六十九歲，住育王，裹糧問道者萬二千指。百廢並舉，檀度向從，冠于今昔。寺以眾多食貧，常住陳請海岸閑地，僅得千頃。命工開築以為南畝，費緡錢十萬餘。師率八萬四千人結「般若會」，出緡錢以成，歲入用贍齋厨。育王提唱，有《語錄》一卷。至隆興元年癸未，師年七十五歲。聞王師凱旋，作偈：「塵氛一掃蕩然空，百二山河在掌中。世出世間俱了了，當陽不昧主人公。」出衣盂，合山清眾閱《華嚴經》七百餘部，用祝聖壽、保國康民。夏，之寧國上冢葺治還，上復取向賜宸翰，以御寶識之曰「賜大慧」。七月十二日示微恙，大眾力請說法。師委曲付囑曰：「汝等各隨所緣，以佛法為念。」十四夜，有大星隕于寢室之後，師聞微笑曰：「吾將行矣。」了賢請偈，師厲聲曰：「無偈便死不得也？」請不已，偈曰：「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無偈是甚麼？」熱大投筆，吉祥而逝，乃八月初十。全身葬徑山庵後，賜謚「普覺」，塔名「寶光」。釋宗演編

明慧廣禪師傳

師俗姓姚，諱讓義，梁溪人。年三十祝髮為沙門，法名真緣，道號慧廣。遍參尊宿，禮名山。歷十六年，得念佛三昧，兼悟性宗。萬歷二十六年四月渡江，卓錫四明，禮阿育王舍利，光中現釋迦文佛法身，師慱顙悲淚曰：「某何德，而感如來希有瑞相，誓焚身以報佛恩。」道俗遠近來集，疑信者半。有一闡提大姍笑：「何物閹黎，敢行誑惑！有如熾然而不勝楚且逸，吾必捉而燼之。」與大眾期，是月二十五日西歸，卜茶毗上塔山佛跡亭。至是日，師取香油塗身，結跏趺坐而說偈曰：「四大妙有有不有，一性真空空不空。忘照何曾有前後，罪福如霜杲日中。」厝薪四周，口誦佛號。足下火起，師端坐嶽峙。燃至腰以上，眾懼其體小欹，將取薪揝之，師徵頷曰：「無庸。」俄而頂上起青光一道，光中現化佛約脩二尺許。金光爍人，胸前兩臂並作黃金色。大眾驩踊者、悲涕者、讚歎頂禮者，聲如沸，亡弗廻心三寶。即闡提亦向師大懺悔云。師初入山，見一黑虎夕坐崖石，有二神人作禮求師授記。師之德行道果，於菟山靈知之矣！世人徃徃疑沙門：「即證道何必焚身？大火燋灼，何得不知痛楚？知痛楚者，四大主人。今云不知，主人安

在？」又有云：「或魔馮之？」夫焚身供佛，古至德沙門嘗有之，非創見。師捨幻泡而寶靈光，乃證道果。行人脩色陰空，機熟觀成，則四大枯木耳。性靈離合在手，合則暫寓形殼，痛癢相關；離則跳出虛空，何預枯木？焚枯木奚楚矣？而又疑其魔者，世有魔，豈得無釋證耶？昔法智大師立誓必欲焚身供佛，楊文公請詔旨，力止之住世。若以師焚身為魔事，則法智師之立誓焚身者，亦魔念耶？魔馮而楚身，亦或有之；魔力亦能使人不痛焚然。當觀其究竟若何。如師臨終勸人諄諄念佛生淨土，無疑魔哉！無疑魔哉！奉三寶弟子屠隆和南撰

育王山無漏瓶禪師傳

釋傳瓶，字無漏，姓方，婺州義烏縣人也。幼而聰悟，喜閱竺典。年二十，詣太平縣東山堂僧通菴薙髮。時妙峰覺法師闡教觀於天台山，師從之受業，即於言下大悟止觀之旨，云：「人雖解妙，非修不證」。自後恒持《梵網經・心地品》，修行大悲懺法，頂禮六時，寒暑不輟。後從守菴和尚於石城受具戒。披衣托鉢，循乞利生。言笑不苟，戒德無瑕；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兼善瑜伽燄口施食，誠謂梵音清雅，令人樂聞。余先考妣咸叨薦悼。萬歷丙子歲，南京吏部尚書平湖陸五臺公謁鄮山塔，見舍利光瑞希有，公忻然發心，始為檀越，重建育王塔殿。聞師道風遠播，戒節精瑩，公即同太倉王鳳洲司寇、四明屠赤水儀部，及不佞連名具書，請師住持。師諾其請，遂卓錫鄮峰焉。乃(丁亥四月)八日入院，偕師弟傳餘及諸徒眾，則正理、正昇為上首，同心出力，募緣修葺殿宇；并豎山門、廊廡、禪堂、僧室。百堵雲興，石塔鍍金，楹題藻繪，幢幡寶蓋，金碧輝煌，東南名剎于是稱最。荷蒙慈聖宣文明肅端獻恭熹皇太后欽差內官監太監張本，賚賜白金鈞環紫衣袈裟一領，令師焚修祝延聖壽。師與郡丞龍公德孚一言之下，針芥相投，法門寶塔悉賴金湯。及公陞留都時，重拈金山東坡故事，腰解銀帶一條，賦詩云「休言我帶難為玉，總是君恩好鎮山」之句。縉林一時之盛，莫過於此。師嘗言：「人世虛假，淨土是歸。」遠追廬阜遺風，結蓮社於妙勝殿，大集善友數百人，每月初八日三時繫念彌陀佛號，解脫世網，畢志往生，故遠近黑白悉從法化。余以行驗師，師實蓮域中再來人也。托質忍土，現比丘相，誘掖羣迷，咸得阿惟越致。無論師內秘外現，即化緣修福，真不可思議矣。萬　甲寅歲閏九月初二日示微疾。索水漱口，沐浴更衣，結跏趺坐。命諸徒眾朗誦戒品，面西安然而逝。法臘三十，春秋四十九歲。全身葬於殿後仙人岩左。其徒理公囑余文記之，故述師行實。以此重系之以贊，贊曰：

師負衣鉢　循乞諸方
持律嚴甚　懺聲揚揚
傳法天台　卓錫育王
重新紺殿　舍利增光
緇素皈仰　佩德難忘
玉几雲白　娑羅樹蒼
忽然示寂　眷屬傍惶

噫！我知瓶公滅此生蓮，沼花綻金，渠極樂邦。萬　戊申春三月，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甬東沈一貫譔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八下

泰和　郭子章　相奎父　編

鄞邑　林祖述　槐亭父　校

阿育王寺住持東生明禪師塔銘

玉几山於東南為禪林巨剎，釋迦舍利塔在焉。歲時使者香幣踵至；善士之信奉者，不遠數千里，裹糧以來。非負德望、有學行者，不足以居大德。庚子會缺主者，名師鉅德及其徒僉東生師宜處是。朝廷因命主之，賜號「佛日普光」。其為學，統會要領，探索奧旨。取空口湛寂為歸趣，眎為未始有終始，存存[這-言+歹]真。德日以隆，學子林立，咸萃焉不捨去。迺廣田以給樓宇廊廡。刱修葺完，視昔為大備。繇始居以迄于終，二十有七年。冲讓混融，不以處大浮圖自矜。識不識咸稱道之，行亦懋矣哉！

師名德明，號東生，古甬東劉氏子。淳祐癸卯，年十六，白父母願入竺乾道，因徃依仗錫月潭澄禪師。澄叩所志，亟曰：「將求學佛。」遂祝髮。於景定初元二年受具戒開元寺。歷扣諸方，學出世法。希叟曇禪師倡道雪竇，命司客。遊吳興，見道場頑極彌禪師，彌舉：「文殊是七佛之師，甚出女定不得，罔明因甚出得？」答曰：「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彌嘉之，留于門。居亡何，頑極遷玉几，由悅眾掌鑰。至元己卯，瑞世昌國祖印，為頑極嗣徒衍慶中興之退建洞雲十方蘭若，將佚老焉，而玉几之命至矣。（密菴三傳至頑極，極之師寔大之覺悟奧義，具見《三會錄》。）梘待罪太史幾三十年；每一得告歸里，必入城訪余。相與語蔡林舊事，

俯仰變故，至拊髀感慨曰：「大雄氏之教，東行入中土，合所謂中庸之義。世降俗遷，至於紛紛辨詰，無有止息。甚者或　是以務口耳，本真益離。梁氏以後變逾邈數十年，故老凋喪為可憫。」泰定初元，余復南還，見其龐眉鮐背，論議益壯。當湍激漫漶，砥柱中流，非巋然勵行，孰至於斯？三年十二月癸巳，其徒奉遣書貽余，明日即示寂。越八日庚子，葬寺西偏五十步邇，爪髮瘞洞雲塔。壽八十有四，僧臘六十七，度弟子百餘人。明年夏六月，其嗣法上首彌高等奉狀來謁銘，誼不可辭，銘曰：

佛道宗顯　會歸為禪
溥博微密　[這-言+歹]于真源
區別証夸　乖離失權
誰其振之　師克紹傳
證寤是則　爰契爰默
懲彼躊張　昭朗無跡
今聞旁達　遐邇攸式
沛子川增　聿著吉德
明命申錫　于玉几山
梯航繩纚　布金承顏
載疏湮淪　丸泥障瀾
胡考以長　洞觀修環
化斯宏矣　孰趾其微
遺烈是徵　靈光有煒
周流倉垠　曷究始終
具瞻如雲　崇岡斯企
彌久彌彰　毋替厥嗣
揭銘堅珉　千載勿圮

翰林侍講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袁桷撰

有元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兼住天童景德寺佛日圓明普濟禪師光公塔銘

宋自南遷，都虎林，大剎相望。其說法居尊席者，多蜀之大浮圖師。若無準範公、北澗簡公輩，聲光震耀，號為極盛。國朝既混一宇內，蜀土寧謐，學佛之士遊觀東南者，何其未數數然也？禪師悟光，成都之新都縣人。近歲教行江左，德美先哲。奎章虞公集數為素言：「後以事至鄞，訪師於阿育王山。」素謂：「昔吾鄉佛照

師住此山。」結知世化行寺興，師名適同，殆非偶然，於是一記矣。而師示寂，門人懷本等具事狀來求銘其塔。

按：師字公寔，姓楊氏，世有文學顯仕。母張氏，以無子，禱觀音大士。夢授貫珠一顆，遂有娠。及生，有風雨光景之變。幼則儀狀嶷然，性不好弄。父母繼沒，哀慟服禮如成人。舅氏賢公學佛天王寺，師徃依之，日以誦習為業。賢授僧了冲度為弟子。間與同學者游處，拘坐問會，若素為禪學者。年十有五，詣大慈寺講席。披閱鈔疏，慨然曰：「以名義為宗，毋乃滯於見解乎！」振衣出峽，徧歷大禪林。至杭聞東嶼海，以法器問師曰：「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擬答，亟以杖杖逐出。師堅坐堂中，夜半飛蛾撲燈，見之即省。旦造方丈，應答如響，群疑頓釋。師因歎曰：「若非及早行腳，遇善知識究明此事，幾困於義解矣！」自是益通內外典，充淨慈記室。海公遷靈隱寺，師猶執侍。既數載，盡啟心要，聲聞日閎。至順元年，平江白馬寺請師開法，朝夕為學者提唱。清規嚴整，時論歸之。元統元年，廣教都摠管府請開元寺，辭弗就，郡守士民強起之。屬天旱，太守道章公請師說法，即雨至。至正二年，行宣政院使納麟公欲[書-曰+皿]革僧寺宿敝，首舉師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先是，諸僧構訟，產業淪沒過者半，至饘鬻不繼。師力除其蠹，旬月之間，山川草木為之改觀。墾田既復，倉庾日積。殿廊廡下至倉廥，諸屋次第完整。重建祖堂、蒙堂，嚴四天王像於山門。朝廷以釋迦佛舍利所藏，歲頒金幣，至是寵渥益加。師悉以市林木建承恩閣，以侈上賜。帝錫師號佛日圓明普濟禪師。結夏盈千人，東南禪席視全盛，盡舉叢林之墜。典嘗三語以驗來者，曰：「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因甚不見自己？」曰：「透過荊棘林是好手，因甚平地上死人無數？」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第幾種？」僧或由答，師輒打，少有契其旨者。然師機鋒雖若峻絕，而隨緣開導，其於誘掖接受，亦得人為多焉。會天童景德寺虛席，行宣政院俾請師兼領寺事，師以五日分會說法。俄得疾，危坐，索紙筆，作書數十通，別所與遊者。遺偈付弟子，戒以進道，勿繆為吾家種子。語竟而逝，至正十七年六月甲辰朔也。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後七月庚戌，瘞諸所建鄧峰草堂。是時彌月不雨，方暑熾，陰雲涼風，緇素送者填塞山谷。既掩壙，雲日開朗，睹者莫不加歎。初，師居慈蒙堂，寒暑一衲，淡如也。諸方名德以書幣招之，皆不就。虞公外家楊氏，師至京師，留館焉。為文送之，又為畫像贊：「雪嶺西來，岷峨最高；橫絕江海，天風雲濤。佛果一枝，鳳毛麐角；芳躅遠踐，鄉有先覺。」可以識師之所造矣。若金華胡先生長孺，魏國趙文敏公，巴西鄧文肅公，天山馬文貞公，皆一時魁士鉅人，相與為忘年交。師有《心要》、

《四會語》行於世間。為詩清麗可傳。門人拾其藁，得二卷，素題曰《雪窓集》，葢別號雪窓云。所度弟子若干人，嗣法者若干人。銘曰：

岷峨山高天可捫　長江發源勢崩奔
子雲著書善摛文　後來方外見裔孫
摩尼不遣濁水渾
天風浩蕩雲濤翻　何年飛錫度海門
遊觀吳越道彌尊　撞鐘說法天下聞
離絕義解超語言　刊條落葉見本根
裴徊玉几采芳蓀　振衣太白挹朝暾
飄然長往辭塵諠　萬劫不礙真性存
嶙峋寶塔毫光分　穹碑篆銘照乾坤

至正二十年歲在庚子正月十五日，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臨川危素撰

鄮峰西菴塔銘

建炎三年，圓悟禪師辭雲居，蜀學者欲俱西。圓悟曰：「時危峽險，諸居所負，濟北元氣，豈可輕身試險？杲佛日見地明白，與我無異。有未至，宜就決焉。」於是卍菴顏、博山本開、兼東山空輩，附麗佛日於歐阜。雲門氣類相感，自成叢林。佛日佩圓悟萬釣之寄，秖欲深藏岩穴。所至，學者爭隨之。至紹興間，一十七年之遷謫，千七百眾圍繞，皆於佛日無與。世稱中興臨濟，功其懋哉！佛照禪師又以道德遭際盛明，留宿禁庭，談佛法，啟沃聖心，以成淳熙之治。至北澗翁，內外兼濟之才，脫卍菴之窠臼，凜積翠之風見。凡出於其門者，必才德雙美。應酬萬變，綽有餘裕者，惟吾先師物初和尚也。

師諱大觀，鄞之橫溪陸氏，楚國公佃農師之後。父槐，母周，夢僧跣足入，哦曰：「捉月行途路，何由達本鄉？」覺述夢，脫口即誕，時嘉太辛酉六月初十日。齠齔失怙恃，仲父教育，使就舉業。棄之，隨舅氏徃從霅之道場山北海心禪師薙髮受具。首見育王無準範禪師，俾掌內記，不就。去依淨慈石田禪師，田問曰：「夏何處？」曰：「育王憨布袋在明州謾神謼鬼。」「你來此討什麼？」曰：「冤有頭，債有主。」田曰：「你是浙僧，我是川僧，有何交涉？」曰：「薄處先穿。」田笑曰：「參堂去。」夏罷，由侍香遷悅眾，陞掌記，聲光由是日起。會澗翁寓冷泉，訪淨慈。兩

翁夜話，滾滾不絕，盡發宗門之秘。師同流拱立潛聽，遂倒心師事。值澗翁起碧雲，挈色徑徃入室。次舉：「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師云：「含血噀人。」澗云：「得恁麼大膽！」曰：「因誰致得？」澗云：「饒汝三十棒！」云：「覆水難收。」澗呵曰：「聞見不足以當大事，何不密密體究！」他日，翁上堂，舉永嘉道「圓頓教、沒人情」，師於言下頓釋疑滯，即趨方丈。未吐，澗翁曰：「你會也！」師云：「會个什麼？」翁便喝。師握拳吽吽。隨翁遷道場、淨慈，徵詰無遺，居第一座。瑞世杭之法相，一香為師拈，昭所自也。遷雪顯慈越象，曰鄞智門。特旨遷大慈、育王，法席號全盛。行道之餘，為大慈障海為田萬餘畝，為育王新眾屋百楹，不自以為功。咸淳戊辰夏染微疾，而領眾不倦。至六月十五日示眾，卓拄杖云：「尋牛須見跡，諸人吃粥吃飯處、折旋俯仰處，還見跡麼？迹在牛還在，還見牛麼？露迥迥更由誰？嗚咿咿！」擲杖云：「人牛俱不見，正是月明時。」下座。眾驚，似別眾語。明日忽謂左右曰：「吾日迫矣！」索紙寫高麗國王書及檀越諸山遺書十餘幅。遺物皆自處分，神色自若。至十七早，索浴更衣，書偈曰：「六十八年，不同不別，百骸潰散，序品第一。」置筆笑曰：「吾臂能健，人信我死耶？」攝衣危坐。良久，視之已寂。其徒清泰等奉遺體葬寺西隅塔後，與佛照祖塔上下相望，遺命也。度弟子八十餘人，得法於師門者半之。性不潔，周人急，見學者占小善必稱之。葬日，路人出涕。有謄語六冊，六會語一冊。凡五參必取七佛以下諸祖機緣拈頌，代別結座示眾。至大元，門人元熙由百丈來尸淨慈。時雪竇住持覺明書來請曰：「先師平生為人銘，其藏不知凡幾。歿且五十年，塔未銘，若有待於兄！」佯諾不敢承。延祐元年，明亦寂，清持續以書促曰：「兄從吾師最久，得其詳，宜銘。」謝曰：「門人自銘師塔，何以信後？」持請至再，曰：「持已八十矣，礲石忍死以請。」其言悲而切，思余亦豈久於世者？遂書其槩，表於塔邃：

鄮峰之中　釋尊設利
明月膧膧鄮之東　照祖難提
夜貫長虹鄮之西　綠樹蔽虧
蜿蜒起伏　龍躍雲隨
黃金鎖骨　光恆陸離
佛祖鼎立　神人儼圍
海闊天遠　終古巍巍

延祐二年六月吉日，杭州路徑山興萬壽禪寺住持・嗣法門人元熙述

大千照禪師塔銘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之宗是為之錧鍹。葢覺性圓朗，本來充滿。包三界而不礙，窮萬劫而不昏。非涉善惡，了無顯晦。岩棲澗飲之士能泯諸塵，剎那之頃證入一實境界。光明殊勝，與虛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勝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遵之者，其我大千師乎！師諱慧照，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之家，宜生上士。父鈞，母黃氏，既誕育師，寶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俊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爪諦聽。年十五，徃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光院。了定師，從兄也。長老良公知為法器，即剃落為弟子。明年稟持犯於處之天寧，蟬蛻萬緣，誓究大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真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峰」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公以石林鞏公世適，提唱於蘇之薦嚴，師杖錫徃謁。東嶼問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為？」師曰：「特來參禮耳。」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辨。師如宜僚擲丸飛舞空中，東嶼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為心法既通，不閱脩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聳人天之所，廼主藏室於郡之萬壽。及東嶼遷淨慈，要師分座，以表四眾。已而無言宣公主温之江心，豔師高行，復招師至，處之如淨慈。天歷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據師子座，集諸僧伽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為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而！」聞者說懌而去。至正乙未，遷四明之補陁。先是，寺以搆訟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辨難太迫；處之以寬慈，絕弗與校。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出群品。我為佛子，可不遵其教耶？」眾服其化。補陀僧夢一神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欲請大千照禪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住是，識者以為元應。師既至，群疑景附，遠眾駢臻。師亦憫大法凌夷，孳孳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為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毘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此三關最為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於妙喜泉上，築室曰「夢庵」，因自號夢世叟。揜關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日，屬後事於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偈已，恬然化滅。在菩提位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七日，用茶

毘法焚之。耳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設利羅，五色爛然。約之因造四偈讚之，且竭力為治喪事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領。所度弟子純一無等若干人，得法弟子某等若干人。是年十二月七日，葬靈骨於夢庵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冲深，機神坦邁。晝則凝坐，夜則兼修淨業。真積力久，至於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常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驕飾，多傾心為外護。其遇學徒亦以真率，或以事忤之，而聲色不變。出語質樸，不尚葩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帝師被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師略不少動于中。初橫川珙公入滅之年，師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於歿也，又同徃阿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季而敝，膠滯局促，無以振扱精明，使直趨於覺路。橫川當斯時，密受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真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為中興。橫川之同門石林，奮興實角立東西。其斡化機，西來之道於斯為盛。師葢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大有如此者，豈無所自而然哉？廉雖不敏，每以文辭為佛事。今因文妥之請，故歷叙之行業，勒諸琬琰。而復敷之以銘，用勸方來。繼師而興起焉者，世當有其人乎！銘曰：

萬緣紛紜　逐物而競
易以攝之　寔惟禪定
禪定斯何　言辭罔宣
浮翳[書-曰+皿]斂　月輪在天
初分一鐙　千焰交暎
如百鍊餘　金色逾勝
師之挺生　銳思絕塵
萬里咫尺　欲趨頓門
片簡雖微　中具全體
瞥爾觸之　凡情盡死
從抵碩師　勇決其和
震訊奮擲　類師子兒
出世為人　澍大甘雨
法雷轔轔　震驚百里
海岸孤絕　潮音吐吞
與此大法　殊流同源
神人飛空　持疏來謁
孰知元徵　若合符節

彼設利羅　寶塔晝局
助我發莫　靈光晶瑩
翩然西歸　趺坐而滅
示不壞相　火中珠結
生死之關　解執其樞
坦然弗惑　如人歸廬
前脩漸遐　後武思勵
不如昭之　遺則淪墜
太史著銘　勒石山樊
虛空有[書-曰+皿]　斯道永存

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有元靈隱景德禪寺明宗惠忍禪師東嶼海和尚塔銘

人品之分，學力之至，其地位高下，毫釐有間；孝子不能有所加諸其親，弟子不能有所增益於其師也。况乎佛氏之學，以實證實悟為則，非思慮可以計度，非補綴可以依希。踐履之真確，有識者望而辨之；岐路之差殊，真知者有以析之。假借之私，無所逃於九目，况欲無愧於作者、傳信於將來者乎？達磨之宗，臨濟為最盛。宋之南渡，豪傑不一出。至其季年來，東南諸大道場，率其支流餘裔，或以勢力相加尚，或以係屬相因依，而諸老之遺風殆[書-曰+皿]矣。是以執筆之士，考其顛末，揆諸古人，未嘗無臨文之慨焉！集往年遊吳，與今開元住山悟光訪東嶼海於淨慈，懇款篤實，言不妄發；簡默自處，泊無世情。貌不踰於中人，而說法之際，音吐洪暢。雖弱不勝衣，而步履整服，秀而有儀。惜乎未久而遂去，不能有以叩其淵微也。公既歿之十三年，光公自中吳與其門之學者，結輯其行實以相寄。予觀其初見石林鞏公得法之機，又與橫川珙公勘辨之說，巉絕奇峭，豈以意識緝綴之所能者哉？明年，光過臨川，為集言曰：「海公法席之盛，自其門出世者百餘人。近年諸師之門，以法器相尚者之眾，或未有以過之也。」又曰：「師之塔在石林塔之左，而未有銘也，子為我書之！」

師諱德海，台州臨海陳氏子，生宋寶祐五年二月六日。稍長，常端坐不與群兒戲，父母心知其不能居俗也。年十二，其母舅知其為寒山寺僧，挈與俱。十四，從僧安石山落髮，故宋參政鶴山魏公之子浙西安撫克愚，請禮部牒，度之為僧，具受大戒。天兵至浙，有卒逐之，前阻水。師默禱觀音，因超躍十數丈，及岸而止。若有

挾之者然，遂免。謁石林鞏公於承天，石林師：「如何是汝自己？」擬議，林便推出，師乃有疑。一日為病僧市藥，路忘所向。及歸，值林開室，問曰：「盡大地是金剛正體，何處著上座？」師擬對，林即打。師即徵證，呈頌自通。林遷淨慈，命師為侍者。一日，林舉「國師三喚侍者」語問之，師答云：「不是失卻猫兒，即是失卻狗子。」又云：「是辜負，不是辜負，瞞人自瞞。」林以竹篦擊之曰：「光吾宗，海子也。」且覺庵在承天請主藏，而珙橫川遷育王，師舍藏而從之。川室中垂語云：「南山笙筍，東海烏賊。」師遽掩其口，請師更道。川以手托開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師拂袖便出，川猶以藏鑰留之。師嘗見通北院論雪竇〈革徹二門〉，機語峻快，師作長頌以申之。歸天台，瑞岩有寶方山，因夜坐論佛法，授受之際，山駭曰：「臨濟宗墜地久矣，其在子乎！」至元二十七年，師出世天台寒巖寺，為石林燒香。大德乙巳，受請居姑蘇楓橋寒山寺，學徒雲集。郡官脫因有子為骨鯁數月，醫不愈。師撫之，骨即出。又有朱氏子患迦摩羅疾，創痍被面，氣息忽忽。來拜師，師摩頂及面，七日而愈。人甚神之，而師淡然無所為也。至大己酉，遷崐山之東禪寺。至大辛亥，武宗皇帝賜璽書金襴衣。皇慶二年，遷杭之中天竺。病時學人惑於聲色，作二偈以戒之。延祐二年，的斤丞相以淨慈大剎眾萬指，屈師領之，室中垂語曰：「手握利刃劒，因甚胡孫子不死？」曰：「咬破鉄饅餡，因甚路上有饑人？」又曰：「波斯去帽，蔗咬甜頭。」又曰：「魚以水為命，因甚死在水中？」眾答語皆不契。昔者淨慈災，至師住山而侈脩。駙馬嘯玉將禮觀音於補陀岩，聞師禮觀音千拜，寒暑不易，邀師偕往。及至，終日無所覩。玉求師請之，光發巖谷，劃然震動，得見變相甚異，玉歎曰：「非假師道行，吾不能有所覩已！」泰定二年，脫歡丞相請居靈隱。師平生說法，作用自如，不假杖拂，諸方委心焉。四年丁卯九月示微疾。手書謝丞相及所知識，招弟子付囑。書頌訖，跏趺而化。僧臘五十七，世壽七十二，賜「明宗慧忍」禪師。有《六會語》傳於世，此略及其一二焉。噫！達磨以直指為宗，而數百年來文字轉盛。然而語嘿動容，皆有所發明。得之者自知，悟之者不怖。然則六會之語行墨足以盡見之哉。故銘其塔，銘曰：

我觀東南　大清淨海
高山臨淵　上極空界
諸佛賢聖　遊戲自在
光音迴旋　含攝小大
應時出現　其寂不昧

乃作開士　秀暎象外
施無畏者　亦其超邁
奮身絕流　如影歷塊
豈假舟筏　將迎計載
穹林千樹　孤鳳無彩
一聞百悟　昭徹玄解
佛祖授受　密契真戒
六坐道場　吳越之會
杖拂不施　雲興雨沛
貴人大官　象馬珠貝
三請彌尊　法席之最
成歡久住　略不顧對
弟子分布　說法承[泳-永+(瓜-丶)]
臨濟遺風　慄然誰待
去來何心　塵影何礙
悲願勝行　猶足垂代

至正辛丑四月，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同修國史虞集撰

祭笑翁和尚

維淳祐八年，歲次戊申三月己酉朔二十六日甲戌，奉直大夫賜紫金魚袋張即之，謹以薰茗致祭于圓寂育王堂頭笑翁禪師之靈，曰：

師之道德　淵淳山則
贊之毀之　皆不可得
師今云亡　哲人其萎
事關叢林　非我所知
憶我與師　兄弟莫擬
閱三十年　一日相似
師住南山　我添周行
扁舟絕江　明發西陵
師亦至止　共載而歸
翠岩之趾　高風勁節
從容可觀　芬納堂中
朝遊暮還　我孰世味

山深林密　粗有樂地
緊師之力　帝念遺老
尺一飛來　起廢鄧峯　曰徃欽哉
去我五年　相望二舍
不見兼旬　我心夙夜
半間亡恙　尚擬相從
何物二豎　廼賊其躬
肯哉遺言　斯世良藥
不鄙謂余　亦有所託
遺像山立　英氣如存
嬉笑怒罵　不復可聞
平生益友　今焉已矣
拜手几前　老淚如洗

御祭澹菴和尚

維宣德十年，歲次乙卯六月辛丑朔二十三日癸亥，皇帝遣行在禮部主事龍燦諭祭于故僧錄司右覺義自學之靈曰：「尔有戒行，擢在京剎。尚期久於其任，而遽尔云亡。茲特遣人賜祭，冥靈不昧，庶其饗之！」

祭東堂益宗和尚

住山體元

太虛之廣也，而能容於萬物；滄溟之深也，而能納諸百川。夫滄溟之深而自不以為深，故其深也莫測；太虛之廣而自不以為廣，故其廣也無涯。葢若人之含才抱德，懷仁蘊義；積於中，著於外，豈得而自跨哉？惟我澹菴和尚，自幼學佛，出遊於方外。投師擇友，脩身問學。歲月云遠，未嘗頃懈。儉而弗肆，隱而弗耀。厥後道充於己，名著於時。自然而然，非用意求而得也。曩在鍾山時，歷膺清要，與予同遊於圓菴師之門。朝斯夕斯，講道論義。聿以承薦，出主寶積，間闊數年。永樂間，又累同應召扵南北二京，復與之相處。綢繆之甚，日有相長之益。未幾，復與之登壇受具，然後分座鍾山，闡揚宗旨。升住此山，予亦忝繼斯席。相聚僅逾十載，欽取擢右街之任。重大慈恩，住持大教，期振祖風。豈料一旦而西歸哉？嗚呼！天與之才而不與之壽，自古皆然。今之忽逝，實可盡

傷，傷吾教失此偉人也！茲以函骨南田，用旌其世。禮設陳菲筵一奠，以抒吾情。

澹菴安骨佛事

住山體元

浙水東頭是故鄉　黃金臺畔忽云亡
雖當十月清霜重　猶見秋花晚節香

謀道重山林，名揚海宇，儼先輩之典形，作後人之規矩。風雲際會，早嘗出世於浮梁；雨露駢繁，屢覲天顏於帝所。分座鐘山，榮升玉几。承遠召住大慈恩，踞猊床肆談宗旨。選官利人兼利己，正宜一代而闡揚，豈料數朝而已矣！雖然，不滅不生，無彼無此。青青翠竹，盡是真如；岌岌青山，無非妙體。今日歸來事若何？全始全終，切骨切髓，千古安然夢菴裏。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九上卷目錄

提唱宗乘(偈四)　(郭子章)
育王常坦禪師　(嗣法福昌善公)
育王大覺懷璉禪師　(嗣法泐潭澄公)
育王曇振真戒禪師　(嗣法瑞岩鴻公)
育王法達寶鑒禪師　(嗣法福嚴感公)
育王無竭淨曇禪師　(嗣法寶寧璣公)
育王野堂普崇禪師　(嗣法黃龍清公)
育王無示介諶禪師　(嗣法天寧卓公)
育王大慧宗杲禪師　(嗣法昭覺勤公)
育王智端裕禪師　(嗣法昭覺勤公)
育王佛照德光禪師　(嗣法大慧杲公)
育王大圓遵璞禪師　(嗣法大慧杲公)
育王常坦禪師法嗣(二人)
育王澄逸禪師
湖山擇賢禪師(無錄)
育王懷璉禪師法嗣(二十三人)
佛日戒弼禪師
天宮慎徽禪師
徑山維琳禪師
臨平勝因資禪師
彌陀正彥庵主(已上五人見錄)
金山寶覺禪師
安嚴崇海禪師
廣慧利和禪師
明仙道信禪師
鳳凰文喜禪師
佛日道榮禪師
萬壽洪德禪師
精嚴同定禪師
寶雲有馨禪師
東林智華禪師
東禪智賢禪師
極樂興嗣禪師
普光處忠禪師
石門希仲禪師
解空清瑞禪師

五磊智環禪師
顯聖宗利禪師
孫覺莘居士(已上十八人無錄)
雲居齊禪師法嗣(一人)
育王居素禪師(無錄)
育王振禪師法嗣(一人)
嶽林真禪師(無錄)
保寧璣禪師法嗣(二人)
育王淨曇禪師
育王真如戒禪師(見錄)
育王端裕禪師法嗣(九人)
清涼坦禪師
淨慈師一禪師
道塲法全禪師
延福慧升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雲岩法秀禪師連雲行敦禪師
天目肇禪師
安岩古禪師
上巖詠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育王大慧杲禪師法嗣(九十四人)
教忠彌光禪師
東林道顏禪師
西禪鼎需禪師
東禪思岳禪師
西禪守淨禪師
開善道謙禪師
育王德光禪師(錄見前)
華藏宗演禪師
天童淨全禪師
大溈法寶禪師
玉泉曇懿禪師
薦福悟本禪師
育王遵璞禪師(錄見前)
能仁祖元禪師
靈岩了性禪師
蔣山善直禪師
萬壽自護禪師
大溈景暈禪師

靈隱了演禪師
光孝致遠禪師
雪峯蘊聞禪師
連雲道能禪師
靈隱道印禪師
竺原宗元菴主
近禮侍者
淨居尼妙道禪師
資壽尼妙捻禪師
侍郎張九成居士(見錄)
參政李邴居士(見錄)
寶學劉彥修居士(見錄)
提刑吳偉明居士(見錄)
門司黃彥節居士(見錄)
秦國夫人計氏(見錄)
徑山了明禪師(已上三十四人見錄，今錄其八)
祖麟道者
清涼殊禪師
花藥繼明禪師
大雲諶禪師
昭覺子文禪師
龍王自隱禪師
岳麓梵禪師
南華因禪師
超宗道人
大溈惠仰禪師
洛浦相禪師
徑山祖慶禪師
伊山冲密禪師
祥符如本禪師
象田德禪師
象田信禪師
龍牙信禪師
岳侍者
光孝林禪師
雲臥曉瑩禪師
九鼎法生禪師
黃文昌編脩

鄭昂居士
徑山有才禪師
大悲閒禪師
雪峰慧然禪師
華嚴覺印禪師
福嚴了賢禪師
慶成冲禪師
報恩崇海禪師
光孝祖彥禪師
薦福妙熙禪師
博山能禪師
石門仁禪師
龍翔宗常禪師
蔣山恩禪師
蔣山等詮禪師
光孝圓禪師
黑水曇振禪師
秀峰南禪師
法濟僧鶚禪師
報恩行禪師
舟峰慶老禪師
薦福普仁禪師
水陸野菴和尚
大溈如晦禪師
玉泉道成禪師
明招觀禪師
興王如沼禪師
從慶慶禪師
法宏首座
石泉詠禪師
光孝立禪師
明昭微禪師
大明廣容禪師
昭覺祖明禪師
正法秀禪師
仰山圓禪師
正煥首座
關西尼真如(已上六十人無錄)

育王妙堪禪師
遯庵演禪師法嗣(一人)
育王法明禪師(無錄)
育王光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靈岩之善禪師
淨慈居簡禪師
徑山如琰禪師
天童[泳-永+(瓜-丶)]禪師
東禪觀禪師
上方銛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育王宗印禪師
淨慈義雲禪師
徑山妙嵩禪師
育王師瑞禪師
育王權禪師
育王齊禪師
雲居梵宗和尚
銕牛印禪師(已上八人無錄)
育王觀禪師法嗣(一人)
徑山元熙禪師(無錄)
育王師瑞禪師法嗣(一人)
瑞岩崇壽禪師(見錄)
淨慈居簡禪師法嗣(一人)
育王大觀禪師(見錄)
育王妙堪禪師法嗣(一人)
天童岫禪師(無錄)
育王宗印禪師法嗣(一人)
法塲法舟禪師(無錄)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九下卷目錄

大慧杲禪師住育王山語錄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九

泰和　郭子章　相奎父　編

嘉興　楊鐸　覺斯父　校

△提唱宗乘

法門龍象，单傳直指；入不思議，法法如是。塗毒法鼓，響徹大地；一聞即死，別無聖諦。不立文字，祖祖傳心；個中消息，妙在知音。秤鎚揑破，虛空爛卻；玉几峰橫，白雲滿壑。志提唱宗乘。

福昌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常坦禪師

僧問：「如何是有中有？」師曰：「金河峰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堂前。」

上堂：「千花競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出世，知識興慈，是向下句。作麼生是不涉二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石田。」擊禪牀，下座。

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

漳州龍溪陳氏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既有異兆，僉知祥應。齠齔出家，丱角圓頂；篤志道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于地，微有省發，即慕參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於圓通訥禪師所。皇祐中，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使問曰：「才去[監-皿+立]拂，人立難當。」師即以頌囬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眾人同。」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乃進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允，仍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興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圍，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幾？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既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上嘉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丐歸，仍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

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誠懇，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師既渡江，少留金山、西湖。四明郡守以育王虛席迎致，九峰韶公作疏勸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杭時，以書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師終藏而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

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群生；猊座師登，將何拯濟？」師曰：「山高水闊。」曰：「華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峯。」師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鵝。」師曰：「脫卻衣裳臥荊棘。」曰：「人將語試。」師曰：「慣得其便。」僧拊掌，師曰：「更[跳-兆+孛]跳。」問：「聖君御頌親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曰：「半尋拄杖攪黃河。」問：「艣棹不停時如何？」師曰：「清波箭急。」曰：「恁麼則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曰：「濟水過新羅。」曰：「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師曰：「兒童不識十字街。」問：「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業？」師曰：「斫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麼？」僧茫然，師曰：「賺卻一船人。」師曰：「若論佛法兩字，是加增之辭、廉纖之說，諸人向這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聞舉著，一擺擺斷，不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為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並拘檢他不得，名邈他不得。何也？為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既無背面，第一不用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秖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

上堂：「文殊寶劒，得者為尊。」乃拈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千聖路絕。雖然如是，猶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鋩，如何運用？」良久，曰：「野蒿自發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參！」

上堂：「太陽東昇，爍破大千之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影響相馳；若向暗中立，也是藏頭露影漢。到這裏作麼生吐露？」良久曰：「逢人秖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參！」

上堂：「世法裏面，迷卻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卻多少人。秖如不迷不醉，是甚麼人分上事？」

上堂：「言鋒纔擊，義海交深。若用徑截一路，各請歸堂。」

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即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

上堂：「白日東上，白日西落，急如投壺閃寥廓。神龍一舉透無邊，纖鱗猶向泥中躍。靈燄中，休湊泊，三歲孩童髽四角。參！」

上堂，良久，舉起拳頭曰：「握拳則五嶽倒卓，展手則五指參差。有時把定佛祖關，有時拓開千聖宅。今日這裏相呈，且道作何使用？」拍禪牀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瑞巖鴻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曇振真戒禪師

上堂：「今日布袋頭開，還有買賣者麼？」時有僧出曰：「有。」師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曰：「老僧失利！」

福嚴感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法達寶鑑禪師

饒州余氏子。僧問：「不落階級處，請師道！」師曰：「蠟人向火。」曰：「畢竟如何？」師曰：「薄處先穿。」

保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

嘉禾人也。晚歸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臥白雲，偶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眾擁眙。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劍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嗄！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育王山建塔。

黃龍清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

本郡人也。示眾，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幡是風無著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諶禪師

温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就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

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歷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寧*頁]，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

上堂：「我若說有，你為有礙；我若說無，你為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監-皿+立]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帖，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眾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抜劒相為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

師性剛毅，泣眾有古法，時以「諶鐵面」稱之。

昭覺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

宣城奚氏子，夙有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窗戲，以硯投之，誤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即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

《雲門錄》，恍若舊習，徃依廣教珪禪師。棄游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裓，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為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勤即圓悟)」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洎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卻坐在淨躶躶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為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擇木乃朝士止息處)。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眾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篦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 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殃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詔住雲居，師徃省覲。入山次日，即請為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圜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眾問云：「眉間挂劒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圜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眾，叢林由是改觀。圜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菴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溪雲門庵，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開堂日，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師云：「鈍鳥逆風飛。」曰：「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大地盡末為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

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即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鏌鋣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道法之盛，冠于一時，眾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游，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裒先德機語，間與拈提，離為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梨。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欽慕如初。孝宗皇帝為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為獻。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真，請師說法，祝延聖壽。親書「妙喜庵」三字，并製贊寵寄之。

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舉起拂子曰：「還見麼？」擊禪牀曰：「還聞麼？」「聞見分明，是箇甚麼？若向這裡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曰：「看！看！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密；辟支獨覺於此得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眾洎夜來迎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脩羅於此得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餓鬼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根性，各得受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裡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為汝證明。如無，聽取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秖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

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永不竭。師子窟內產狻猊，鸑鷟定出丹山穴。為瑞為祥遍九垓，草木昆蟲盡懽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眾星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

上堂：「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師，卻作座主見徑山即不然，眼不自見，刀不自割；喫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卻棒，拈卻喝，孟八郎漢，如何止遏？」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為君重拈掇。天何高，地何闊，休向糞埽堆上更添搽[打-丁+(天/韭)]。換卻骨，洗卻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且道作麼生商量？」擲下拄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

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

上堂：「久雨不曾晴，豁開天地清；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

上堂：「舉圓通秀禪師示眾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秖得麻纏紙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卻似樹頭風過。」

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閑和尚，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

上堂，僧問：「有麼？有麼？」庵主豎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便下座，歸方丈。

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憍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徹。」

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這箇不遷。」擲拄杖曰：「一眾耳聞目覩。」

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顢頇，用格外底儱侗。自言『我以木槵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卻鼻孔。索頭既徑山手裡，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為驗？」遂燒香曰：「以此為驗。」

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曰：「如何是麁入細？」師曰：「香水海裡一毛孔。」曰：

「如何是細入麁？」師曰：「一毛孔裡香水海。」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火不待日而熱。」曰：「磨後如何？」師曰：「風不待月而涼。」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交。」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書-曰+皿]西江水，即向汝道。」「意作麼生？」師曰：「釘釘膠黏。」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夢裡惺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曰不落因果，為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秖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為甚麼脫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師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顛纖。」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野馬嘶風蹄撥剌。」曰：「明日大悲院裡有齋又作麼生？」師曰：「雪峰道底。」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親言出親口。」曰：「未審如何受持？」師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師曰：「五味饡秤鎚。」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教中道，塵塵說，剎剎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為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僧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僧曰：「也知今日令不虛行。」師曰：「識甚好惡？」

師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曰：「領。」師曰：「領你屋裡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裡轉卻。」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出去！」僧卻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底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曰：「卻是你會老僧意？」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即今因甚麼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曰：「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

舉竹篦問僧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曰：「請和尚放下竹篦，即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篦，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又舉問僧，僧曰：「甕裡怕走卻鼈那？」師下禪牀，擒住

曰：「此是誰語？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竹庵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

師年邁求解，辛巳春，得旨退居明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于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宏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秖恁麼，死也秖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蛇尺許，腰首白色，伏于龍王井欄，如義服者，乃龍王示現也。四眾哀號，皇帝聞而歎惜。上製師真，賛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次，致祭者沓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詔以明月堂為「妙喜庵」，謚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

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駈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徃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徹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鐘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即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狥平江道俗之請，庵于西華。閱數稔，勑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元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裡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秖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

上堂：「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為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裡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打-丁+感]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

上堂：「動則影現，覺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車*度]轣鑽。到這裡，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脉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

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

上堂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垜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剎剎塵塵是要津。」

上堂曰：「易填巨壑，難滿漏巵。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卻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戚，飲水亦須肥。」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你是田庫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猶莽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劒氣爍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

師蒞眾，色必凜然。寢食不背眾，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閣維所。聞香匳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鄮峰、西華，謚大悟禪師。

徑山杲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

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不就，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師終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腳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果、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中峰頂上塔心尖。」

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

射。眾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酧，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為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門兩扇開。」

上堂：「七手八腳，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虵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師住靈隱日，孝宗皇帝嘗詔問道，留宿內觀堂。奏對機緣，備于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鄧峰東庵。

常州華藏遯庵宗演禪師

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腳。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臘旦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世間，無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為諸人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

上堂，舉「南泉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曰：「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秖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峯觀不足，卻來平地倒騎驢。」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

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徃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為人不為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秖你這一拳，為三聖出氣？為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為人處也無？」僧曰：「有。」

慧曰：「箚！」僧擬議，慧便喝。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

育王璉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

僧問：「如何是毘盧印？」師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福州天宮慎徽禪師

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門，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佛說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杭州徑山無畏維琳禪師

湖州人，初住大明。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在然燈前，亦非釋迦後。」云：「莫便是育王兒孫也無？」師曰：「神岳峰高，尾閭水急。」問：「如何是大明家風？」師曰：「神鸞頂上軒眉坐，黃鵠岫中昂首行。」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會即便會，覓甚意旨！」僧珍重便去。師曰：「聽取一偈：『榾柮火殘飛白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爐冥坐人不知，蒼狨山西叫明月。』」久立。

杭州臨平勝因資禪師

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方圓無內外，醜拙任君嫌。」云：「心月孤圓，光含萬像。」師曰：「莫將黃葉作真金。」問：「菩提不可以心得，和尚從何而得？」師曰：「齪漢！」乃曰：「若論此事，如日月麗天，八方普照，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明，乃當人障隔。若據祖師正令，擬議千差，直須打透金鎖元關，一任縱橫妙用。」久立。

温州彌陀正彥菴主

一日，禮拜雪竇良禪師，良問云：「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主曰：「有無且置，和尚是有主禪師？無主禪師？」良云：「卻被葫蘆倒纏藤。」主曰：「道什麼？」良擬對，主拂袖便出，曰：「見面不如聞名。」良呵呵大笑。至晚入室，良不允，主乃有頌曰：「金刀剃落青絲髮，求佛求法亦求真；黃梅分付盧行者，師今授手與何人？」

保寧璣禪師法嗣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

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

有僧舉大慧竹篦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厨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

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削，首參雪峰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厮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烟和露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裡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嗄？」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卻木羊兒。」照深肯之。

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菴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

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上堂，舉法眼示眾曰：「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有一絲頭」。師竪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髑髏猶未覺。」法燈云：「[書-曰+皿]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

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清。」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

姑蘇陳氏子，東齋川和尚為落髮。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劒」，忽大悟，有偈曰：「皷吹轟轟袒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腳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

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单越，卻來山僧手裡呈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

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椰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裡覓箇甚麼？」纔輕輕拶着，便言：「天台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裡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窮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眾求偈，師瞪目下視。眾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峯。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

建寧人也。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方古今，都盧在裡許，喆喆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針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黿鼉魚龍、鰕蠏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皷舞。然雖如是，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育王大慧杲禪師法嗣(八人，光、璞二師録見前)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

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 徵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

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廝。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為甚麼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曰：「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舘。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腳痛有元沙。」届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菴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趍前，尚曰：「張學録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秖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叙語未終，公推倒卓子，尚大呼：「張學録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蔟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菴。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秖對？」僧冈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裡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為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徃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秖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為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劒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陜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伍佰。」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艱，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徃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為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脩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

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歸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裡走，諱不得！我腳何似驢腳，又被黐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傍邊，煞得工夫！」公設心六度，不為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為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為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與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氷。汝今微有疑與惑，鷂子便到新羅國。」

參政李邴居士

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照為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眾舉趙州「[這-言+(序-予+手)]」栢垂語曰：「[這-言+(序-予+手)]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眾，既是打破趙州關，為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秖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籌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書-曰+皿]落情見。一取一拾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胷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為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脩居士

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

字元昭。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為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菴。隨眾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嚛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即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為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

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篦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裡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臘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裡，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

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為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秖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秖恁麼教人看。」真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緊畧，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育王光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妙峰善禪師

吳興劉氏子，其先居彭城，後徙吳興。高、曾、大父、父皆登膴仕。師生紈綺中，姿性高潔。年十三即辭家祝髮，受業德清齊政院。其師教以經論，一見輒了大意，乃遍參諸大老。時佛照光禪師唱道鄮山，師徃參禮。以風幡語直箭鋒機，蒙印可，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鋘起吾宗。」自是辨慧融釋，然不以此自足。遊衡、湘，還入康廬，卓錫妙高峰下，面壁坐十年。一時學者尊稱之曰「妙峰禪師」。分座於鴈山能仁，出世於慧因、洪福、萬年諸剎，退居皋亭劉寺者又十餘年。大畧如在妙峯時，其徒推迫不已。復領明之瑞岩、蘇之萬壽、常之華藏。晚至靈隱，亦非所樂。靈隱密邇行闕，輪蹄湊集，師掩戶若不聞，一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温而已。會天童虛席，時鄭清之秉鈞軸，獨念非師莫宜居，因勉師行。師答曰：「老僧年踰耄矣，尚夜行不休乎？」辭弗就。鄭公益高之。

師上堂云：「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泄。」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者裡是鑊湯爐炭。」擊右邊云：「者裡是劒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着還知落處麼？」又擊云：「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又示眾云：「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撩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生平善誘其徒，未嘗厲聲色然。一經指授，輒神融意悟，心悅誠服，皆充然有得。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云：「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遂逝，實端平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舍利不可數計，塔于靈隱之西岡，鄭公銘其塔。

杭州府淨慈北磵禪師

名居簡，字敬叟，蜀之潼川王氏子，以其寓北磵之日久故，人不名字之，稱「北磵」云。先出世天台報恩光孝寺，退居杭飛來峰之陰。張公誠子與旰江刺史走書，以唐僧紹隆所開山處之，師高卧不起。而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亦復不起。後遷至淨慈，師頌世尊初生話云：「一聲哇地便吒哩，突出如斯大闡提。此土西天起殃害，堂堂洗土不成泥。」又頌《楞嚴經》六解一亡云：「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烟一縷閒清晝，百鳥不來花自紅。」嘗闢一室以居，名曰「薤室」，作賦以自見其畧曰：「進則面墻，退則坐井。柱忽不支，壁忽就殞。豁然而虛，漠然而冏。如蒙之擊，如震而警。」又曰：「如無盡藏，如大圓鏡。前山送青，若壯士之排闥；後山阻闖，擬良工之御駿。撫鴻鵠而晚眺，入冥冥

而遠引。咲雲烟之輕去，漫悠悠而無定。駐落日於西崦，延初蟾於東嶺。是皆中所得也。」有《北磵集》十九卷行世。旰江張公誠子序之曰：「讀其文，宗密未知其伯仲；誦其詩，合參寥、覺範北磵於人不苟合，合亦不苟睽。取舍去就之際，潔如也。」龍泉葉公水心酧師詩曰：「簡公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青染綠未禁春。」師居天台委羽，有二姓爭竹山，竭產不肯已。仙居丞王君懌來囑師諷之，乃作〈種竹賦〉一首示二姓，而訟遂止。

杭州徑山如琰禪師

字浙翁，台州周氏子。穎悟邁倫，作維摩讚偈云：「毘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

明州天童[泳-永+(瓜-丶)]禪師

字無際。題郁山主像偈云：「策蹇溪橋蹉跌時，誤將豌豆作真珠。兒曹不解藏家醜，笑倒楊岐老古錐。」

東禪觀禪師

字性空。上堂，舉「塩官國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云：『却安舊處着。』僧復來問，師云：『古佛過去久矣！』」師云：「盲者難以與乎文彩，聵者難以與乎音聲；者僧既不薦來機，國師只成虛設。雲門道：『無眹迹，扶國師不起。』雪竇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云：「前來葛藤一時畫斷，且道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

又舉「保壽和尚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公案，師云：「眾中商量道：三聖有奔流度刃之作，向平地上湧波瀾；保壽用疾焰過風之機，向虛空裡轟霹靂。二大老各出一隻手，扶竪臨濟正法眼藏。與麼說話，要作臨濟兒孫。且緩緩，東禪道：『蚊子如何擎天柱？藕絲焉可拄須彌？若是臨濟正法眼藏，端的向二人邊滅却。』」

上方朴翁銛禪師

天資奇逸，辯博無礙，讚達磨像曰：「一言已出駟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楊子江心航折[竺-二+韋]，浪頭何似問頭危。」

育王師瑞禪師法嗣

明州瑞岩壽禪師

字無量。因僧問：「世尊臘月八日正覺山前夜覩明星悟道，此意如何？」師答以偈曰：「瑩星現處眼皮穿，漢語秦言萬萬千；暴富乞兒休說夢，誰家竈裡火無烟？」

淨慈居簡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大觀禪師

鄞縣橫溪陸氏子，字物初。蚤參北澗于淨慈，悟旨。典文翰，聲稱籍甚。晚住育王，座下名緇蟻附。

上堂云：「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充塞虛空，無處回避。堪笑迷流，白日青天，開却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為我授記。何異好肉剜瘡，空花求蒂？畢竟如何？悉咧悉咧。」既順世，塔葬于寺之西菴。

育王觀禪師法嗣

徑山佛智晦機禪師

諱元熙，族豫章唐氏，世業儒。西山明覺院明公廼師之族叔，父聚其宗族子弟，教之世典。師與兄元齡俱從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年十九，遂從明公祝髮。將遊方，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為裝。師謂：「財足喪志。」即善辭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宿皆欲出己座下，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闡化玉几，往依之。物初與語，大驚異之。留侍左右，朝夕咨扣，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為偈以勉焉。後至錢塘，謁東叟穎公于南屏，延師掌記。至元中，總統楊璉真加奉旨取育王舍利塔進入供養。乃親詣師，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隱居里之灊山。元貞二年出世，應百丈之請。居十二載而法席振興。至大初，應淨慈之請，入寺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俯伏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湊。

上堂曰：「雲門道个普字，[書-曰+皿]大地人不柰何。殊不雲門四稜塌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恠觸忤好。』非徒扶起此老，管取話行天下。」居七載，遷徑山，閱三月，師杖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徃也。江西學者聞師退閑，咸傾誠法味，以致百丈、大仰之徒爭來請師。師辭不獲已，遂[這-言+歹]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書所與徃來。作偈示眾，擲筆化去，延祐六年閏八月十有七日也，壽八十二。大仰之下有金鷄石者，應馬大師懸讖故葬焉。而其徒之在杭者，又建塔于淨慈之西隱，以存詹敬之所。嗣法者有笑隱訢、石室瑛、仲芳倫云。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十上卷目録

玉几社詠(偈四)　(郭子章)
頌佛舍利　(釋道世)
贈處士范的育王書石　(于季友)
答于使君　(范的)
禮舍利塔　(釋僧亮)　(詩二)
靈鰻井
游育王寺　(劉仁本)　(詩二)
禱雨金沙井
禮舍利塔　(釋噩夢堂)
次劉使君韻　(釋渤南溟)
寄元虛師　(釋南堂)
題明月堂　(舒亶)
游育王寺　(金元素)
錢教諭紳祭金沙井次韻　(釋體元)
游育王寺　(謝彥禎)
游育王寺贈福上人　(屠滽)
前題　(張昺)
游育王寺　(張得中)
宿普香室　(夏時正)　(詩二)
登上塔
游育王寺　(章繪)
禮舍利塔　(張楷)
贈頤庵禪師　(俞溥)
題竹　(鄭珞)
贈頤庵禪師　(洪貫)
游育王寺　(王應鵬)
登上塔　(張邦奇)
育王寺　(張懋賢)
白雲竹院　(高弟)
和高使君瓦屋韻　(豐坊)　(詩七)
入山呈日峰首座
游損巖
登上塔
望海(二首)
白雲竹院
登溪光山色樓　(謝汝儀)

前題　（馮應奎）
前題　（釋道謨）　（詩二）
白雲竹院
訪李六峰侍衛過育王寺　（鄭威）
游育王寺次高瓦屋韻　（李循義）　（詩二）
前題次鄭沙村韻
游育王寺　（唐曜）　（詩四）
次高瓦屋韻
次鄭沙村韻
游育王山總歌
禮舍利塔　（釋僧欽）　（詩四）
望海亭
無異堂
淵靈廟
禮舍利　（釋方澤）
登上塔　（李堂）
游育王寺　（朱訥）
山橫玉几　（倪光）
香篆燒雲　（杜英）
燈然兩塔　（鄒閨）
井湧金沙　（史鏞）
鐘度重關　（方震）
螢照松堂　（王政）
鹿鳴芝洞　（倪鑰）
茶鐺煮月　（蔡欽）
禮育王塔贈瓶公　（陳廣酚）
贈秘藏法師入紫阜習靜　（陸光祖）
游育王寺　（龍德孚）　（詩三）
參舍利塔
解帶付育王塔主瓶無漏
謁育王塔　（汪道會）
與無漏瓶公清話　（沈一貫）　（詩三）
送秘藏法師入紫阜山(二首)
禮舍利塔贈無漏瓶公　（釋傳學）
遙禮鄮山舍利送理公還四明　（郭子章）
贈無漏律師　（沈明臣）
贈無漏上人　（王穉登）　（詩三）
送慧日、秘藏二師還玉几

玉几昇公禮吳中石像寄贈
赴鄭峰華嚴道場　(屠隆)　(詩十一)
贈無漏律師
壽無疆六十
贈慧日上人
懷秘藏法師
旅泊庵詩四首為秘藏法師賦
送秘藏上人省母(二首)
游育王寺　(周應賓)　(詩三)
和屠田叔禮舍利韻
戲贈秘藏上人
贈無漏上人　(林祖述)
重禮舍利　(釋傳燈)　(詩十)
贈師弟瓶公
送秘藏掩關紫阜
題慧日寒王齋
宿秘藏聞復齋
送秘藏還育王
答旅泊庵賓主偈
送秘藏歸寧(二首)
端陽日游損巖
送秘藏之維揚
贈無漏上人　(張邦伊)　(詩二)
送昇公入天台
禮舍利塔贈秘藏法師　(曾鳳儀)
贈瓶公住育王　(釋傳如)　(詩五)
秘藏掩關紫阜
送理公歸寧(二首)
贈慧日、昇公
禮舍利塔赴藏公之約(三首)　(屠本畯)
送理公宣州省母(馮夢禎)
游玉几　(張邦侗)　(詩三)
訪無漏律師
懷理公上座
寄無漏律師　(聞龍)　(詩六)
贈秘藏法師
懷慧日上人
送理公省毋(二首)

送慧日訪王百谷
贈秘藏理公　（柴以觀）　（詩二）
過道謙上人蒙泉居
玉几歌贈秘藏法師　（陳王賓）
旅泊庵賦為秘藏法師　（沈泰鴻）
登上塔　（盧澐）　（詩二）
攤書
與無漏師夜坐　（釋傳慧）　（詩三）
送慧日游錢唐
題秘藏旅泊庵
隨喜舍利塔　（羅大紘）　（詩二）
送理公之金陵　（釋真源）
贈無漏開士　（胡隱蓮）
問旅泊庵賓主　（李麟）　（偈二）
訊無漏師掩關　（釋宏灝）　（詩二）
寄慧日、秘藏
與無漏師夜坐　（釋佛引）　（詩四）
宿秘藏旅泊庵
城南晚眺同慧日、秘藏
送秘藏訪郭太乙、陵舄
訪無漏師掩關不值　（潘萬化）
禮舍利塔　（釋圓復）　（詩六）
夜坐瓶師淨室
結夏育王同慧日、秘藏
旅泊庵為藏公賦
同幽溪大師游損巖
貽三支集益道謙
送秘藏之維揚訪郭太乙、陵舄
前題　（釋正性）
前題　（釋受職）
謁四明廣利寺舍利塔　（郭孔太）　（詩三）
同徐觀察、陶孝廉宿理公白雲竹院
秘藏法師小園夜坐，次韻奉答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十上

泰和　郭子章　相奎父　選

鄞邑　聞龍　隱鱗父　校

△玉几社詠

主世有道，誦道有詩；鶴鳴九皐，其子和之。東方啓明，拂衣而征；鳥鳴倉庚，憶我友生。友生胡居？厥居匡廬；六時蓮漏，大人子虛。我欲從之，從之不得；寄言靈鴻，雲夢之澤。志玉几社詠。

頌佛舍利

釋道世

金軀遺散骨　寶塔徧天龍
創開於十塔　終成八萬興
珠葢靈光變　剎柱吐芙蓉
屢開朝霧露　數示曉靈徵
紅霓相映發　風搖響和鐘
仙鸞往往見　神僧數數從
獨超羣聖上　含識普生恭
慧心常不滅　方知聖叵窮

贈處士范的育王書石(有序)

〈育王寺常住田碑〉嘗為寇盜隳壞，久無[監-皿+立]立。會剡越間有隱逸之士曰范的，業文功書，未遇於時，常萍泊雲水間。一日扁舟至明，余邀以書之，以補阿育王缺典。時處士書碑於玉几山，因以寄贈。（于季友）

墨妙復舜雄　扁舟訪遠公
雪天書梵字　霜月步蓮宮
跡寄雙林下　名留刼石中
遙知松逕望　棠葉滿山紅

荅于使君時余在育王寺書石，使君寄贈四韻，依次用本韻奉酧。

范的

拙藝荷才雄　新詩起謝公
開緘光佛域　望景動星宮
風雪文章裡　書鐫琬琰中
將誰比佳句　霞綺散成紅

禮舍利塔

僧亮

鐵輪王使鬼神功　靈塔飛來鄮嶺東
有客不隨流水去　磬敲踈雪細雲中

靈鰻井

散盡殘雲碧甃開　靈魚石縫露星腮
寒生鏡底長清淺　泉脉流從印土來

游育王寺

劉仁本

古鄮名山控海涯　諸天深護梵王家
一峰橫玉前陳几　九井沉金下涌沙
鍾磬隔林田鸛鶴　松杉夾道走龍蛇
來朝更上盤陀石　遙睇祥光燭海霞

禱雨金沙井

為乞天瓢走謁龍　秉情曾到育王宮
萬年舍利孤幢在　一脉靈泉九井通
雲氣合來鰻出水　雨聲隨至鳥呼風
應須三日甘霖遍　太守同歸造化功

禮舍利塔

噩夢堂

披石捫蘿疊梵宮　山深路絕徃來蹤
雲歸龍隱金沙井　月上猿啼玉几峰
據會亭幽花木抱　普同塔古蘚苔封
我來親覩真金像　舍利光吞海日紅

次劉使君韻

渤南溟

浮屠高聳三千尺　下控平居十萬家
客散清宵虛講席　僧來赤脚渡流沙
好山當戶奔於馬　亂水通渠曲類蛇
使節登臨春興逸　碧桃花下醉流霞

寄元虛照禪師

釋南堂

演法高登玉几峰　宏機堪復器之風
不因北海鵬程遠　爭得西丘祖脉通
一炬自焚龍腦鉢　十虛都作錦薰籠
向來曾讀宸奎記　萬古光輝日月同

題明月堂

舒亶

引月貯虛堂　堂高附南極
我當盛暑來　萬象生秋色
堂豈朝朝新　月亦有時蝕
一寸坐禪心　萬古磨不得

游育王寺

金原素

育王名剎冠東南　中有瞿曇趣味酣
海氣結雲時作雨　山光迎日晝為嵐
可人白鶴來松逕　聽法蒼龍出石潭
親見金星還寶塔　世尊舍利現珠龕

錢教諭紳祭金沙井次韻

釋體元

每羨良儔共懽賞　故舊江湖惜長徃
錢公與我方外交　幾度馳神勞渴想
謁龍禱雨當深秋　摩挲石刻詢來由
致祝宣文禮初畢　金沙聖井偕優游
適欲分襟鄧峰下　涉嶺凝眸猶駐馬

半溪流水響鳴琴　兩岸青山列圖畫
日回西崦穿洞天　垂鞭緩步凌危巔
薄暮夷猶極清興　新詩走筆如涌泉
人事紛拏塵夢裡　今古那能究終始
全身脫畧惟子房　四皓虛譽傳用里
肯從晦迹專一丘　丹崖翠壁居深幽
不解施工輔名教　譬植黍稷空無收
先生讀書只一過　雄辨高談驚四座
橫霄老氣尚崢嶸　陽春白雪難為和
聖賢奥閫誠莫窮　鬱然丘壑蟠胸中
挹露忻看階畔菊　迎風愛聽簷前松
眷彼儒釋復何異　磊落奇才豈徒爾
明經足繼程伊川　振世奚慚錢若水
論文最喜真意濃　情懷傾倒嗟同風
未擬過逢到城郭　凭欄矯首雲冥濛

遊育王寺

薛彥禎

几横青王鄮峰南　萬壑松聲曉正酣
舍利寶光明叠翠　招提香霧接層嵐
虎來聽法風生座　鰻起朝火月滿潭
方丈老翁年八十　六時蓮漏一蒲龕

游育王寺贈福上人

屠滽

雪霽峰巒露翠鬟　病餘登眺強開顏
一生容貌鶴同瘦　半日襟懷僧共閒
風逐松聲來枕上　月隨梅影到窓間
獨憐舍利無檀越　舊日靈光尚未還

前題

張昺

春風連袂入松關　秀壓東南百萬山
簾捲半空横玉几　雲開四面擁青鬟
香銷栢子禪機息　雨濕茶烟鶴梦閒
舍利一函光彩舊　碑文數尺蘚苔斑
賞心已遂三生約　天意重留兩日閒
頓覺精神超物外　那知身世在塵寰
客子清歌蘇武節　主人高興遠公班
詩成大雅鏗金石　酒出新槽阻珮環
錢湖有約終須泛　霞嶼何妨共咲攀
好景良朋遊未了　夕陽江上放舟還

遊育王寺

張得中

萍跡江湖興未賒　乘閑又到梵王家
浮圖飛影連蒼靄　舍利騰光映彩霞
鰲載奇峰横玉几　龍蟠聖水漾金沙
老僧愛客留清話　竹榻平分自煮茶

宿普香室

夏時正

詩思清人睡不成　彈碁啜茗坐深更
洗空兩耳浮華事　滿屋松聲與水聲

登上塔

滿身烟霧冷凄迷　竹樹陰森接檻齊
蠟屐高躋望晴日　扶桑拂影海天低

遊育王寺

章繪

聞說茲山勝少林　自從中古到于今
久懷登覽因循過　乘興追遊取次吟
舍利朗開金世界　曇花飄墜白雲岑
呼童打起枝頭鳥　莫遣春聲雜梵音

禮舍利塔

張楷

天使儒生信佛乘　故令舍利現光明
從茲眼界無塵障　便覺心田契道成
午夜梵音獅子吼　千年機會鳳凰鳴
他時玉几修遺錄　誰謂荣陽獨有名

贈頤菴禪師

俞諄

威儀濟濟德淳龐　鄮嶺東來建法幢
錦繡文章傳第一　氷霜戒行擅無雙
劇談妙法花飛雨　悟徹元機月印江
非但錫頭能解虎　鉢中常使毒龍降

題竹

鄭珞

摩詰仙遊去不還　惟餘墨蹟在人間
數竿風月留真趣　付與明州玉几山

贈頤庵禪師

洪貫

入山僧臘未多年　清致還勝出沼蓮
詩句不敲驢背苦　心齋已悟石頭禪
梨花夜月真成約　桃李春風信有緣
情重阿師延坐久　日長添炷寶爐烟

遊育王寺

王應鵬

中條一支路　十里夾青松
龍卧金沙井　雲依玉几峰
殿鍾聲裊裊　花澗水淙淙
惠遠相聞久　無因識道容

登上塔

張邦奇

記得當年黃鶴樓　憑欄閑看漢江流
鄧峰今日層霄裡　幾點青山海上浮

育王寺

張懋賢

舍利光存否　廻巒試一登
捫蘿雲在[革*代]　汲井月隨繩
倦欲蒲團卧　豪思玉几憑
廿年遊覽興　今日為君乘

白雲竹院

高弟

玉几山前看白雲　金沙泉上飯青精
野鷗渡水客愁破　空露濕衣秋思清
謾采瑤華悲落日　閒翻貝葉歎浮生
故園巖壑知誰主　是處風煙重我情

和高瓦屋使君韻

豐坊

塔院雲光層復層　高人禪定向來精
波心出月千林白　石骨流泉萬古清
藏界是真還是幻　法身無滅亦無生
使君猶綰黃金綬　多病偏諧遯世情

入山呈日峰首座

天借閣浮放玉毫　幽棲得地萬緣消
山中麗日身常淨　竹上靈泉息自調
蘚砌聽經留虎跡　萍池施食長魚苗
年來已發皈依願　共隱叢林不用招

游損巖

新春勝覽興悠哉　曉日晴雲縈且迴
萬頃山光如泛海　青烟開處一僧來

登上塔

火發茶香歸鉢淨　風傳竹韻過窓虛
杖頭探得金沙窟　寂寂靈源本自如

望海(二首)

信步忽凌虛　天風逐嘯呼
左窺窮大海　右瞰俯澄湖
雁落初開地　龍降舊獻珠
千年神跡在　長此護浮圖

崔嵬一登眺　神[(木-(企-止)+((人/人)*(人/人)))/大]越人天
巨浸全心性　浮漚悟世緣
乾坤元氣合　日夜化機旋
若問桑田事　三山在目前

白雲竹院

竹房長對白雲山　六月携琴獨扣關
露下瑤空庭鶴舞　雨飄玉几鉢龍還
坐閱貝文醒醉夢　步隨沙[泳-永+(瓜-、)]弓濛湲
重來旬日妄歸去　誰謂浮生未易閒

登溪光山色樓

謝汝儀

蘭若何年搆此樓　屏山枕水趣悠悠
窓搖倒影晴風細　簾捲西巒暮靄收
承宇飛雲時變化　眩眸絕壁自春秋
憑欄今喜情超逸　他日相傳是勝游

前題

馮應奎

梵闕登臨更上樓　溪光山色兩悠悠
浮金謾挹晴嚥轉　列翠頻瞻宿霧收
排闥遠容偏入暮　護田深映獨宜秋
十年田首風波地　此日相看是勝遊

前題

釋道謨

溪抱山兮山抱樓　令人登眺思悠悠
溪光搖檻清堪掬　山色凝簾翠可收
影漾金沙銀漢月　香浮玉几桂巖秋
此中風景真殽率　塵跡無媒莫浪游

題白雲竹院

一片無心百尺臺　詩題節下底須裁
池涵練影知龍化　簫奏韻音引鳳來
緲緲晴嵐浮座榻　飛飛蒼雪點莓苔
遠公素衲令人浣　晒向琅玕傍草萊

訪李六峰侍御過育王寺

鄭威

六峰峰下過十里　長短白雲并彩霞
八萬四千傳舍利　古今旦暮老袈裟
山環玉几客作主　地湧金蓮天雨花
苦熱恰來河朔飲　僧家元是勝官家

遊育王寺次高瓦屋韻

李循義

偶將宦况寄秋雲　出郭來尋僧舍精
林卧水聲仙骨冷　月行山影客衣清
烟花有待隨詩入　塵土無緣逐夢生
莫謾袈裟談淨業　五雲深處未忘情

前題次鄭沙村韻

鄮峰深處青蓮宇　寶樹珠林護紫霞
刺史從容問民俗　老僧顛倒着袈裟
降龍帶雨歸深井　野鹿聽經眠落花
塵土不生風日靜　蓬萊何處有仙家

遊育王寺

唐曜

萬木辭柯與露流　育王山寺逐仙遊
泉通法海金沙滴　岫出耆闍玉几幽
舍利有光隨卓錫　菩提無樹長靈丘
連珠叠壁因尋勝　忍草靈花共趁秋

次高瓦屋韻

野寺秋光淨六塵　茶鐺午梦熟黃精
真乘駕載三車富　明鏡臺空四大清
昏黑定須瞻法界　逍遙今已悟長生
欲聞佛祖西來意　始信閭丘物外情

次鄭沙村韻

藤蘿淨結空中殿　羽蓋遙臨海上霞
虛唄忽疑聞管籥　傳衣聊復問袈裟
廻廊細摘娑羅葉　遶塔全開智慧花
十里下山塵路遠　白雲依舊鎖仙家

游育王八景與蘭朱簡總歌

阿育王山　截然屹立東吳東　左連右帶何重重
烟嵐捲盡海天淨　倒插千朵萬朵青芙蓉
上有層臺　峻閣突兀絢金碧　飛泉恆石衝激聲隆隆
俯瞰洩尾閭　東注之溟濛

機自息　玉几南來之奇峰
霧鰻井煖金沙湧　石梁高駕飛晴虹
燈燃兩塔晝夜明　光搖萬丈紅玲瓏
闍黎課罷猿鶴歸　微風暗度重關鍾
夜半松堂雨初歇　一點山螢照明滅
洞芝深處鹿一聲　喚起降龍授彈舌
蒲團出定禪思清　床頭茶鐺火初熱
大空小空不驚童子眠　自汲澄潭煑寒月
六時靜裡蓮漏遲　雲飄香篆游絲結
上人趺坐不放參　上方自與塵囂絕
露葵曉折炊胡麻　晴窓補衲裁雲霞
清標便是仙人家　十洲三島何須誇
我欲攀巢探窟排風情　朗吟只愁山人驚
我欲牽蘿縛竹借遊憩　苦空却與風流異
歌一曲歸去來　醉懷豁達乾坤開

舍利塔(育王四景)

雪巖欽

迸出神光奪夜寒　光從七寶聚中看
目前有見有不見　總是當機人自瞞

望海亭

怒濤翻雪曉雲寒　浴出金烏天渺漫
要識全潮全是水　不妨來倚玉闌干

無異堂

目前法法盡平沉　四壁寥寥蘚暈深
冷淡中存千古意　湏知千古即如今

淵靈廟

一脉知從何處通　四簷寒緑浸青松
卒風暴雨躲得過　遮裏元來有活龍

禮舍利塔

釋方澤

鄧峰凌海蜃樓邊　舍利相傳自五天
分置還先白馬使　湧流更後赤烏年
玉輪瑩轉重函祕　寶燄紛騰疊錦纏
疇昔瞻依親拜舞　自驚身在覺皇前

登上塔

李堂

絕巘登登路欲迷　上方真與碧雲齊
廿年閣眼觀東海　快望秋潮坐日低

游育王寺

朱訥

花鳥尋常百樣春　名山偶爾看來真
試攀千尺高峰上　今古登臨有幾人

山橫玉几（育王八景）

倪光

育王世界自天成　門外青山玉几橫
行道北朝香案近　談元南拱白雲平
珠林半出迎禪駕　石鏡長懸照化城
謾擬烏皮兼白麂　雨花臺上說詩名

香篆燒雲

杜英

鵲尾爐中寶篆分　一星火燒氣成雲
玉衡影轉璇璣運　金鼇光浮琬琰文
為厭冗中縈俗慮　特來閒處挹清芬
山僧鼻觀空諸相　朝夕焚脩意趣勤

燈燃兩塔

鄒閨

百尺浮圖插半空　兩峰相對夜燈紅
光迴鄭嶺千山外　影落扶桑大海東
法界照臨開黑業　塵几皈向仰宗風
主持今送日休去　應見山門萬世功

井湧金沙

史鏞

名山山下有潛龍　半隱山中半水中
沙湧黃金籠雨氣　雲生白日起霧風
綺欄不設苔痕斷　石甃元餘海氣通
駐錫請看神應處　定分一鉢濟年豐

鐘度重關

方震

漏盡鐘鳴啓梵宮　隨風直度太虛中
龍吟殿裡催天曉　虎嘯山前候日紅
百八教門知有數　三千世界聽無窮
老僧課罷歸松榻　心是空時色是空

螢照松堂

王政

雨歇山南夜氣凉　螢燈一點照松堂
隨風飄到金星小　觸几飛回玉燼長
可咲逸遊搖作戲　堪嗟耽苦為囊
幽禪本性憐生物　一任輕盈定衲裳

鹿鳴芝洞

倪鑰

呦呦麋鹿共和鳴　為愛靈芝洞口生
玉點沿身千歲古　銅牌繫角七星明
渴時惟飲潭中水　饑處猶飡野外苹
法相已無蕉覆梦　每來聽誦傍階行

茶鐺煲月

蔡欽

老禪出定雨晴天　和月煎茶袒右肩
半榻清風燒落葉　一溪秋色汲新泉
蒼蠅夜集爐頭鼎　睡鶴時驚座上烟
為囑高僧休自啜　相如病渴臥文園

禮育王塔贈瓶公

陳廣酚

寺門黃葉冷秋煙　曾向空王問四禪
尚有生公閒白石　將無居士是青蓮
慈雲徧覆珠幢潤　朗月猶依寶座縣
十載壯心稱任俠　一時銷盡佛鐙前

送秘藏法師入紫阜習靜(有序)

上人自宛陵來參舍利，於鄮峰見光瑞希有，即從住持瓶公薙染受具，乃庚寅歲佛歡喜日也。後入天台受業於有門法師，大悟教觀之旨。然衣珠自昧須憑開示，薰修證入必假靜功。遂頓捨塵緣，翛然壁觀。余嘉其精進，因書二絕以贈之。（陸光祖）

薙髮鄮峰脩白業　又從紫阜息攀緣
三年頴悟金仙訣　慧日高懸照義天

蘆穿定[邱-丘+(夾/(暴-(日/共)))]鶴巢顛　楊柳軍持不計年
遙望赤城霞散彩　禪關寂寂一燈縣

游阿育王寺

龍德孚

阿育叢林不記年　講堂松雪覆人天
金沙龍噴法壇雨　玉几雲橫香案烟
飛白獨餘蕭字在　浮圖實有寶珠懸
山僧莫漫談興廢　萬刼歸空總是禪

參舍利塔

一點光明佛　千年舍利堂
金鐘天籟湧　玉几雨花香
飛白仍蕭字　浮圖定育王
寶珠無色相　法眼自元黃

解帶付育王塔寺無漏住持

慈海航來早放閑　臨岐解珮向禪關
休言我帶難為王　總是君恩好鎮山
遠社蓮花原自白　旃林鸚鵡亦如鸞
從今縛去津無礙　選佛場中別有班

謁阿育王塔

汪道會

甬東育王寺　舍利鎖琅函
香繞千華塝　光騰五色龕
聚沙還證果　布地是精藍
媿我貧居士　空囊無可探

與無漏住持清話

沈一貫

智夫不省余　愚人余不省
獨有僧無漏　相談移日影
嫌渠媿人多　謂渠肩佛猛
舍利在空中　塔是空中影

送秘藏法師習靜紫阜(二絕)

昔悟生公說法來　鄮峰高處講堂開
談到新伊無字句　又携瓢笠入天台

頓辭闠闐訪名山　卓錫千峰翠靄間
數息觀成初入定　碧烟明月滿禪關

禮舍利塔贈無漏瓶公

釋傳學

鄮峰鬱岩嵓　地僻鐘靈祕
霞色暎娑羅　泉聲流薜荔
海濤和梵音　玉几清元思
窣堵蘊摩尼　如來真舍利
翹勤共仰瞻　絢幻不思議
必信空諸緣　草頭皆現瑞
山幽蘿月親　榻靜松風吹
香氣散奇葩　翠靄分禪肆
吾兄有夙因　錫卓於茲地
更喜有神支　儀標清且粹

願依適舊懷　何日將形寄
惜別意遲遲　行行猶把臂

遙瞻舍利塔送理公還四明

郭子章

蘭錡解來已十年　標心時在鄮峰巔
遙瞻赤堇雲千項　靜想金沙月半弦
雙樹常敷蕭寺迥　孤幢無縫寶珠縣
秋風瑟瑟天涯遠　佇看浮杯下甬川

贈無漏律師

沈明臣

天竺先生莫與齊　何如六祖住曹溪
化度十方皆面北　總持三教盡歸西
寶幢再見曇花落　玉几惟聞怖鴿棲
憐駿櫪嘶支遁馬　談經悤聽宋公鷄
靈鰻井畔龍降鉢　鬼谷祠前虎印泥
舍利閣成吾借問　虹梁日月許誰題

贈無漏上人

王穉登

玉几山中寺　千峰鳥道斜
傳聞舍利塔　猶在育王家
慧日懸多寶　祥雲護散花
師今脩廢剎　還擬聚河沙

送慧日、秘藏二師還玉几

未遍金昌寺　思歸玉几峰
雨行朝荷笠　雲臥夜聽鐘
間渡同浮葦　還山共指松
願瞻阿育塔　塵累未能從

玉几昇公禮吳中石像寄贈

挂衲瞻雙像　持經禮百匝
聽猿過越嶺　隨鹿上蘇臺
海月杯中渡　山雲錫上來
誰知病摩詰　四壁滿蒼苔

赴鄮峰瓶公華嚴道塲

屠隆

慧遠住東林　中峰棲天目
迹與世俗冥　心將超凡俗
師開華嚴藏　翻經集上足
永願持五戒　誓不住六欲
我來一隨喜　身心去穢濁

贈無漏律師

有漏人天果　無漏乃聖諦
脩梵超諸漏　漏盡成了義
不徃亦不來　此理參尸棄
慧性破疑團　圓機導鄙滯
應緣為眾生　辟支非所儗

贈無疆上座

人間甲子豈云多　無量僧祇是剎那
五色祥光呈舍利　九天花雨散曼陀
月華香積聞鐘磬　梵宇經臺掛薜蘿
久向遠師參佛印　片雲西去指恒河

贈慧日上人

法性朗初日　心珠湛水源
非關懸獨照　兼以鑠群昏
梵唄長松下　跏趺雙樹根
無明從此破　直入涅槃門

懷秘藏法師

西來有祖意　吾欲問盧能
誰道珠藏髻　將無火是燈
松間開寶藏　言下蹈金繩
花雨雲光法　何如碧眼僧

旅泊庵詩四首為秘藏法師賦

客舍春來花草香　爭如本地好風光
迷人忘却身為客　錯認并州是故鄉

一握尼珠照十方　到來火宅便清凉
天堂地獄憑君住　異類中行也不妨

結草為庵只暫棲　知師言下破群迷
他年幢蓋來相迓　彈指金銀淨土西

原自西天印度來　因瞻舍利傍香臺
願師久住譚方等　朵朵蓮花舌上開

送秘藏上人省母

上人祝髮悟真空　法界三千入掌中
何處故鄉猶在夢　錫飛遙自海雲東

舍利光中禮法王　摩尼一點照迷方
暫時歸去親知問　新著袈裟有戒香

游阿育王寺

周應賓

躡屩攀靈壑　披榛問化城
嵐開山角紫　溜落水痕青
細雨經花濕　踈風引幌輕
湏知無受想　方可證無生

屠田叔瞻禮舍利塔，獲睹瑞光，有詩見示，因憶昔年之遇，依韻和之

聞君鄭嶺禮空王　窣堵波中顯瑞光
日鏡天懸金作相　露盤地湧寶為粧
何緣靈蛻留塵世　似有神燈現法堂
我亦昔年登此殿　摩尼曾睹白毫祥

戲贈秘藏上人

春來無日不看山　匹馬孤雲任往還
却怪山僧也喜事　乞詩索字未曾閒

贈無漏上人

林祖述

偶到禪關坐夜分　數聲鐘磬隔林聞
當門古路遙通海　傍嶺孤松半入雲
舍利靈光時隱見　娑羅雙影自繽紛
高僧了悟如來意　一卷彌陀伴鹿群

重禮舍利

釋傳燈

珍函舍利育王封　寶殿重輝瑞靄濃
震旦皈依驩萬姓　金沙擁護躍雙龍
泥洹門秀霜林樹　窣堵光吞玉几峰
我亦比丘何宿幸　善來一再得遭逢

贈師弟瓶公

涅槃妙心無生決　甘露清涼離炎熱
慶喜盛將帝釋瓶　揔持一滴無漏洩
佛祖相傳傳至君　所期濁世開迷群
問君何時致甘雨　蒼生久佇霑慈雲
玉几朝來多[(木-(企-止)+((人/人)*(人/人)))/大]氣　笑覿松間真舍利

心非松兮松非心　於茲我見西來意
此是如來秘密因　昔人寶重逾千鈞
豈當等雨閣浮地　普令枯稿回陽春

送秘藏掩關紫阜

道者茆茨何處尋　跏趺應在萬松深
九峰山靄青蓮色　五峙雲空白業心
迦葉頭陀身似鐵　文殊鎖子骨如金
三年精進齊諸聖　名扳叢林振古今

題慧日寒玉齋

山居結室愛團欒　[(木-(企-止)+((人/人)*(人/人)))/大]氣蕭蕭秀可飡
蔽日近成千箇玉　蔭人已釀九秋寒
座中何處分空色　耳畔因之入諦觀
賞鑒只須支許輩　等閑未許借人看

宿秘藏聞復齋

本自無出欲何復　圓通法鼓成塗毒
一擊直教兩耳聾　自家觀音常在屋

夜半枝頭聞杜鵑　阿誰消息倩人傳
百千三昧渾閒事　且向毘盧頂上眠

送秘藏還育王，復招聖水度夏

為道離師久　飄然歸四明

芒鞋歸路捷　瓦鉢杖頭輕
莫畏天台遠　當思聖水清
來茲避炎暑　知舊謾為情

荅旅泊庵賓主偈

杖頭一鉢是生涯　到處乾坤悉我家
三界何人非旅泊　寂光無地不蓮花
園中看竹誰論主　庵裡迎賓且喫茶
自是一般頭與面　喚賓喚主總由他

送秘藏歸寧(二首)

出家何事更寧家　只為親年暮景斜
佛法人情能兩盡　君身已是白蓮花

誰箇眾生非我親　孝親端在孝精神
此心[這-言+歹]妄歸真日　大地都霑刼外春。

端陽日，與慧日、休遠過秘藏損巖，分韻賦詩，共紀其勝，得質韻

久住天台山　任性飡芝木
偶來人世間　塵俗無堪詰
喜爾二三子　邀我志超逸
愛此損巖幽　峰巒殊崒嵂
巖下紆清流　寒冽甘於蜜
淪茵會元言　跏趺耽靜謐
嘉樹礙行雲　密篠障酷目
睥睨窺南山　松間玉几出
古人一丘壑　餘生便可畢
矧此名山中　厥地舊稱吉

殷勤問主人　何當營靜室
留我一蒲團　時來觀真實

結制日，同充庵法師及休遠、恒如送秘藏姪徃維揚訪郭太乙、陵舄昆玉

已冥圓覺性　結制得慈航
楊柳田衣色　蓮華戒度香
泉刀元是水　居士舊稱湯
不負空王願　重重舍利光

贈無漏上人

張邦伊

瓶公久慕是高僧　衣鉢天台悟大乘
本為名山遙卓錫　總持法界靜傳燈
曇華拂拂神龍護　甘露紛紛夜鬼憑
我欲追隨躋淨土　空林縹緲白雲層

送玉几昇公入天台

幾日天台路　慈航趁好風
香燈色相外　水月有無中
雙樹依禪室　千峰擁梵宮
經行心更寂　了了悟真空

禮鄮山舍利兼贈秘藏法師

曾鳳儀

暫息車塵躡草堂　因參舍利印空王
芬陀香落諸天翠　窣堵幽舒五色光
踈磬謾隨蕉雨寂　閑雲猶帶竹風長
通宵喜聽生公法　裊裊茶烟葢上方

贈瓶公住持舍利殿

釋傳如

持將甘露水　大地蕩塵氛
皎皎含明月　霏霏吐白雲
靈虛歸一相　寂照越多聞
舍利流寒玉　圓暉去可分

秘藏掩關紫阜

結茅尋紫阜　息影借祇園
呪食猿窺鉢　翻經虎在門
田衣分竹色　石几上苔痕
壇鏡交光處　毫端對至尊

送理公歸寧

白雲片片日西時　雲想慈親日想師
師誼親恩俱不負　五河歸去即蓮池

出門霜雪入門春　佛法人情自不論
大庾梅花開易落　且宜霜雪謾宜春

贈慧日昇公

隣虛初剖處　海印自生光
不藉天為眼　還乘智作輪
靈輝開積刼　朗照發圓因
夢識從今斷　千光道愈新

禮舍利塔赴藏公之約(三首)

屠本畯

年華今七十　日月遞環緪
自顧風流減　空知老態增
避喧來寶地　禮懺埒高僧
師但無言示　期予遣愛憎

藏公曾久約　舍利始來參
曉殿開晨旭　秋山捲夕嵐
共尋烏石古　自笑白頭憨
永夜雲房宿　名言次第探

東塔倚名山　籐蘿委曲攀
佛光浮日迥　仙嶠到秋閒
裹足行來易　擔簦上不難
來朝[這-言+歹]城郭　應帶嶺雲還

送鄮山理公宣州省母

馮夢禎

宣州幾度望明州　舍利茫茫不易求
今日鄮峰高處望　白雲深處是宣州

游玉几

張邦侗

玉几憑陵雙樹前　流雲駐錫自年年
經行無礙青山濶　施食長看白鳥旋
晨起覺華開首座　夜來慧炬照初禪
定囲每見空中影　舍利光騰五淨天

訪無漏律師

野寺聞經已悟空　祇園此日訪高蹤
扶踈雙樹清陰合　縹緲層臺翠靄封
彈指西方應有待　浮杯東海定相從
古來細說非文字　山自嶙峋水自春

寄懷損巖理公上座

不見支郎面　傳聞入萬山
閒雲朝出岫　白月夜臨關
石几緣苔緑　田衣上蘚斑
從來無一字　肯許落人間

將卜草堂於玉几先寄無漏律師

聞龍

褊性難偕俗　塵勞合避喧
買山依老衲　習靜借祇園
已信無生樂　還嗟有待煩
不湏弛酒戒　吾謹謝芳樽

贈鄮山秘藏法師

玉几何年寺　金仙幾葉孫
辨才窮義海　慧業重空門
千里飡風至　諸方避席言
無論出三界　已羨眾中尊

懷慧日上人

自[這-言+歹]東林策　恒懷彼上人
茗甌精自喜　香谷迥誰隣
貌古心無競　詩工語聿新
清標何所似　山色共嶙峋

送玉几理公歸宣州省母(二首)

才向天台[這-言+歹]四明　又將飛錫指宣城
韶光滿眼都無著　只有閑雲結伴行

出家何事更思家　千里寧親不憚賒
聞道世尊兜率上　也曾說法度摩耶

送慧日上人訪王百谷

維摩方丈室　師去挹清芬
若見譚元詣　應留坐夜分
道心涼似月　詩思鬱如雲
歸日多新詠　旃檀字字聞

贈秘藏理公

娑羅林裡靜廬深　不為安禪廢朗吟
自有方塘棲定水　能無半偈覓知音
佛留金粟光千古　僧閉雲房對一琴
[書-曰+皿]日忘言悟三昧　西風颯颯起庭陰

過道謙上人蒙泉居

方池一泓水　獨對見禪心
月入光如定　風來色更深
軍持和柳潤　淨供帶花侵
自有安禪法　魚龍聽梵音

玉几歌贈秘藏法師(有引)

理公卓錫鄮峰，演法草堂，海眾雲臨，天花幾落。謹作歌行以贈之。（陳王賓）

玉几之山青無瑕　列峰南砰護釋迦
釋迦舍利湧地出　光放車輪現五色
靈鰻隱金沙　慧燈懸蘿壁
傳來奇異幾千禩　代有高僧說真諦
于今台教宗覺師　鉢傳無漏佛授記
杯渡敬亭雲　笠重吳山雨
掩關入紫阜　開講憑玉几
天女曼陀花　散作功德水
余亦慕之深饑渴　一夜飛渡鑑湖月
與師煑茗話無生　却咲鑑湖月盈缺
玉几屏　婆羅窟　獅兮象兮森成列
如來金臂舒　毫光白於雪
我欲移家玉几峰　請師豫拂生公石

旅泊庵賦為秘藏法師

沈泰鴻

三界如旅泊　已泊安得旅
究竟如是觀　三界無泊處
理公築一庵　兀然獨棲止
及至無所還　誰復別為主
萬千獅子座　丈室貯如許
為室為不室　亦貯亦不貯
廣額屠兒刀　韋馱尊天杵
爛卻虛空時　實無可告汝

登育王上塔

盧湝

偶動躋攀興　危登上塔巔
語聲飛鳥外　人影斷雲邊
夕照低臨海　寒流遠下田
山房隱深竹　誰為訪幽禪

攤書

玉几當山寺　幽人坐更宜
開書日欲午　鶴動青松枝

與無漏師夜坐

釋傳慧

上方清曉月如弦　靜對高師兩默然
爐篆成雲流半壁　巖花似雨散諸天
沉沉法鼓空中應　隱隱香幢海外懸
情景逐人非易遣　欲同林下結三椽

送慧日上座游錢唐聖果寺

去年我渡錢唐東　憶師掛搭華頂峰
頂峰去天僅數尺　崖屋盡在烟霞中
欲徃從之無覓處　空思斧鑿開洪濛
惆悵歸來依舊广　雪壓高松門晝掩
開門喜爾亦旋歸　碧眼雙睛電光閃
氷結芒鞋踏更堅　雲連布衲濃於染
四相遷流歲忽過　剎那春盡落花多
送師又向錢唐去　江上招提隱碧蘿
信知去住真無著　或徃或來如有約
煩師為我報山靈　我亦來朝整行腳

題秘藏法兄旅泊庵

三界兮非安　師胡為兮棲托
或眾生兮可憐　誓應身兮旅泊
依舍利兮放光　同惠達兮酬酢
泉飲兮妙喜之妙　果證兮樂邦之樂
共期台教兮中興　爭疑智者兮復作
余幸藉師以同時　寧棄闡提兮濩落

隨喜舍利(二絕)

羅大紘

旃檀塔內隱金鐘　舍利中藏寶色重

隨好光明隨處是　山頭初日照蒼松

平生蹤跡滿天涯　赤堇徘徊轉法華
自是道人多浪跡　龍門太史未堪誇

送理公之金陵

釋真源

始遂登山約　偏從此日分
杖頭懸白拂　足底踏浮雲
千里惟心近　孤身與道群
石頭城下路　踪跡早相聞

贈無漏開士

胡隱蓮

草广高棲不出山　白雲長日伴松間
飜殘貝葉香銷篆　坐破蒲團月滿關
優鉢花開圓淨業　莎蘿樹現妙慈顏
禪心寂靜真常樂　非有非無無去還

秘藏法師出關紫阜，卓錫鄮峰，扁其居曰「旅泊」。余訪師，寄宿其處，遂以二偈問之

李麟

旅泊庵中主宰誰　主人寧復更云歸
不歸旅泊名違義　歸去庵中主又非

旅泊庵中孰是賓　問離故國幾多春
個中未得真消息　漠漠窮途愁殺人

訊無漏師掩關

釋宏灝

心同流水日閒閒　無復游行到世間
一入定中忘白日　不知門外有青山
衲披竹架雲千片　杖倚松床月半鐶
最是機鋒難可犯　夜深堅坐挹慈顏

寄慧日、秘藏

棲遲江舍久　江上幾迴潮
不信秋將半　居然暑未消
翻風庭葉亂　浥露砌花嬌
二朗經時別　何能慰寂寥

與無漏師夜坐

釋佛引

高齋遙在翠雲中　時有經聲滿碧空
九曲苔泉縈砌緑　一龕松火出林紅
隔窗墦影留殘月　過壑鈴音散曉風
未解闡提存佛性　細將常理問生公

宿祕藏旅泊庵

習靜來空谷　安禪借化城
古藤縈壁紫　輭草積牀平
潭浚魚龍穩　林空虎豹驚
亂蟲悲露冷　老樹動秋聲
嵐重增寒氣　峰高掩月明
幽然諸念盡　頓使一身輕
別院堪同隱　長廊不礙行
深公休見笑　甘負買山名

城南晚眺，同慧日、秘藏

前登城南樓　眺迥空八極
鴻雁多哀音　林莽鬱寒色
秋[書-曰+皿]海風高　驚濤走天黑
夕陽界悲泉　孤燒明廣澤
逝川無回波　歸鳥無停翼
感此百歲期　瞥眼一瞬息
眇茲有漏軀　流浪復何益
二朗實同心　相將離火宅

送秘藏之西昌訪郭太乙、陵舄諸居士

金策遙來玉几峰　江干秋色老芙容
東辭蜃海千餘里　西歷烟城百二重
帆捲忽驚殘夜雨　烏啼休憶故鄉鐘
此行陶陸忻相遇　應繼栽運慧遠踪

訪無漏師掩關不值

潘萬化

逢師初入定　寂寂鎖禪關

靜觀凝氷水　枯心坐雪山
清風飜貝葉　寒月照慈顏
無地通參問　藏機自徃還

禮阿育王寺舍利寶塔偈，同聞隱鱗、李次公二居士作

釋圓復

我過育王　瞻禮舍利
洗心泣血　五體投地
從無始來　未曾見是
光明變幻　不可思議
或現金光　或現紫氣
肉眼不同　色相故異
我唯諦觀　究竟妙義
如來法身　何去何住
不變者常　見變非偽
此理淵博　請問居士

夜坐瓶師方丈

老師方丈俯幽岑　靜夜縣燈演法音
月色平臨山殿迥　鐘聲遙度海雲深
繩牀許我長容膝　寶地蒙師遍布金
何用更遊煙水外　方知身在逝多林

結夏育王寺，同慧日、秘藏

山高暑氣薄松堂　松下經行散眾香
世事我今初解脫　法門君不病津梁
身同草露須臾在　心與溪雲日夜凉
願借蒲團三尺地　殷勤長禮法中王

旅泊庵為秘藏師兄賦

人生蓋載間　何日非旅泊
朝向客亭遊　暮投傳舍宿
不思歸故鄉　擾擾勞行役
所幸法王子　現身於五濁
憫念諸眾生　水泡與風燭
示跡等僑居　利人總華屋
欲盡閻浮提　同歸極樂國
情境既兩忘　妙明斯具足

同幽溪大師、慧日游秘藏損岩

從事講筵罷　乃為山水期
眷言陟損岩　開鑿亦何奇
疊石亂雲影　曲澗流澄漪
呼童掃石坐　山翠落我衣
烹茶恣賞玩　日夕澹忘歸
主人修淨業　方將結茅茨
選勝不易得　亟宜遂所思
白雲分一片　與我同棲遲

貽三支集與益道謙

松風吹帶　山月在簾
一吟一詠　惟我道謙

送秘藏兄之維揚訪郭太乙、陵舄

君去維揚郡　雲山路幾重
手携慈竹杖　人訪郭林宗
渡水分芳草　擔雲出曉鐘
今朝摩頂別　應念嶺頭松

前題

釋正性

君向維揚去　吾將白下遊
錫飛如野鶴　杯渡若輕鷗
楊柳千行綠　蒹葭兩岸幽
願言宏祖道　法雨遍閻浮

前題

釋受職

維揚在何處　吳越到江分
帆挂千江月　衣披萬壑雲
忩機鷗作隊　說法石為群
佇想歸來日　松堂鐘磬聞

謁四明廣利寺舍利塔

郭孔太

間關尋舍利　禮倍勤劬
龍擁千花座　光搖七寶珠
吉雲封古寺　海月印浮屠
玉几烟霞勝　何心問二姑

同檀燕徐觀察、石梁陶孝廉禮東海鄮峰，宿理公白雲竹院

海外追隨事采真　何緣傾盖自相親
同尋赤堇金仙塔　共禮白華大士身
風韻何如下榻客　高標不減攢眉人
歡逢坐話無生理　落落閻浮喜問津

玉几秘藏法師小園夜坐，次韻奉答

小隱傲雲壑　柴門鎖翠蘿
囊泉師長者　病榻學維摩
山靜瀑聲鬧　人閑鳥語多
蒲團無別話　共坐夜如何

禮鄮山設利塔

郭孔陵

鄮峰巖巢插東洋　隱隱傘雲起雁堂
窣堵湧來晉代跡　梵輪猶帶六朝香
鬼工細細鏤奇相　帝網重重吐異光
佛事千年如一日　可憐浮世幾滄桑

游育王寺贈秘藏法師

東來佳氣蔚滄溟　雲壑幽尋俛碧櫺
乳湧金沙蘚陣散　香生玉几菌樓冥
霏霏璚屑支郎麈　滴滴醍醐帝釋瓶
師受崛山親付囑　好將設利作藩屏

春日同玉几理公羅寶網舟中即事

皷枻春江上　春光兩岸明
臥查窺奔鹿　委練浣飛楹
送難譚鋒迅　催詩筆陣迎
夷猶沙嶼裡　茗盌狎鷗盟

銕佛寺同理公夜坐

更闌鐘磬靜　寂寂梵王家
茗荄深譚夜　池塘初吠蛙
龕燈空落燼　厨火漫沙
禪坐輕寒動　隔林起曙鴉

理公以散花室詩見投，依次用本韻奉答

丈室高僧集　軍持挂蔦蘿
新詩驚木客　密語攝槃陀
丘壑鄭山勝　煙霞越海多
不嫌荒逕僻　重過意云何

舍利塔(育王山十詠)

樂長卿

八萬四千真舍利　奉之一顆一浮屠
西來駐此開慈化　香裡常看現寶珠

玉几峰

寶殿當頭瑞氣多　好峯如几玉初磨
山靈想有酥酡供　當戶敷陳禮佛陀

金沙井

金沙耀日水溶溶　中有靈鰻解化龍
親見旱時曾應禱　山川六月雨漫空

仙書巖

才公坤是何代人　名鑱巖石尚如新
摩挲老眼看不足　山鳥一聲天地春

佛跡

面如滿月色如金　萬德融通俱此心
不是腳跟堅似鐵　如何踏得石頭深

七佛潭

烏石庵前澗水深　一泓寒水空人心
此時古佛曾涓滴　留得清名直至今

大權洞

山椒古洞閬無塵　雲物深藏護塔神
歲月雖長人跡少　一番花發一番春

承恩閣

山僧入覲語投機　奎畫聯篇出禁闈
欲向招提彰聖德　雲端甍棟尚翬飛

涌現巖

萬山深處石如床　寶塔西來向此藏
珍重獵師誠念切　自然雲裡露毫光

妙喜泉

水光心境兩無蹤　過鳥行雲亦是空
可是老僧親會得　故留一鑑表清風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十下卷目錄

玉几晨鐘　（釋正昇）
高明大師開講（《法華》）奉寄
寒玉題畫松
荅胡隱蓮居士
同秘藏法師望海
贈印詮住雲居
送古修入雪竇
和施九岳韻贈秘藏
寄隱蓮居士
送張君平北上
瓊臺雙闕
同鄭山游桃源洞
偶逢南海友隱石梁
同西來觀瀑布

晚秋偕藏公泝法輪寺
清凉留別秘藏(二首)
夏日遇休遠大善寺
雪中坐緑筠軒
聽講罷邀友晚步
聖果寺留別慧舟
春日過竹林精舍
高明寺對月同文心
贈照瞿師住鶴林寺
登千佛閣
石城寄秘藏
送秘藏入吳
靜坐
贈景陽師
雨霽同秘藏山行
雨中訪潘玄素居士不值
雨中夜坐
寄懷歸台麓使君
聞鐘聲寄隱鱗居士
喜季修至
遲繼西兄不至
懷秘藏
同道謙夜坐(四首)
山居喜雨
憶母
山居(二首)
懷聞隱鱗居士
幽溪大師講經紫阜　(鄭山釋正理著)
別包桂海
關中留慧日師兄
寄王叔晦
春日遲繼西
宿湖南懷慧日
寄懷胡萊儔隱士
曉鐘
春日同張孺愿、西來、空波、休遠、敬中泛舟南郊得間字
寄張明蛟
應潘玄素居士齋

金鵞潭聽泉示道謙(四首)
雪霽
過湖南遠公片石齋
贈天台高明寺文心教公
雨夜孤燈
山中即事
同玄素、慧日坐松下得清字
喜雨
廣慈園贈郭太乙社長
題郭陵舄居士散花室
送郭世忠金吾之錦衣任
雨中同郭陵舄、羅寶網舟中茶話
同廬山杲、育二公六度庵看月得清字
層溪懷隱鱗社長(二首)
匡廬懷潘象易(二首)
游金牛寺訪度公
初夏懷西來
澄江懷休遠
銕佛
同友晚登翠峰訪朗公
贈無著師
層溪喜白石育公見過(二首)
同和六過太虛觀
同郭世光、覺予晚過層溪(二首)
贈湯箕仲(四首)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十下

泰和　郭子章　相奎父　選

鄞邑　聞龍　隱鱗父　校

玉几晨鐘

釋正昇

山寺起晨鐘　響徹驚大地

勞勞夢中人　循聲懷擬議
不了性周圓　生滅自淪滯
滅卻有無想　於茲見常住
萬籟總玄音　諸塵皆玅義
豈唯夢識離　兼亦成尸棄

高明大師開講《法華》奉寄

吾師開講處　萬壑翠微陰
雲白歸華屋　風清徹梵音
天龍咸接足　緇素共傾心
權假蓮為喻　莊嚴地是金
定餘香霧濕　講罷赤霞深
未卜酬恩日　多慙反哺禽
昔從山水別　幾見歲時侵
應念窮兒乞　衣珠慰陸沉

寒玉題畫松

孤松嵓畔立　落落倚欄干
一自毫端寫　時從紙上看
高將出霄漢　老已耐霜寒
更染香煙翠　泠泠秀可餐

答胡隱蓮居士

幽居萬木深　不與世浮沉
白日消塵慮　青山長道心
霜林經雨潤　碧殿入雲陰
更得陶潛句　頻吟豁素襟

同秘藏法師登方山望海

不失三生約　登高望海東
潮回江國晚　雲散洞門空
萬壑寒泉白　千峰霜葉紅
盤桓忘去住　譚笑九霄中

贈印詮住雲居庵

結屋與雲連　星河落檻前
高峰華頂月　曲澗石橋泉
寒鳥窺朝飡　霜猿伴夜禪
總知無俗事　遙想意泠然

贈古修寄跡雪竇

挂瓢歸雪竇　寄跡老雲林
松逕行無跡　藤龕坐息心
高峰凝靄重　絕壑落泉深
知爾閉關處　凡夫不易尋

和施九岳韻贈秘藏

羨爾離塵網　躭玄入翠微
霜侵花半落　秋老葉全稀
行道聽蓮漏　冥心掩竹扉
醍醐常自飽　何假北山薇

寄隱蓮居士

空齋寂莫坐　梵帙手頻拈
春暝鶯啼柳　雲晴鵲噪簷
草青迷淨渚　苔緑上踈簾
轉想逃名士　山棲與壑潛

送張君平北上

北上長安道　遙遙近日邊
桃花人萬里　楊柳路三千
秘授青囊藥　香分紫禁烟
西山多[(木-(企-止)+((人/人)*(人/人)))/大]氣　應對曉窓前

瓊臺雙闕

跨壑齋雙闕　居然一洞天
瓊臺寒落翠　丹灶曉生烟
霞氣横千嶂　泉聲度百川
仙牀深且邃　暫假坐安禪

同鄭山游桃源洞

華頂千峰僻　溪深不見村
紫霞封石洞　清露濕苔痕
但有花光媚　都無人語喧
提携因選勝　不作醉桃源

偶逢南海友人隱石橋淨室

何日辭南海　深居近石梁

萬年藤作屋　一片石為牀
屏跡忘塵世　標心對夕陽
半空花亂墜　說法擬雲光

同西來觀瀑布

觀瀑趺盤磴　渾忘日已斜
震雷聲作梵　奔瀑雨飛花
古木藏青嶂　脩藤落翠崖
不勞重枕石　本自息諠譁

晚秋偕藏公遊法輪寺

策杖清遊絕頂峰　登臨身逼梵王宮
淩空寶剎來無厭　插漢高嵓望不窮
直上天梯窅冥外　俯窺人世有無中
秋深霜染林間色　楓葉垂垂似錦紅

清涼留別秘藏(二首)

雲山迢遞路崎嶇　况值霜風吹衲衣
卻怪水雲心不住　蹔來復向四明歸

從今瓶鉢兩分携　流水浮雲得自宜
明日歸途霜月下　不知何處宿茆茨

夏日喜遇休遠于大善寺

何事衝炎熱　同為雲水人
君來方一日　我住已經旬

幾見庭花落　俄驚砌草新
爭如桑下宿　抖擻世間塵

雪中坐綠筠軒

小軒才一丈　幽賞亦難窮
竹色侵禪幌　香雲裊梵宮
路迷昨夜雪　門掩北來風
即此堪肥遁　何須入萬峰

聽講罷邀諸侶晚步

參講乘餘暇　邀朋共論文
坐依幽澗石　足躡亂峰雲
山半浮寒色　林端散夕陰
鳥啼喧竹塢　心不逐聲聞

聖果寺留別慧舟

聖果存名剎　留連喜共君
一隨東渡葦　空望北峰雲
蜃氣蒸殘暑　魚舟蕩夕曛
過江才咫尺　吳越此中分

春日過竹林精舍

歷徧溪邊路　還登海上峰
門開三畝竹　逕轉萬叢松
柳色春初綠　嵐烟雨後濃
石林精舍好　徙倚對高春

中秋高明寺對月，同文心

共憐今夜月　坐賞碧溪頭
雲散諸天淨　風搖萬木秋
露珠凝布衲　桂魄浸磁甌
縱有人間樂　何如此地幽

贈照瞿師住鶴林寺

買山名不負　卜地搆松房
覺路通山郭　禪扃次水鄉
錫嘗解虎鬪　鉢已制龍藏
畢世從棲遁　焚香禮雁王

同曇芳、五空、秘藏登天寧寺佛閣

相從竹逕演三車　又上層樓送落霞
風散人煙瞻雉堞　香騰寶座襲袈裟
馮虛似駕冲霄鶴　倚檻如乘入漢槎
雲布太湖通海角　舟橫長水接天涯
暫依霞閣消殘暑　莫待田衣着落花
醒夢未遭楫　滌煩湏藉趙州茶
高談忘卻坐來久　日轉樹影斜

石城寄秘藏

行踪來海國　棲泊久玲瑽
野鳥還成隊　哀猿不忍聽
烟雲含弱柳　風浪逐浮萍

獨此經時別　朝朝憶鶺鴒

清涼講席送別慧舟

萬峰高處迥浮屠　露滴松烟石磬孤
對坐繩床翻貝葉　同分瓦鉢飯伊蒲
慧舟已自堪為渡　覺海何勞更折蘆
揖別梅花當臘盡　到門楊柳徧西湖

送秘藏入吳

風飄一葉落庭梧　寒色蒼蒼滿鑑湖
施食慣看來宿鳥　放生正喜易秋鱸
山中竹杖纔離越　江上蓮舟直入吳
此去不勞論世諦　賞功應錫頂中珠

靜坐

山河天眼　世界法身
不存義解　豁爾相親

贈景陽師修淨業

換水與焚香　殷勤供法王
翻經趺半榻　行道遶長廊
雲護千華塝　燈明百寶光
不須尋覺路　即此是津梁

雨霽同秘藏山行

雨餘收薄靄　晚照暎緇衣
着屐梯危磴　攀蘿上翠微
濘途添虎跡　新水沒鳧磯
笑指樵夫樂　長歌荷擔歸

雨中訪潘玄素居士不值

嫩浮池畔草　香度嶺頭梅
曲徑攀蘿薜　危橋滑蘚苔
不知雲外去　空向雨中來
悵望門前柳　寒烟鎖不開

雨中夜坐

窓外雨聲微　孤燈伴衲衣
松風鳴玉几　山霧掩柴扉

寄懷歸台麓使君

春風二月泛吳航　仙貌稜稜步履強
千里遠過尋寶塇　幾宵良晤對匡牀
詩篇屢見高人賞　意氣難教乞士忘
未得一瓢隨杖屨　虎丘烟樹隔微茫

聞鐘聲寄隱鱗居士

山林眾喧息　獨有夜鐘清
已悟聞中寂　何妨定裡鳴
向來原不滅　當處亦無生

寄語箕山叟　毋嫌瓢作聲

喜季脩至

自別錢塘久　來過鄮嶺遙
隨身唯一杖　乞食秖单瓢
步雪尋樵徑　穿雲渡石橋
故多山水趣　從此伴鷓鴣

遲繼西兄不至

每日山中寺　雲端聽足音
寒風欺病衲　秋色老禪林
總乏棲遲侶　仍多去住心
夕陽看到暝　咄咄苦行吟

懷秘藏

浮居無所事　只是飽看山
坐石休綿力　臨溪照瘦顏
每因多病障　翻得一身閒
不禁幽人思　時從暝色還

同道謙夜坐(二首)

竹外星光皎皎　松間月色娟娟
更盡絕無天籟　何處忽有人烟

一盞瑠璃佛火　半函貝葉經文
獨露真如法性　原無生滅見聞

末法固多荊棘　從來不礙鳧鷗
榮辱非　我事　清閒且得自由

擬議便成瑣瑣　安心只要休休
故非吞針羅什　豈師洗耳巢由

山居喜雨

日色湏臾沒　油雲暗草寮
濯枝新砌竹　潤葉長田苗
玉几嵐烟繞　金沙蜃氣飄
景幽心更寂　熱惱一時消

憶母

靜啟松牕暎落暉　白雲遙望憶慈幃
禪關不禁寧親夢　一夕曾從萬里歸

山居(二首)

始覺塵中事事非　閒扶竹杖覓松扉
桑田任變為滄海　惟有山居可息機

山僧蹈跡萬山深　禪侶詩朋不易尋
侵曉呼童煮黃獨　松烟縷縷罥踈林

懷聞隱鱗居士

竹榻依巖下　山深似虎溪

時聞幽鳥語　又聽暝猿啼
行道霞城表　懷人湖水西
禪門晝亦掩　春草日萋萋

幽溪大師講經紫阜

鄭山釋正理著

紫阜山陰曲　祇園秋日長
法雲垂片石　講座隱脩篁
白象空中降　青蓮舌上香
醍醐蒙灌頂　心地得清涼

別包桂海

別君歸寺近　野鶴已棲松
侍者烹茶待　爐烟帶晚風

關中留慧日師兄

茆屋塵囂遠　觀心不計寒
爆聲催歲暮　雪意逼冬殘
蘭蔬堪為茗　松花可當飡
願留同掛錫　世路任漫漫

寄王叔晦

開池五峙避人寰　破衲蒙頭學掩關
日暖荷花香別院　風清天籟發空山
盤蘿翠落雙峰外　曲徑雲生片石間

陶令久忘廬阜約　日長誰與聽潺湲

春日遲繼西

芳草生幽徑　清風度空壑
忍衣束幻形　稍覺心開廓
因思仁者歸　坐見梅花落

宿湖南懷慧日

久別湖南寺　歸逢歲暮天
息肩依上座　屏跡學枯禪
松頂流明月　鐺中煮凍泉
有懷時咏物　得句向誰傳

寄懷胡萊儔隱士

素志躭清梵　飄然住翠微
峰迴猿嘯近　林迥馬蹄稀
明月移松榻　閒雲度竹扉
何時來逸客　共飽此山薇

曉鐘

織妄成宿因　靈臺甘自棄
見聞逐塵勞　知覺馳思議
侵曉星初落　洪鐘開鄙滯
響發聞寂然　聲滅聞恒住
去住本來如　斯是圓通義
旋倒入三摩　超登歡喜地

春日同張孺愿、西來、空波、休遠、敬中泛舟南郊得間字

飯罷香樓側　乘舟望遠山
綠烟城郭外　芳草水雲間
寺畔梅初落　郊南柳足攀
藤蘿忘坐久　日夕未云還

寄張明蛟

抱病棲空谷　心間境自清
聽蟬穿竹徑　看鹿出山城
凉發娑羅影　香分薝蔔英
懷人結幽思　佇望白雲生

應潘玄素居士齋

三徑春風暖　盤桓鳥道長
鉢餘居士供　花落比丘裳
門映溪流碧　窗涵山月黃
壠頭梅影瘦　清氣襲松堂

金鵞潭聽泉示道謙

聲相本無常　飛流長足聽
旋聞得聞機　無垢亦無淨

坐石聽潺湲　凡襟不待洗
塵銷心寂然　佛法無多許

萬峰欲[書-曰+皿]處　一水自澄深
涓涓生石罅　汩汩送清音

西山日漸垂　五峙雲閒過
山水不遺人　枕流帶月臥

雪霽

雪霽孤輪迥梵林　玉梅齊放北山陰
香風習習清禪思　補衲朝陽倚翠岑

過湖南遠公片石齋

何來一片石　對檻秀崚嶒
雙樹標清沼　孤峰掛緑藤
湖光連月白　香氣雜雲騰
三藏齋頭富　頻翻繼祖燈

贈天台高明寺文心教公

藤蘿閑密布　喜自踏香塵
討論翻龍藏　尋幽與鹿隣
竹青松室暗　水綠草堂新
心賞白雲外　終期為法親

雨夜孤燈

一夜經行破綠苔　長空風雨一時來
銀燈喜伴枯禪坐　不覺蓮花漏已催

山中即事

樹色涵牕緑　山光入座清
鳥歸春日暮　薄翠逐風行

同玄素、慧日坐松下得清字

偕友坐松根　悠悠野思生
藤陰連竹翠　草色雜雲輕
夕照含山秀　春風度水清
靜談超世外　相對兩忘情

喜雨

山深暑不到　夏雨更清涼
虛牖香烟出　成雲散草堂

廣慈園贈郭太乙社長

新築名園隔紫陌　長者亭幽敞虛白
數畝方塘鑿碧空　為贖簋梁恣所適
隄上扶踈卉木多　出籠病鳥堪舒翮
魚因流水生忉利　飯藉維摩假香積
乞掃林宗十笏地　靜對一泓坐片石

題郭陵舄居士散花室

別墅坤湖曲　幽深挂薜蘿
溪聲宣梵唄　天女散曼陀

樹帶烟雲薄　峰鬟翠靄多
欲來聞不二　借座意如何

送郭世忠金吾之錦衣任

為送佳公子　樓船出海濱
柳垂江上月　桃映水中春
詔執金吾久　衣披錦繡新
逃禪君有癖　應與道相親

雨中同郭陵舄、羅寶網舟中茶話

纜解梅墩下　輕帆挂碧川
杯香秋露白　鐺冽
雨暗江邊樹　雲迷谷口天
塵譚花落處　疑是浪中仙

同廬山杲、育二公六度庵看月得清字

春游渾不倦　午夜又經行
看月穿林白　聽鐘入座清
幽襟開二朗　雅致結三生
皷吹蛙陳野　催詩到化城

層溪懷聞隱鱗社長(二首)

層溪遙憶鑒湖濵　柳拂湖光景色新
中有幽人泉石賞　笑余乞食混風塵

其二

湖曲煙消春水來　紅梅香散碧桃開
因偕雲衲尋芳晚　新句琳琅佩月囲

匡廬懷潘象易居士(二首)

匡山巖辟出雲層　樹杪泉聲清夜燈
遙想靈岩踈散客　獨看山色一枝藤

其二

五老峰頭敞石門　澄江一望鏡無痕
宗雷蓮社今重結　莫作攢眉滯故園

游金牛寺訪度公

負郭標名剎　江山一望收
芳林弄春鳥　新水浴晴鷗
几淨香浮白　牕虛花正幽
遠公垂拂後　默[皮-(丨　/又)+(王/匆)]許誰投

初夏懷西來

分袂湖南是暮秋　新詩遺我壯行舟
客林又聽啼春去　旅思蕭然憶舊遊

澄江舟中懷休遠

春雨澄江江水饒　柳風蘭漿送輕船
因懷越國安禪者　片石旋聞聽海潮

銕佛(《廬陵志》載，銕彌陀長一丈六尺，涌自水中。萬曆甲寅秋，寺灾於火，而相好無恙。)

佛體波心涌黑金　白毫螺髻火難侵
一重公案重拈出　為有魚龍聽梵音

同靜臺、納川晚登翠峰訪朗公

共躭丘壑癖　薄暮訪支公
孤剎神岡上　千山落照中
松聲清石几　月色冷花宮
漁火烟波出　垂楊數點紅

贈無著禪師

南獄來禪德　層溪罷折蘆
心將蓮共潔　貌與鶴同癯
茶熟庭前雪　寒消榻畔爐
雅懷能好客　常得伴跏趺

寓六度庵喜白石兄見過(二絕)

邂逅逢師已夕曛　香烟磬韻雜氤氳
詩成字字陽春調　促[邱-丘+(夾/(暴-(日/共)))]松寮坐夜分

其二

瓢笠何年渡宛溪　躭雲廬阜旁岩棲
偶來汾水同除夜　話到交蘆空悟迷

同和六過太虛觀

春林新霽豁人眸　石宕溪邊喜共遊
桐栢婆娑符籙古　不辭迢遞過丹丘

同郭世光、覺予過層溪

暮春鶯語過層溪　共眺三山烟霧迷
桃樹陰陰間垂柳　濤聲雪浪白雲低

其二

溪邊閒步野花香　洗耳溪聲逸興長
兩岸秧針田半緑　漁燈閃閃出滄浪

贈湯箕仲（六言四首）

樓外遠山高聳　垂簷緑樹依依
悟得草頭生意　凝然一榻忘機

其二

已謁白華大士　又參鄭嶺釋迦
五悔時常精進　藏修喜搭袈裟

其三

自解塵勞虛幻　舌端刺血書經
有志直趨寶渚　導師滅卻化城

其四

浮世任渠汩汩　清閒喜伴孤燈
永夜蒲團寂寂　印心讀誦大乘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